



SUNDAY

第一部

01

工作的一天

忙碌、疲憊的工作

愛、禱告與聖靈的恩賜

與神同在，與神同在，與神同在

02

第二部

04

05

06

与家人一起的一天

在家里找到神

培养虔诚的父母

白头到老

第三部

07

08

09

与异性一起的一天

神圣的性

默观的性

祷告的性

第四部

10

11

12

与弟兄姊妹一起的一天

友谊

服事

同伴

第五部

13

14

15

独处的一天

渴慕

寻见

真诚

第六部

16

17

18

与邻舍一起的一天

穷人

陌生人

外人

第七部

19

20

21

休息的一天

闲暇

娱乐

安息日

Seven Days of Faith:
Every Day
Alive with God

7 七日

灵性生活

[加]保罗·史蒂文斯
(R. Paul Stevens) / 著
陈永财 / 译

THURSDAY

FRIDAY

SUNDAY



陶造生命系列

Seven Days of Faith:
Every Day
Alive with God

7 七日

灵性生活

[加]保罗·史蒂文斯
(R. Paul Stevens) / 著
陈永财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日灵性生活/(加)史蒂文斯著;陈永财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04-3324-5

I. ①七… II. ①史… ②陈… III. ①心理保健—通俗读物 IV. ①R16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6192号

本书全球中文版由天道书楼有限公司拥有
中文简体版由天道书楼有限公司授权同意在大陆地区出版
Arranged by Shanghai Clay Publishers, Inc.

七日灵性生活

作者: (加)保罗·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

译者: 陈永财

责任编辑: 秦彦杰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 0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04-3324-5

定价: 32.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引言：彻底的灵性

我相信基督教，正如我相信太阳升起一样，不单因为我看见它，更因为我透过它看见其他一切。

——C. S. 路易斯(C. S. Lewis)

自从神爱的温暖第一次触动我后，我对形式化、制度化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便感到有点矛盾。同时，耶稣以及他对生命的热爱总令我着迷。现在我接受这种矛盾感受，把它当作一个挑战，要我辨别真正基督教的外壳和核心。外壳是形式化的宗教机构，让人寻找神和讨神喜悦，正确地祷告和参与宗教活动。^① 但

^① 自从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关于“无宗教性的基督教”的观念在鲁宾逊(Robinson)主教那本富争议性的著作《对神诚实》(*Honest to God*)中得到(可能是错误的)阐述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正如克劳德·杰弗瑞(Claude J. Geffre)所说：“即使我们必须批评将信心和宗教系统地对立起来的一切含混性，事实仍(转下页注)



核心则是神以超越的意义和不能压抑的喜乐介入我们一星期七天的生活。

有人说希伯来人对宗教的主要贡献就是废除宗教！耶稣透过永久地以自己的生命介入我们的生命，使自己成为道路和生命，将自己献上，大大超越了宗教。在这本书中，我会探讨日常生活的灵性，包括乏味的、必须的和单调的。灵性是关于根源；关于过有深厚根基、毫不肤浅的生活；关于平凡人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中，而不单是在平静的时刻，甚至是在忙乱之时，也能够保持圣洁。这样会孕育出一种既不是修道院式，也不是神职人员式的灵性；这种灵性植根于打理家务、做生意、爱自己的配偶、清洗碗碟、照顾贫困力弱的人。灵性就是与神相交，但这种相交必须在地上日常的实际生活中体现、落实，而且也渗透其中。

本来，神希望一切都包罗在一个以信、望、爱编织而成，浑然为一的网中。圣经以正在工作的一男一女开始，他们给动物命名，将空间变成一个地方，建立家庭，欢庆他们各自的性别特质。亚当和夏娃是在第七天最初有知觉。他们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也不做。他们和我們都需要有一天休息，以找出其他六天的意义。后来，他们的后代开始求告耶和華的名（创四 26），并成了一个带有应许的家庭和一个小型教会，家庭里的兄弟姊妹不单是亲属。他们对独自一人有负面的经验，经历到孤独，该隐是第一个焦躁不安的流浪者（创四 4）；他们对独自一人也有正面的经验，经历独处，以诺是神第一个真正的朋友（五 24）。这本书围绕一星期七天的日常实际

（接上页注）然是，朋霍费尔问，我们应该怎样向一个未经宗教事先影响的人宣告神和耶稣基督。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真实的。”选自“Desacralization and the Spiritual Life,” *Concilium*, vol. 19 (1966), p. 125.

遇进行建构——一天工作，一天与家人相处，一天与异性相处，一天与弟兄姊妹相处，一天独处，一天与邻居相处，最后一天休息。组成每一“天”的三章都相当简短，可以在灵修时阅读，全家人一起阅读，或者作为小组讨论的材料。我这样编排这本书，目的是传递一个信息：基督徒的生命在每一天都是一个历险旅程，并非只是在退修中心、修道院或圣所才追求属灵的大喜乐。根据新约圣经，讨神喜悦与在教会事奉关系不大，但却与完全为神而活息息相关（路十一 33—36）——神圣地属世，属世地神圣。

李卓 (Kenneth Leech) 正确地指出我们每天都需要属灵生命。

今天，人们将默想和“灵性”当作商品和社会秩序的产品提供给我们，但只将它们当作对社会毫无影响的消闲活动。灵性已经被“私有化”……真正的灵性不是……偏离生活。它必定具颠覆性，而试验它的真确性的方法是实践。^①

如果神秘主义只是一种描述对神的直接经验和与神关系的方法，我们便要一星期七天做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无可否认，在这个世俗社会并不容易这样做。日常生活的灵性必须“既属世，又不属世”。^②

朋霍费尔 (Dietrich Bonhoeffer) 在记述他与一位年轻法国牧师

① Kenneth Leech, *True Prayer: An Invita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p. 79.

②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 VII, 3, 18, 2, GCS 17, 13, Alfons Auer, *Open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Lay Spirituality*, trans. Dennis Doherty (Baltimore: Helicon, 1966), p. 20.



的谈话时很精彩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我们只是问自己想怎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圣人(我想他很可能真的成了圣人)。那时我深受感动,但我不同意他的想法。事实上,那时我说,我想学习怀有信心。长久以来,我都没有发觉我和他的对比有多么强烈。我以为借着训练自己过圣洁的生活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我便可以得到信心。后来我才发现——我现在仍然继续发现——只有完全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学到信心。一个人必须完全放弃任何想自己有所成就的意图,无论那是要成为圣人,或者归信神的罪人,或者教士……我所指的属世是毫无保留地活在人生的责任、困难、成败、经验和疑惑之中。这样做时,我们便将自己完全抛进神的臂弯中。^①

我们可以在如走路时吹口哨,谈话时采取一个全新的角度,或者上床休息等最微不足道的事上将自己抛进神的臂弯中,作为表达事奉的方式。这样的行动和事奉也可以表现在我们怎样发出电子邮件,怎样选择贴在办公室门上的漫画,怎样做必须做的工作(洗碗碟、进食、穿衣服),怎样做家庭的粗活(扫地和换尿片),以及怎样做一些琐事(例如下棋)上。多尔蒂(Catherine Doherty)提及“为了爱神而一再重复做的小事的神圣性”。^② 候士庭(James

^① 朋霍费尔在1944年从提格(Tegel)监狱寄出的一封信,引自Melanie Morrison, “As One Who Stands Convicted,” *Sojourners* (May 1979), p. 15。

^② Catherine De Hueck Doherty, *The People of the Towel and the Water* (Denville, N. J.: Dimension Books, 1978), p. 8.

Houston)邀请我们“在日常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任务、每一件微小的工作上都以祷告寻求神的引导”。^①

诗人布莱克(Blake)提及要透过眼睛而不是以眼睛看事物,从而提出,如果我们真的知觉澄明,便会看到一切事物的真象,那就是无限。^② 布莱克问,我们看见太阳时,是否见到一团圆盘形、好像一枚英国金币的火。他说:“啊!不,不。我看到一队数之不尽的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全能的神。’我不会怀疑自己的肉身或有生命力的双眼,正如我不会因为一个影像而怀疑一扇窗一样。我透过我的眼睛,而不是以我的眼睛观看。”^③我们在生命的平凡事物中的事奉是透过这些事奉看见我们所爱的神,从而使一切生命都映照出神的荣耀。正如奥尔(Alfons Auer)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在属世事物中的澄明的感觉”。^④

① James Houston, “Do the Works of Men Secularize the Service of Christ?”, *Interchange*, vol. 45 (54—64), p. 62.

② Alexander M. Witherspoon, ed. *The College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51), p. 661.

③ William Blake, “A Vision of the Last Judgement”,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David V. Erdman, 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0), p. 555. 强调为引者所加。

④ Alfons Auer, *Open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Lay Spirituality*, trans. Dennis Doherty (Baltimore: Helicon, 1966), p. 230. 斜体为引者所加。

目 录

引言:彻底的灵性	1
第一部 工作的一天	
01 信心:做神的工作	3
02 爱:成为业余爱好者	15
03 盼望:在天堂留下我们的印记	28
第二部 与家人一起的一天	
04 在家里找到神	41
05 培养虔敬的父母	52
06 白头到老	62
第三部 与异性一起的一天	
07 神圣的性	75
08 默观的性	83
09 祷告的性	93
第四部 与弟兄姊妹一起的一天	
10 友谊	103
11 服事	113
12 伙伴	119
第五部 独处的一天	
13 渴慕	135



14 寻见 148

15 真诚 156

第六部 与邻舍一起的一天

16 穷人 169

17 陌生人 177

18 外人 185

第七部 休息的一天

19 闲暇 195

20 娱乐 200

21 安息日 210

跋:创造的第八天 219

第一部

工作的一天

01

信心：做神的工作

没有什么工作比讨神喜悦更好；倒水，洗碗碟，做鞋匠或使徒，一切都是一样，都是讨神喜悦的工作。

——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如果我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在我所关注或担心的事、我的痛苦和喜乐所在之处——找到神，要在那些在我生命边沿的自由时间中找到神便不会有什么意义。

——卢云 (Henri Nouwen)

我刚为我們的小木屋建了一个柏木平台。平台四周有坚固的玻璃，我们的孙儿可以安全地将面孔靠向玻璃观看下面不断变化的海洋。在平台中央，在通常放桌子的位置，突兀地长了一棵野草莓树。这棵树长在那里也很合适，我们可以在树的四周坐下来。



我完成那个平台后,多次从前门走出去,从不同角度观看平台。我一再对自己(和对神?)说:“真好!真漂亮!”响应着神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感到的满足(创一10、12、18、21、25、31)。我心想,神是否会像我一样那么享受和欣赏我兴建的平台。单单因为做好一件工作而感到满足,却没有将更多赞美归给神,可能会令人变得自我中心。因此,即使是兴建一个平台这样世俗的事情也可以变成崇拜。在“工作的一天”里,我们会问,是什么令工作成了基督徒的工作。我们会探讨怀着信心(在这一章)、爱和盼望(在接下去的两章)工作,会怎样影响工作,从而建构基于神话语的工作属灵观。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作占据了我们的生命相当大的部分。

北美洲人从第一天全职工作直到退休时,每人平均花88000小时在工作上。在亚洲及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花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工作占了我们一生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时间。相对来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生只是大约花4000小时在教会会议和与教会有关的活动上。^① 教会专注于那4000小时,仿佛将属灵生命变成一天的工作完成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的娱乐。但真正的属灵生命更具颠覆性。它会偷偷闯进我们生命的中心,迫使我们在属地而不是属天的事中寻找神。我们有一个相当属地的神,他有着人的完整经历,从成孕到复活。所以要做像神的人,我们必须装备自己,为神工作,并与神一起工作。因为神和人都是工人,而工作是造物主和他的受造物之间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联系。

^① John Redekop, “Christian Labour—A Place for Christians,” *Faith Today* (Sept/Oct 1989), pp. 18—23.

工作中的神

神是第一个工人,也是最好的工人。圣经以神努力工作、创造万物和人类开始。神刮起尘土(是他悉心制造的),将生气吹入陶泥中(创二7),给自己一个艺术性的表达。圣经结束时,神仍然在工作,将他和他的受造物创造的东西重新创造和转化,变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启二十一—二十二)。除了守安息日外,神从不停止工作。而安息日是神和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耶稣也没有停止工作(约五17),人也不应该停止工作,因为工作不单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尊严。工作也是遇见神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是与神一起做神的工作。

人们经常以为讲道、传福音和牧养关顾等才是“做主的工作”,但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创造、维护、救赎和成全的工作远远不止是宗教活动。神是牧人、陶匠、操持家务者、葡萄整枝工、农夫、手艺人、金属技工和织帐篷工人。^① 神邀请人类“充满这地,征服它”(创一28),^②“管理……所有生物”(创一28),并“耕种和看守那园子”(创二15),从而使男女都参与他自己的工作。这工作包括设计、建筑、美化、装饰、保存、款待、滋养、鼓励、评价、沟通、修补、医治、带来意义、创造文化和带来喜乐。在工作中,我们好像神——按着神的形象受造。人类第一件有记录的工作是科学性的——生物分类学——为动物命名。^③ 我们很难找到不是在某些

① 关于对这些以及其他比喻的解释,参 Robert Banks, *God the Worker: Journeys into the Mind, Heart and Imagination of God* (Sutherland, Australia: Albatross Books, 1992)。

② 编按:本书所引的圣经经文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圣经新译本》。

③ 我从我的同事罗纳德·安德森(Donald Anderson)博士那里得到这个洞见。



方面与神同工的人类工作：修理管道、收集垃圾、数据处理、发型设计、政治、艺术、新闻报道、城市规划、园艺、实验室技术，当然还有传道和装备圣徒（弗四 11—12）。那么，为什么工作那么辛苦？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工作”？为什么我们那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神”，正如卢云在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工作是否有价值？

这是旧约的传道者在传道书中提出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修辞性问题，而是相当尖锐的。他问：“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传二 22）这位受到启发的作者真诚地寻找答案，而不只是要引起人们对他们即将提供的答案产生兴趣。不单那些在办公室或家里经过一天漫长又辛劳之工作的人们，以及那些工作狂专业人士，在发觉自己刺激的事业只是空虚和徒劳时才会发出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够理解。那些在基督教机构服务的人，也暗暗提出疑问，他们的传道、辅导、领导最终会不会都只是无用、毫无帮助的工作？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全面地看传道书，明白传道者并不仅仅是对生命感到失望，他肯定“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二 24）。所以传道者其实正如我们一样，处于困境之中。

神给我们的话并非总是附有答案。有时，在得到启发的过程中，神让我们与如这位传道者一般得到启发的作者一起，让他显明作为以色列的王，在房屋、节目和欢乐中得到满足之时，却同时判定自己所做的只是一缕轻烟、一个虚幻的泡沫。基督徒对工作也有这样复杂的感受。工作既是来自神的祝福，也是咒诅。正如朋

霍费尔曾经说过，工作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感和健康，因为它使我们“脱离自己”。^①但工作也很容易变成一个偶像，我们以它来衡量自己的尊严，建立虚假的身份。这个偶像最终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并非单单为工作而受造。

传道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认为工作没有意义，这让我们挣扎更深。首先，工作只是短暂的（“日光之下”，二 22）；其次，我们最终都不会受人欣赏（“我不得不把劳碌的成果留给后人”，二 18）；第三，我们可能将自己最充沛的精力和最有创意的恩赐献给一份工作，而那工作将来却可能由一个蠢人接手（“那人将来是智是愚，有谁晓得呢？”二 19）；第四，我们在工作的地方肯定会受到不公平待遇（“因为人用智慧、知识和技能所劳碌得来的，却必须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二 21）；最后，我们就是必须过分努力工作（“人的一切劳碌操心……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二 22）。所以“在日光之下”（这是这卷书的标准词组），工作是不长久、得不到欣赏、没有成果、不公平和使人堕落的。

出乎意料的是，传道者没有劝我们退出，或从包括工作在内的生命中挤出所能找到的欢乐，作为应付困境的方法。他的理由是激动人心的：他确信是神的旨意要工作没有用处！而神透过这位传道者说话，要我们反省自己工作的经历，因为他想呼召我们相信神，这位神决定了工作从某方面来说是没有用的。传道者在黑暗中的思量，比很多基督徒见证中的快速致富计划和在工作中赞美主的劝勉更富启示和信心。

^① Dietrich Bonhoeffer, *Life Together*, trans. John W. Doberste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p. 70.



工作作为布道者

如果工作,即使是在基督教机构的志愿工作,都证实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并非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神而受造。如果传道者是对的话,我们便不会透过对神的信仰而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满足(这是流行的“基督教”异端工作观);我们只会透过自己工作的经历在神里面找到满足。这个差别相当细微,却又十分明显。分别在于信心。

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人,必须怀着信心、盼望和爱心工作(帖前一3)。他也告诉哥林多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58)。大部分人都以为保罗的意思是,只有传福音、教导和其他明显是基督徒的事奉才是有意义和有永恒价值的工作。但实际上,所有怀着信心在家里、工厂、学校和办公室做的工作本身都有价值。相比较而言,很多“基督徒”的工作——讲道、基督教机构和其他明显的宗教活动——最终都会证明只是空虚和令人失望的偶像,在末日会与草木残株一起被焚毁。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却不是徒然、空虚的。

我们和传道者都深深体验到工作之无果效,但这种体验却成了富启发性的挫败感。传道者的神圣怀疑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神那里寻找在工作中找不到的东西。工作是一个布道者,指引我们转向基督。我们从耶稣那里听到的福音不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便能够在工作中得到无比快乐和成功,而是会在耶稣里找到满足。只有他才能填满我们心灵里那个由神形成的真空。所以不单旧约里那位传道者问这个尖锐的问题,耶稣也问同一个问题。耶稣十分有礼地来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不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处置自

己的生命，而是问我们，在工作中追寻意义时，我们发现了什么。然后，他以无比的恩典将自己献上。^①

工作是我们可以遇见神、爱他和事奉他的地方之一。神邀请我们做“副创造者”，与他一起发掘地球的潜质，令神的世界变得“有效”。工作绝对不是使我们偏离属灵生命，而是透过其富创意的可能性和有洁净作用的压力，将我们直接带到神那里。这就是工作的灵魂。我们与神一起工作，也为神工作。

为神工作

很少人明白耶稣是我们的老板这个观念。在基本的层面，这个观念的意思是，我们最终需要就自己怎样管理他托付给我们的恩赐和才能向他负责。关于才干的比喻至少要求我们达到这个地步（太二十五 14—30）。浪费神赐给我们运用的东西，或者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梦想包在一条手帕里，然后埋在地下，深怕会因为一个冒险的尝试或不当的工作而失去这一切，这两者都是罪。我们需要问责。那个有一他连得的人受到严厉责备，可能会得到我们的同情，毕竟他没有浪费或丢弃他的才干。但我们必须记得，他那样保守是因为他对神有不恰当的看法（太二十五 24—25）。他以为神是苛刻和要求很高的。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冒险，而我们需要为自己没有冒的险负责！

但为耶稣工作涉及的不单是问责性。有时，这表示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老板当作耶稣一样对待，而且是根据以弗所书六章 5 节

^① 前面大部分内容都在《维真世界》（*The Regent World*）（May 1990）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出现，其后刊登在《市场》（*Marketplace*，January 1992）上。



的要求这样做。那里说：“你们作仆人的，要……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但结果那只是一个“让我们假装”的游戏，而老板越难应付，游戏也越难玩下去。

但以信心工作有更多的要求，是外人和旁观者都察觉不到的。为耶稣工作是一个秘密、一个奥秘。保罗指示歌罗西的奴仆：“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作事不要只作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以真诚的心敬畏主。无论你们作什么，都要从心里去作，像是为主作的，不是为人作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应当服事主基督。”（西三22—24）

这里包含了三个关于信心的秘诀。首先，基督徒工作时正进行一个秘密的**诉求**——不是要吸引旁观者注意，或者只在主管看见时才努力，那只是眼见的服事。其次，他们有一个秘密的**目的**——不是要赢得其他工人或世上老板的赞赏，而是要赢得神的赞赏。第三，他们心里想着一份秘密的**报酬**——不是薪金，而是预期会从神那里继承的产业。

歌罗西书这段经文说，是耶稣自己接受我们的工作，正如他以自己的身体接受所有人类的行为一样。他在十字架上代表和代替我们受苦清楚显明这个超越的真理。但这就是信心的困难所在：耶稣正是在我们并不清楚知道他处身其中的地方接受我们的服事——当我们的工作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们的努力看来不像信心的工作时。这就是有关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中那个很少人提及的关键问题（太二十五31—46）。在末日那天，那些公义的人会受到邀请，在天国继承他们的产业，他们会发觉，原来自己在地上服事的是耶稣。“你替我换了尿片。”“你修理好我的车子。”“你将我的邮

件送出去。”“你替我的计算机安装了程序。”“你为我做了一件玩具，令我很高兴。”但那些义人却说：“耶稣，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服事过你。”相反，他们问：“……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第39节）那些不义的人坚持说，如果他们看见耶稣有需要，他们也一定很乐意服事他，因为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作客旅、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事你呢？”（第44节，黑体强调为引者所加）。耶稣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没有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作在我的身上了。”（第45节）

我不会讨论“我一个最小的兄弟”（第40节）指的是有需要的基督徒还是任何人。我看不出这两个解释有什么分别。这个比喻的含义却令人不安：原来工作有没有包含信心的试金石是惊讶。一切灵性的目标之一是，预备我们为寻找我们的天父而惊讶。温格尔（Gustaf Wingren）指出，虽然我们在地上时透过每天的工作和不时的善举服事邻舍，“在天上，很明显，我们服事的穷困邻舍是基督这位君王”。^①我相信，无论我们是透过助人行业明显地服事邻舍，还是透过那些使世界正常运作的职业间接服事别人，例如收集废物、会计、修理电话等，这个说法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感到惊讶呢？

在神里面工作

我个人发觉，将我透过工作服事的人**想象**成是耶稣并没有什

^① Gustaf Wingren, *Luther on Vocation*, trans. Carl C. Rasmussen (St. Louis: Concordia, 1957), p. 143.



么帮助。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劝人透过受苦、受伤、要求严苛和让人很难爱的弟兄的面容认出耶稣。我不想轻视她这美好的信心。不过,我在圣经中找不到多少支持,让我相信信心可以使我们“看见”耶稣,而不是原本那个人。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而做,也是向他而做,在末日那天不会有什么惊讶。而我们有一个本于爱的理由拒绝这种假装。

爱要求我绝对严肃地将邻舍按照他或她本人来看待,特别是当那个邻舍是我的配偶、上司、雇员或客户时。没有人希望得到“转移过来”的爱,人们都希望别人爱他们本人。

信心则有一个不同的取向。借着信心,我相信耶稣真的以我不能控制、预测或看见的方式在我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我服事的行动中与我相遇。对耶稣的信心容许我决定**我对某人的需要或要求的响应是由耶稣而不是那人决定的**。底线是我们是为了耶稣而做,而不是为了“怀着信心”做便会得到利益。令一份工作成为基督徒工作的不是工作的宗教性质——例如传道或教主义学——甚至不是因为那是为了带来一些宗教影响而做的(“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令一件工作成为基督徒工作,而且能够持续下去的,是因为那工作是在神里面,怀着信心、盼望和爱心从事的,无论那工作是多么卑贱或微不足道。

所以怀着信心工作包括完全放弃任何控制神的同在、祝福或恩典的尝试,承认我们不能从日常工作中产生事奉,即使那工作是传道或辅导。以信心生活的人有一个目的,就是一生都为神的荣耀而活。他或她以行动信任神,即使那行动没有包含明显的“事奉”元素——特别是在他或她回应一个服事的呼召,或一个工作的要求,而那呼召或要求又明显不是基督徒对耶稣的事奉的时候。

否则，在末日便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惊讶，而惊讶明显是有关绵羊和山羊这个比喻的关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太二十五 37）有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服事耶稣（正如德兰修女谈及的那样），但那是我们不时收到的恩典的礼物，不是神圣的必需品。

人们经常选择那些所谓“基督徒工人”的角色，因为这些工作明显是为了耶稣而作，也是对耶稣作的。这是符合现实的想法。很多人“加入事奉行列”是因为那明显是直接服事神的方式。但他们却没有发觉，耶稣在末日评价明显是出于信心的工作时，特别挑出来的是间接的服事（太二十五 35）。希望以明显的方式服事神并不是罪，但有时这样做却可能并非出于信心，即使那是“基督徒的工作”。一篇道可以是为了魔鬼的荣耀而宣讲，而一件毛衣却可以是为了神圣目的而编织。

西维特（Calvin Seerveld）说了一个发生在他童年的感人故事，充分表现出怀着信心工作的奥秘：

我父亲是卖鱼的。我们这些孩子也懂得这门生意，因为我们几个兄弟姊妹自小就好像装满箭的箭囊一样，在纽约长岛（Long Island）帕乔格（Patchogue）的大南湾鱼市场（Great South Bay Fish Market）帮助父亲。那是一个小店，充满鱼腥味。我记得多年以前的一个星期四下午，父亲正在向一位相当富有的女士推销一条很大的鲤鱼，他花了很大力气说服那位女士。她问：“这条鱼新鲜吗？”那条鱼刚刚运到，看起来颇为新鲜。但这样的对话是整个售卖过程的一部分。父亲和那位女士一起仔细研究那条鱼。那条鱼双眼明亮，鱼鳃颜色鲜艳，鱼肉结实，肚子瘦削坚硬，尾巴完好，价钱也合理……最后，父亲站在柜台后



面将鱼举起来说：“很漂亮，很漂亮！需要我为你把鱼清洁一下吗？”她勉强同意，后悔讨价还价后达成交易的方式，对父亲说：“噢，你一定没有错过你的呼召。”

她无意中说出了事实。父亲是全时间服事神，是卖鱼行业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来到我们店中的客人都感觉得到。不是因为我们的鱼总是全市场最便宜的，也不是因为即使在繁忙的星期五早上我们也没有犯任何错误，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而是因为：在那个小小的大南湾鱼市场，父亲和两个雇员打理的那家店，不单是一个清洁和诚实的地方，让人们可以带着微笑以合理的价钱买到好品质的鱼，而且小店在做买卖时有一种精神，一种欢笑、有趣和喜悦的精神，令旁观的人都感到愉快……当我看着父亲的双手——那双结实、手指粗短、有我双手两倍那样厚的手时，虽然它们永远都不能弹钢琴——但当我看着那双手纯熟地分开一条鲭鱼的背部……当我知道那双手在艰苦的上世纪30年代骑单车处理和售卖鲜鱼……毫无怨言、愉快地工作，没有向试探屈服，总是怀着信心在主面前将鱼切开——当我看见这一切，我知道神的恩典可以临到一个人的手和一把斑驳的切鱼刀那闪耀的亮光中。^①

① Calvin Seerveld, “Christian Workers, Unite!” *In the Fields of the Lord: A Calvin Seerveld Reader*, ed. Craig Bartholomew (Toronto: Toronto Tuppence Press, 2000), p. 242. 获准转载。

02

爱：成为业余爱好者

在最微小和最普通，以及最伟大的事物中发现神，就是拥有罕见和超群的信心。在目前的一刻找到满足，就是在构成现在这刻的责任、一切接下来要做和忍受的事中体味和爱慕神的旨意。

——高萨德(Jean-Pierre de Causaude)

你在自己家里做的事，与你在天国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做的那些事有同样价值。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在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的儿童书中，威利·麦克迈克尔(Willie MacMichael)问他的爸爸：“神有没有工作？”

他爸爸符合圣经教训地回答他：



“是的，威利。在我看来，神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因为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耶稣在某处告诉我们，神在星期日也整天工作。如果他停止工作，一切都会停顿下来。太阳会停止照耀，月亮和星星也一样；粟米会停止生长；我们也不会再有苹果和醋栗；你双眼也不能看见什么；你的耳朵也不能听到什么；你的手指连一寸也不能移动；最糟的是，你小小的心也不会再爱别人。”

威利喊着说：“不，爸爸。我不会停止爱别人！我可以肯定。”

“威利，你真的会那样。”

“我不会不爱你和妈妈。”

“你会的——你不会爱我们更多，正如你不会睡觉而不会做梦一样。”

“那会十分可怕。”

“是的。所以，你明白神对我们多么好了吧——他继续工作，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威利说：“那么，如果神整天不停地工作，工作一定是好事。”

“对呀。工作是好的——如果和爱有关，正如神的工作那样，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麦克唐纳用以下这个充满洞见的评论作为结束：

这对话令威利下了颇大的决心学习编织。如果神工作，

他也要工作。虽然他打算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但也像神那些伟大工作一样。因为他织的每一个圈，里面都包含了一点爱，就好像袜子那一层看不见、柔软、毛茸茸的衬里一样。接着，他继续织一双袜子给爸爸。后来更是学习做针线活，并在他织的袜子上面绣花。^①

“业余爱好者”本来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出于兴趣而做一些事，但这个词语的意思现在已经变成“不专业”或“不合格”——“专业”的反义。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过，每一个行业都是对付外行人的同谋组织。在基督教事工中，自从开始了一个倾向，将事工交给那些“知道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的受薪专业人士负责后，这合谋为基督身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带来致命打击。但基督教事工绝对是业余的活动。在工作的地方，专业主义已经将工人把普通工作变为神圣事工的最强属灵动机——也就是爱——夺去。没有爱，工作是什么？保罗写道：“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林前十三3）如果我耗尽自己，在专业上达到卓越的水平，但却没有爱，我的灵魂就会好像一片枯叶，我的工作也不能为神而接触别人。当涉及工作时，有一样东西比卓越更超卓——那就是爱。

在世俗社会，身份是借着你认识谁，你赚多少金钱，你到过什么地方，以及最重要的，你做什么职业来建立的。失业便要面对终极的身份危机。但还有更好的方法将工作和身份联系起来，那就

^① George MacDonald, *The Genius of Willie MacMichael* (Wheaton: Victor Books, 1987), pp. 18—20. 获准转载。



是爱的方法。希尔顿(Walter Hilton)将一句源自福音书、由奥古斯丁说的话阐释为：“一个人除了他的思想和他的爱以外，什么也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是谁，不应该问这个人做什么工作，只需要问她爱什么，以及她怎样爱。^① 奥古斯丁和耶稣会使我们成为业余爱好者，使我们回到最初罪还未将我们的身份和工作污染时，我们享受到的真正的人类存在。

业余爱好者的原型

亚当和夏娃不用接受命令便懂得尽心爱神，并爱他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太二十二 34—40)。这条法例写在他们心上，好像呼吸一样自然。在这份爱的事业中，神给了他们三份全职工作。圣经只是描述第一份工作，而没有规定工作的详情。内在于他们人性中的是，他们受委派与神团契。创世记头两章描述男人和女人经历在充满爱的敬畏中，毫不间断地与神同在的喜乐。经文暗示那个园子是一个神圣园子，一个真正与神相遇的地方。^② 没有任何活动试图使他们离开他们的中心，虽然像所有的关系一样，他们也有特别亲密的时刻，正如在天起凉风时，神在园子中走动，寻求与他的造物团契(创三 8)。无论是在亲爱或欢笑时，还是在替河马命名或数算树木时，这一切都是敬拜的行动。亚当和夏娃同时欢庆他们的受造和赞美他们的神。操练神的同在并非只是专业牧者和隐修士的使命，因为没有任何地上的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分离。

① Walter Hilton, *Toward a Perfect Love*, trans. David L. Jeffrey (Portland: Multnomah, 1985), p. xxv.

② William J. Dumbrell, *Creation and Covena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4), p. 38.

将与神团契变成兼职便是将基督教变成另一个宗教，而且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宗教。

圣经对第二份全职工作也只是作出描述，而没有加以规定。神在圣经中第一次用否定陈述的话是“那人独居不好”（创二18）。神创造人类时，使我们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而且无可避免地具有性别。“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创一27）所以建立群体是每个人的第二份全职工作。神邀请人类不住地欢庆彼此的人性，生活时怀着感恩的心明白一个事实，男人和女人都不能单独拥有神的形象，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够这样。这赋予“神是爱”（约壹四8）的信念以一个新的意义，因为它表达了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性生命，以及他的造物的关系性生命。正如奥古斯丁的话在当代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的思想中回响一样：“神是爱人，是那位蒙爱的，也是爱本身。”^①所以照神的形象受造的人类是为了爱而存在的。世界在爱中受造，也靠爱维持。我们也是这样。

这令我们的性别带有默观性，正如我们将会“在与异性相处的一天”那几章中看到的一样。每个性别都唤起异性的性别特征。两性一起便能够使人性神秘地表达神自己的社会性经验和立约关系（弗五32）。家庭变成了神地上群体的原型，也是每一个人事业上的召命，无论人们是独身还是结婚。生养人（创一28）给亚当和夏娃进一步的权利，按着他们自己的形象造人（五3），正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他们一样。

所以，人类的责任和目标是建立群体，表达睦邻关系，欢庆彼

^① Jurgen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trans. Margaret Kohl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91), p. 32.



此的人性——简单来说,就是去爱。我们不敢将这份爱降格为由自己决定、在特定时间进行的活动。例如,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兼职的丈夫或兼职的祖父,那便会很危险。

亚当、夏娃的第三份全职工作是共同创造。^①神将他们创造为“摄政王”,在地上代表天上的君王执行统治,维护天上君王的利益。他们不单要为神工作,更要与神一起工作,令神的世界能够运作。他们是为世界而造,而世界不是为他们而造(创二5)。人类开发地球和在地球上发展文化的任务无所不包:从农业到基因工程,从园林建筑到吹奏长笛(创四21)。最终,亚当的子孙会以这些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为生。但那只是偶然事件,因为维护地球是每个人的全职工作。但如果工作与建立群体和与神团契分开,便会变成偶像崇拜,就好像如果将传道和其他方式的传统基督教事奉与持家、建立家庭和保护环境分开,便会变成偶像崇拜一样。有些人会透过成为城市规划师或家庭辅导员建立群体来赚取薪金,正如另一些人借着祷告或传福音赚取金钱一样。大部分人都以共同创造为生,使神的世界和人的社会能够运作。一个人靠什么为生纯属偶然。事实是,基督的事业要求我们全人全时间投入。^②神

① 虽然共同创造这个观念曾经被 Teilhard de Chardin、Gibson Winter、Matthew Fox、Chalene Spretnak、Brain Swimme、Thomas Berry 等作者引用过,而且与现今的后现代文化背景,将宗教传统以环境—神秘方式重新阐释相当吻合;但如果我们将所有关于共同创造的思想都贴上“新纪元”或“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便实在可悲。不过,的确有危险存在。基督徒作者 Joe Holland 似乎看不见圣经关于神的超越和内在性的看法,他差不多将人类的创造力神化,并将神的创造力贬低,而且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不过,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耶稣的福音针对工作过程,不是因为他在工匠的家庭成长,而是因为他宣告一个新的创造。”Joe Holland, *Creative Communion: Toward a Spirituality of Work*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9), p. 58.

② 参 R. Paul Stevens, *The Other Six Days: Vocation, Work and Ministry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chapter 4.

给每个信徒的呼召(弗四1)包括生命的各个方面：工作、家庭、邻舍、政治和群体。我们永远都不能让我们的职业(我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好像我们的事业(我们怎样处置自己的整个生命回应神的呼召)一样耗尽我们的所有。

所以神造我们是为了整体,不是为了部分。而我们健康与否就在乎是否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神,从事我们这三份全职工作：与神团契、建立群体和共同创造,并且不将自己单单献给任何单一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找出自己是谁,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爱谁或爱什么”这个说法,在此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追寻值得爱的工作

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时,没有因为那里的信徒“爱他们的工作”而肯定他们。相反,他肯定他们,因为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帖前一3,强调为引者所加)。那是深刻得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工作,但爱可以透过找到新的方式完成旧任务,或者结合那爱唤起的特别才能,将哪怕是例行的工作也变成服事。

装饰是一种爱的工作,可以把日常活动变得有趣,而且至少是潜在的事奉。我现在写作这本书时,正身处于肯尼亚的一个印度洋上的小伊斯兰村庄,一间宾馆的顶楼。这里大部分人都很穷,但差不多每条木门柱和过梁都有漂亮精致的斯瓦希里(Swahili)雕刻作装饰,而且每个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做需要努力——那种由爱带来的努力。

不再爱自己的工作就好像不再爱自己的配偶一样：借口多于理由。当人们告诉我他们不再爱自己的配偶时,我想对他们说,那



是因为他们懒惰。对工作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人们不能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找到一些可爱的地方,往往是因为他们期望可爱之处会自动出现,无需透过祷告和努力去发掘。当然,如果可以换工作,继续做一份自己不满意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找一份可以不错地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通常都是好事(虽然世上有一半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工作,即使是那些最初看起来是“百分百合适的工作”,能够长时间得到我们的喜爱,如果我们没有作出属灵的努力。正如有些人透过不断换配偶寻找爱,有些人则借不断换工作寻找满足。而通常我们都应该在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中寻找满足。

虽然有些工作明显不可能让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我认为这类工作比有些人想象的要少。妓女和毒贩不可能在他们的工作中爱他们的邻舍。但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拒绝这些工作也是社会容许的。^① 那些在“灰色地带”的工作则复杂得多。这些工作包括股票经纪和代售别人家具的经纪。有人要求一个平面设计师为珠宝设计一个性感的广告。这个设计师说:“我加入这个行业时,以为工作上会有一大片白色地带、一大片黑色地带和一小片灰色地带。但现在我发觉,实际情况却是,有一大片灰色地带,而在两端则分别有一小片白色和一小片黑色地带。”我们可以为了爱而做这份工作吗?政客的工作容许他们为了爱而做吗?革命分子、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没有给我们列出不能接受的工作。当军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时,他没有叫他们离开军队,却吩咐他们应该满足于自己的薪酬。耶稣接纳税吏,甚至在对方有不寻常的悔改表现时,仍然没有吩咐他另找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只禁止两种职业,就是娼妓和勒索(林前六9—10)。不过,教会很快便定了一份清单——到了清教徒时代,这份清单包括时装设计这样的职业。

军人、刽子手或为一个腐败政府服务的使节又怎样呢？一个国际性的买手有时会发觉需要给回扣才能够完成交易，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挑战，不同文化对这个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商业社会中，有没有一席之地留给爱呢？

这个长得可怜的清单已经足以令所有人申请专职的事奉岗位。但在那里也不能逃避这个困境。如果教会要求一个牧师负责在个人不擅长的地方事奉，他或她还能够做一个实行邻舍之爱的牧者吗？牧师也经常发觉自己处身于政治和表现的困境之中。有些宣教机构要求附属教会的牧者自己筹募财政支持，令他们面对很大的挣扎。他们感到自己被逼向朋友和家人“推销”他们的事工。在这一切之中，爱在哪里？在世界任何地方或教会都没有安全的避难所。在任何地方，为了爱而工作都是困难的。

我敢说没有人在任何时刻都为了爱而工作。绝对诚实地说，正如马丁·路德所说，我们大部分人都长期身处一个状况，“大胆地犯罪，但更大胆地相信耶稣”。我们靠着恩典和不断操练认罪而活。但只有很少的工作的确不会让爱有机会显露出来。根据马丁·路德的看法，除了放高利贷的人、娼妓和修士外，差不多所有工作都是对神“全时间的”事奉。^① 同样，差不多所有职业都让人有机会以爱心服事别人。有些基督徒一天一天地工作，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制造的产品满足了世界的真正需要。但有些基督徒则相信，虽然他们制造的产品似乎不能满足任何真正的需要——那些产品可能是一些毫不重要、只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的电子产品——但他们仍然继续自己的工作，因为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① Lee Hardy, *The Fabric of This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p. 48.



有他们可以爱的人,或者因为在他们家里,有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得到爱的好处。没有工资的主妇也是为了爱而工作,有时甚至是单单为了爱而工作。这最后一点值得我们思想,因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不能将爱和工作联系起来。

爱、无所事事和工作狂

“如果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三 10)保罗这句令人震惊的话是在教会预期耶稣随时会回来的时候说的。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如果整个故事很快便会完全实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工作将会变得毫无用处,为什么还要工作?”所以他们便挨家逐户地倚赖那些有工作之人的慷慨过活,而不以供养自己和家人作为有爱心的行动。保罗以例子和教导对抗这种异端般的行为。他努力工作,照顾自己和同伴,作为给他所服事之人的一份爱心礼物。“我们在你们中间并没有游手好闲,也没有白吃过谁的饭。”(三 7—8)——这是出自一个巡回布道者口中的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的教导也同样激进:“凡是游手好闲的弟兄……就应当远离他。”(三 6)同样,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命令贼人不要再偷窃,应该工作,“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弗四 28)。基督徒工作的理由之一是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爱心的供给。从这个角度看,帖撒罗尼迦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是没有爱心的。但奇怪的是,今天那些工作狂也同样没有爱心。

工作狂只想从他们三份全职工作(团契、建立群体和共同创造)中的其中一份找到他们的身份和满足,无论那是育儿、行政、辅导、销售或传道。我们应该过均衡的生活,完整和完全地为神而活。但工作狂却将所有精力都投资在人类事业的其中二项,

通常是社会中“共同创造”那部分。有很多证据说明原因何在。工作狂通常都在得不到肯定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自觉地试图证明自己配得父母和别人的肯定。这份内在的推动力使工作狂耗尽自己的生命。他们玩耍时不能不感到内疚。他们需要在游戏时工作，却不能在工作时游戏。工作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当他们以工作来填补自己灵魂中由神形成的真空时，工作往往变成了对象错误的崇拜。偶像崇拜的其中一个定义是将一些东西，而不是那终极的一位，当作自己终极关怀的对象。即使是在放假期间（如果他们会放假的话），工作狂也会计划下一份工作。阿摩司责骂那些在安息日筹算安息日结束后怎样立即赚更多金钱的人时（摩八5），形容的可能就是这种人。他们整个生命都围绕着一个连续不断的工作周。但工作狂对外面的影响和无所事事的人一样。对周围的人来说，他们都是一个负担。

工作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施予，因为他们对工作的狂热耗尽了他们对其他一切的爱。他们要求自己身边的人调整自己的生活 and 优先次序，以适应工作场所耗尽一切的本质。除了金钱以外，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没有感情，没有快乐，没有友谊，没有交往，没有爱。在家庭和社会中，他们是感情和关系的盗贼。所以，从外面看来，无所事事的人和工作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在比较他们内心时，也不会找到什么比较好的东西。

无所事事的人和工作狂都犯了在道德上懒惰的罪。^① 两者都没有做深入研究，不明白基督徒工作的目的不单是自我表现和满

① 中世纪对“懒惰”作为七宗大罪的定义包括做“太多”和“太少”工作！



足个人需要。工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一个呼召。作为一份事业，工作不是由我们选择、借以找到满足的途径。相反，它是我们对涵盖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工作的地方、家庭、教会、社区和社会——的神圣召唤的回应。最终，我们需要在工作中讨神喜悦。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很高兴地发现，神比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自己都更容易取悦！所以无所事事的人和工作狂都必须变成默观的工人——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容许神的爱启发他们的工作。

深受喜爱的工人

马丁·路德写的一篇文章对这个主题特别有说服力。他将丈夫和妻子之间爱的关系与神和他儿女之间爱的关系作比较。这一比较阐明了工作的灵性和基督徒业余爱好者的身份：

当丈夫和妻子真的爱对方，在对方那里找到快乐，并完全相信自己的爱时，有谁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对待对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以及应该想什么？单单信任便教导了他们这一切，甚至比他们需要的更多。对这样的男人，在工作上也没有分别。无论是做伟大和重要的工作，或者微小和毫不重要的工作，他都同样乐意去做。而且，他做这一切时，完全是怀着一颗快乐、和平以及充满信心的心，完全乐意地做女人的伴侣。但当他们有任何疑惑时，他便会自己思量，最好做什么；然后便会将工作加以区分，想象自己怎样能够赢得称赞。不过，他是怀着一颗沉重和很不情愿的心工作的。他好像囚犯一般，十分失望，经常因为做了蠢事而出丑。因此，对神有这份信心的基督徒知道一切，能够做

一切，愿意冒险做每一件需要做的事，而且高兴和乐意地做每一件事，不是因为他可能得到荣誉或好工作，而是因为能够借着做这些事情而讨神喜悦是他的荣幸。他只需要服事神而不用想到报酬，只因为他的服事能够讨神喜悦便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不与神合一的人，或者有疑惑的人，会担心起来，开始找一些途径或方法做足够的工作，尝试借着自己的很多好事影响神。^①

基督自己一定经历过这种在爱中的自由。在那段所谓隐藏的时期，他打磨和刨平木支架，但他伟大的心灵却知道世界被地狱捆绑。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使命，却仍然在木匠店里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但在他仍未讲过任何道，也未行过任何神迹之前，天父已经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三 22）这很可能不是神第一次肯定他对耶稣的爱，借以释放他，让他可以为了讨神喜悦，而在做更大的事之前，先做那些微小的事。

^① Martin Luther, "Treatise on Good Works," trans. W. A. Lambert, *Luther's Works*, ed. James Atkinson, vol. 44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6), pp. 26—27. 获准转载。

03

盼望：在天堂留下我们的印记

我发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唯一终极灾难是，在地上感到自在。

——马格里奇 (Malcolm Muggeridge)

当我站在这个生命的地峡，在这两个无尽的海洋中间时，我渴望眼前同时出现天堂和地狱；我十分相信，所有理性和虔诚的人每天都会想到天堂和地狱。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多年以前，牛毕真 (Lesslie Newbigin) 说：“我们完全不相信历史的艰辛会带领我们到任何有价值的终点。”^①少数人相信，我们正迈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个地上的天国。但大部分人对将来

^① Lesslie Newbigin, *Honest Religion for Secular Ma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6), p. 146.

都怀有一份很深的的不祥之感，有些人甚至尝试不想将来的事。历史看来好像毫无结果，甚至连现代基督徒的神经也受到侵蚀，而他们比谁都更有理由全心拥抱未来。无论对世界的担忧和对将来的恐惧是来自生态大灾难这个可怕的前景，还是来自对耶稣明天会再来的确信，对基督徒来说，结果都是一样。除了那些所谓“事奉”之外，世上所有工作都并不重要，也不能持久。

一句古老的话直接闯入我们心灵深处：“人只有一生，它很快便会成为过去；只有为基督而做的事才会永存。”这句话包含了一个很深刻的真理。但很多人都将它理解为只有明显的基督教工作，例如布道或教导圣经等，才能永存。所有怀着信心在家里、工厂或办公室做的工作，如果是怀着信、望、爱“为基督而做”，都会永存。保罗肯定帖撒罗尼迦人“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忍（帖前一3）是关于所有工作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是游手好闲的弟兄……就应当远离他。”（帖后三6）

在末日无所事事

新约圣经只有几段经文谈及工作，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6至15节是其中之一。在那里，保罗似乎在处理一个与现代西方国家完全无关的问题。我们现在都过着工作狂式的生活，特别是那些专业人士。新国际译本给这段经文的题目——“给无所事事者的警告”——对那些为了成功已经在拼命工作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危险的挑战。但这段经文没有乍看来那么简单。

保罗要对抗那些受到反对工作的文化影响的人。在希腊世



界,工作是咒诅,是完全邪恶的;能够不用工作是非常幸运的事。^① 失业使人可以参与政治,享受沉思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组织只让少数人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最大潜能。人们称工作为“非闲暇”。希腊人没有事业的概念。个别人在社会的活动称为 *ergon* 或 *ponos*——负担或劳苦。在公元前5世纪,底比斯(Thebes)政府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公民工作。^② 希腊基督徒很容易以为工作是咒诅,其中只有一部分由耶稣赎回。^③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工作。保罗吩咐那些基督徒奴隶要如同为耶稣工作一样服事他们的主人(西三22—24),这是多么革命性的言论!阿尼西母是一个出走的奴隶,他后来信了主,并得到自由,但保罗要他回到从前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再次服事他。这是多么革命性的吩咐!

在服事外邦教会时,保罗需要面对一个我们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人们信主后,很自然会想到,为了感恩而事奉神,最好的方法是离开他们“世俗的”工作,“加入圣工的行列”。保罗处理这个问题时坚持,人们对神最好的事奉很可能是在他们原本的岗位上:“不过,主怎样分给各人,上帝怎样呼召各人……各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林前七17、20)正如戈登·菲(Gordon Fee)所说: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制造环境让公民享受闲暇,奴隶是必不可少的。他试图证明奴隶虽然是人,但却是由自然设计而成的负重的野兽。Aristotle, *The Politics*, trans. T. A. Sinclair (New York: Penguin, 1977), Book 1, 3—7, pp. 30—38.

② Edward Vanderkloet, “Why Work Anyway? The Work Ethic in History,” *The Guide* (January / February 1978), p. 6.

③ 创世记三章17至19节对工作的咒诅不应该与希腊的思想混为一谈。在创世记中,工作本质上是好的,只是被罪污染了,所以才引致挫败和无果效。但希腊的观点却认为工作本质上是可耻和不光荣的,由奴隶执行,本身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我们需要重新聆听保罗提出的两点。(1)各种身份(已婚、未婚,做奴隶或是自由人)最终对神来说都是不重要的……(2)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神的呼召决定,而不是由我们的处境决定,我们需要学习好像“在神面前”那样继续下去。保罗关心的不是任何形式的改变,而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活出我们的呼召”。^①

新约圣经以神呼召我们完全为神和神的国度而活这个更大的背景来处理工作的问题。所有信徒都蒙呼召,神的呼召关乎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弗四1—六20)。因此严格来说,靠织帐棚为生的保罗谈及的并不是双职事奉(即是说有两份职业——一份是世俗的,例如织帐棚;另一份是神圣的,例如建立教会)。保罗是单职的。他将自己整个生命的服事都结合成对耶稣包含一切的呼召的热烈响应。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神圣和世俗的分别。

但帖撒罗尼迦还有另一个问题:末世性的无所事事。如果耶稣可能会在明天回来,为什么今天还要工作?有些信徒没有怀着信、望、爱工作,他们希望“见到”自己工作的果效,否则他们会完全不工作。如果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会“干扰”他们的计划,他们为什么还要烦心?只有拯救灵魂才是能够长存的工作。所以他们挨家逐户到别人家里,让别人照顾他们,好像海绵一样吸吮其他基督徒的款待。

保罗明确地回应说:“如果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

^①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ed. F. F. Bru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pp. 321—322.



后三10)保罗以身作则,日以继夜地工作,不负累别人,也不白吃别人的饭。

对末日有强烈感觉无需令我们放弃计划,祈求主尽快接我们离开。刚好相反,无论是短期或长期计划,基督徒的盼望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确定的未来,神的国会降临。我们可以论证说,末世论——圣经有关终末事件的教导——是对一般基督徒最具牧养意义和最有帮助的教义,让我们可以在一个终有一天会消失的世界中,在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复杂挑战中找到意义。

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有关终末事件的书。它告诉我们,在圣灵里的人怎样看世界。我们看见撒但引诱社会,也看见神得胜的国度,并和天使一起高呼:“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上帝作王了。”(启十九6)多难的历史会引向一个有价值的终结,基督徒会见到这个终结。心存天国让我们怀着盼望应付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致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成功,或者在致力于令将来变得完美时因为失望而耗尽自己。神的国度已经来了,这个国度也将会来临。这就是基督徒盼望的基础,也是我们每天活在其中的张力。

预备好面对长远的事

据说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如果他肯定耶稣明天会回来,他今天会种一棵树。^①这与耶稣说的聪明和愚拙童女的比喻完全一

^① 据说这句名言是马丁·路德说的,但实际上不知是出自谁人的口,可能是源自普鲁士王腓德烈二世的一个近卫兵。引自 Markus Barth, *Ephes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Chapters 4—6*, Vol. 34A, *The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81), p. 517.

致。聪明和愚拙的童女在等候婚礼举行时唯一可以分辨出来的区别是，那些聪明的童女预备好要等一长段时间，主才会再来。聪明和愚拙的童女都希望新郎早点来。新郎迟到，她们都睡着了，但她们没有受到惩罚。不过，聪明的童女预备了足够作长时间等候的油（太二十五 1—13）。信徒应邀在今天怀着信心工作，仿佛前路漫长；但我们同时却做好主随时会回来的准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谈及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持久性。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会存留到最后：“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林前十三 13）天主教学者豪伊（John Haughey）谈论这一问题时，提及这三种美德在职场中的存在状况：

似乎不是信心、盼望和爱的行动本身会常存，而是以信心、盼望和爱而做的工作会常存。不单是纯洁的动机，也不是信心、盼望和爱好像渗入一个人里面的三个神学性美德，没有运用出来也可以常存。能够常存的是以这些美德进行的行动，源自那个动机的实践，那些美德形塑的工作。这些才会常存！^①

另一段指向同一个观点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58 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提到的“主工”指哥林多信徒参与的各种事奉。但即使是这些，也包括“帮助”及“行政”等世俗工作。在更广泛的应用下，保罗向他的朋

^① John Haughey, *Converting Nine to Five: A Spirituality of Daily Work* (New York: Crossroads, 1989), p. 106.



友保证,他们的一切劳苦——无论是持家或建桥——不会没有成果,是因为那些工作“是在主里面”进行的。

世界的改变

新约圣经没有令人渴望神立刻接信徒离开世界,也没有将工作二分为世俗和神圣;相反,它邀请我们为世界探求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盼望:基督是创造的主(西—15—23)。

首先,基督拯救人类。但最终基督会拯救所有受造物。这正是所有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忽略的一点——救赎和盼望。怀特博士(Dr. Lynn White)关于我们的环境灾难的一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具里程碑意义,达到了某个程度,但却走得不够远。他说:“由于我们问题的根源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教性的,所以必须以宗教的方法来解决。”^①如果耶稣真的是创造的主,我们对待其他受造物时也应该尊重他的意图。创造并不是商品,也不是非人的,而是神心灵的艺术性表述。基督将一切受造物集合在一起。如果正如莱特福特主教(Bishop Lightfoot)所说,基督“将合一和团结铭刻在创造之中,使之变得和谐而不是一片混沌”^②,我们便可以说创造是基督教的。

还有,罗马书八章19至23节描绘了现在的延续,在这期间受造物“叹息”等候成全之日。正如豪伊所说:“受造物的盼望,正如我们的盼望一样,都不会受到毁灭的嘲弄。”^③现在组成将来。从

① Lynn White, *Science* 155, (March 10, 1967), No. 3767, pp. 1203—1207.

② J. B. Lightfoot, *Saint Paul's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rev.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879/1974), p. 156.

③ John Haughey, *Converting Nine to Five: A Spirituality of Daily Work* (New York: Crossroads, 1989), p. 104.

无有中创造的神有一天会以万物，包括人类的工作——一直以来所形成的材料，重组最初的创造。^①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何能够这样做，但却邀请我们思考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永存（林前三12—15）。考虑到我们想象中再创造的范围，这些工作不能单单是宗教性的。讽刺的是，保罗想象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的工作在最后的烈火中被焚毁，但那个人自己却得救（三14）。或许我的很多讲课和证道在末日都会像干草和残株一样被烧毁，因为神判定这些工作并不是为了耶稣而做的；而我建造的平台，在某方面带领我超越纯粹的理性，却可能可以存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我不会到天堂去。我永恒的归宿是一个新天新地（启二十一1）。我个人的将来不是一个浮在“天堂”空气中的灵魂。相反，我会是一个复活了的人。灵魂不灭是希腊的思想，过去的多个世纪以来，这思想将生命从基督徒的盼望中除掉。基督徒的盼望是身体的复活和世界的改变。

在新天新地留下我们的印记

很明显，我们透过日常工作，将我们的印记留在世界和四周的环境中，留在政府、文化、邻舍、家庭上，留在执政的和掌权的之上。圣经暗示，我们的印记以某些我们不能想象的方式永远地存在。所有关于新天新地的异象都是以我们现在知道和所做的事为本。圣经最后的异象明确地与我们现在的生命相关联。“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启二十一24）带到新耶路撒冷（一个我们在地

^① “天必轰然一声地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彼后三10）的意思可能不是宇宙完全毁灭，而是创造的秩序好像熔炉中的矿石一般得到净化。



上认识的城市)，“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二十一 26)。从某个意义来看，我们的环境将会带到天国。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手艺和我们的工作也会这样。

支持这迷人、富挑战性的探索方向的神学真理是，基督是在一切创造以先首生的(西一 15)，也是从坟墓首先复活的(一 18)。我们只需要思想一下耶稣复活的身体，便能够明白他在巴勒斯坦走动的身体和他升至天上的身体之间在历史上的联系。人们认得他。而使徒得以认出他的最特别之处是他的那些伤痕。他复活的身体带有伤痕，与他肉身的生命在历史上有联系，虽然那些伤痕不单是罪的记号，而且已经转化为像多马这样的人得信心的一个途径(约二十 27)。它们与他肉身的存在一起转变成真正美丽的东西，虽然不可思议，但它们仍然是伤痕。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强有力、有启发性的圣经记号，显示了今生怎样与来生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物质环境相关的方面。

耶稣第二次降临时的最后审判和历史的磨难最后成全，也可能不能除掉我们对自然和文化的暴行。但借着神的恩典，它们都能得以改变。这就是我们盼望的一部分。透过超越的思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留在今生和这个世界的记号会延续下去：开采过的矿坑、修剪得很好的花园、用雪松建成的平台和卫星信息接收站，以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做的好事和坏事。但一切将会有改变，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会延续下去的工作

对那些在世俗工作中劳苦的人——那些从事艺术、教育、商

业、政治、环境工作或在家里工作的人——来说，这带来新的意义。普通基督徒不单过去和现在是受造世界的祭司，他们——不只是宣教士、牧师和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也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参与塑造受造物的将来。大部分基督徒都以为，只有与宗教有关的工作才不是徒然的。但如果基督是在一切造物以先首生的，又是首先从坟墓中复活的，那么所有的工作都有永恒的后果，无论那是清洁房屋或做股票经纪。我们的盼望是，怀着信心期待一个近乎完美的改变。这个盼望的实际应用是，我们在基督里应邀在创造中，在环境、家庭、城市、工作场所和国家中留下美丽的印记。当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能除去我们对宇宙造成的暴力时，我们对耶稣也有信心，相信他有一天甚至会改变我们透过工作对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留下的伤痕。

“人只有一生，它很快便会成为过去；只有为基督而做的事才会永存。”

第二部

与家人一起的一天

04

在家里找到神

家是这样一个地方：当你要到那里时，他们便要接纳你。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雇工之死》

弗罗斯特让一个农夫说出这句动人的话。农夫的老雇工回到家里预备迎接死亡。农夫很讨厌这个骚扰。对他来说，家是一个人们必须得到接纳的地方。但农夫的妻子有更深刻的洞见。她说：“我会称家为一件不管怎样你都不配得到的东西。”^①这句话指出一个崇高的真理：人类家庭所包含的远超过承担责任。家庭可以有恩典以及人们不配得到的仁慈。一个人无需走出自己的家

^① Robert Frost, “Death of a Hired Hand,” *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6), pp. 41—42.



门,便会面对福音的问题,并被神发现。卢云称独处为转化的熔炉,但在家里,热度会更高。

博耶(Ernest Boyer)在他的《在家里找到神》(*Finding God at Home*)一书中提及,他如何开始探讨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属灵操练,这个真理带来释放。在听完一位教授有关沙漠灵修神学的演讲后——演讲谈及离开家庭、朋友和家的舒适,到埃及艰苦的沙漠去寻找神——博耶问了那位教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沙漠中有没有小孩子要照顾?”他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经历——都带出同一个结论,照顾小孩和照顾父母都是沙漠,在那里个人灵性可以成长,也可以发现独特的家庭灵性。^①

正如祷告和工作彼此依存,祷告和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宗教是因着孤独而有的东西。^②相反,圣经的灵性却不可改变地是关系性和家庭性的。我们有一位社会性的神,他按着自己身为社会性存在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创一27)。我们不是单独受造或得救的。神设计我们在由立约、血缘和收养形成的家庭中生活。虽然家庭从未像今日那样受到使它瓦解的力量侵害,基本的现实仍然是:神是家庭,每一个在天国或地上的家庭的尊严都来自神本体里的社会性生命:圣父、圣子和圣灵在爱的团契和因立约而彼此相属的群体中一起生活(弗三15)。

^① Ernest Boyer, Jr., *Finding God at Home: Family Life as Spiritual Disciplin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p. xiii.

^② 转引自 Donald Bloesch, *The Crisis of Piety* (Colorado Springs: Helmers & Howard, 1988), p. 87.

家庭灵性

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用“家庭教会”^①这个词语来重现一个古老的观念,即家庭是教会的一种形式,也是一个激发和应用信心的地方,这是完全合适的。拉纳(Karl Rahner)说婚姻是“由得赎和得洁净的人组成的真正群体中最小的一个”。^②这样说包含了一个观念:我们不用透过为家庭而设的基督教教育课程甚至家庭崇拜,将神带到我们家“中”,虽然这些课程和崇拜都是好的。因为神已经在我们家里。他从未离开过家庭,无论那个家庭是“好”的或“不那么好”。^③神设计家庭生活的本质,是“预备我们”会见他、经历他和爱他。例如:看看以下一段由我母会的一位母亲写的日记:

星期日 大清早起来,做了150个纸杯蛋糕。崇拜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糖用完了。冰箱坏了,溶了的雪糕宣布冰箱死亡。

星期一 修理员说:“要从多伦多订零件回来,零件应该可以在下星期到。”我气急败坏地说:“下星期?没有冰箱我

① *Lumen Gentium*, 24 和 32。 *Vatican Council II: The Conciliar and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Austin Flannery, o. p., ed. (New York: Costello, 1975), pp. 778—780, 949—957。这个相当古老的观念出现在 John Chrysostom 的一些讲章中, *In Genesim Sermones*, 6, 2, P. G. 54, pp. 607—608, 和 *Epist. ad Ephes.* V, 20, P. G. 62, pp. 143—144。

② Karl Rahner,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Seabury, 1973), p. 221, 转引自 Eugene J. Fisher, “Perspectives on the Family in Christian and Jewish Traditions,” *Service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Judeo-Chretienne-SIDIC*, No. 2 (1981), 14:4—15。

③ 参 Dolores Leckey, *The Ordinary Way: A Family Spirituality* (New York: Crossroad Books, 1982)。



怎么办？”修理员说：“对不起，太太。那不是我的问题。”主啊，谢谢你！后院整个星期都很冷！

星期二 享受了一个宁静的早上。太宁静了。学步的孩子学会了新技能，从前门逃到外面——跑了！主啊，感谢你，她只是走到邻居的房子。

星期三 去超市。两个母亲、两个婴孩和三个学龄前儿童——一个注定是灾难性的任务！未到橡树街桥前已经要停下来替婴孩换尿片。一位政府职员问我：“那是不是你的车？”我以为那些孩子在高声呼叫或跑了出来，害怕地说：“是的。”那位职员回答说：“有一个轮胎泄了气。”我的心一沉。“我的天啊！为什么要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和我一起历险的伙伴立刻说：“我知道怎样换轮胎。”我感到自己得到很大的支持。但后备轮胎在哪里呢？试想象一下：两个母亲带着一个正在哭的婴儿，手里拿着汽车操作指南，在新车的车底寻找后备轮胎。“我们已经找到后备轮胎，但千斤顶在哪里？”在整个过程中，有五个男人路过，但没有人给我们任何鼓励或帮助。令我们想起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90分钟后，一切终于都弄妥了。主啊，感谢你！幸好没有在橡树街桥发生。那天晚上，发烧，耳朵也受到感染，不能入睡。

星期四 当我伸出头将我们的婴儿从爱她爱到“要死”的姐姐那里救出来时，我绷紧的颈部变成“急性斜颈”。救命呀！我动弹不得。我感到害怕。后来打了几个电话，一位朋友说：“我立刻来。”不到十分钟，她便带着手提婴儿床，抱着婴孩，还带着三岁的小孩来帮助我。我坐在长沙发上，颈上放

了一袋冰冷的豆子，无助，疼痛，看着朋友替我清洁房子，心里充满感激，但却因为自己要她服事，而且让她看到我肮脏的家而感到惭愧。主啊，感谢你！我有一位充满爱心的朋友。（我仍然能够看见她在我家里四处跑，手里拿着“神奇清洁剂”，将污渍抹去。）

那个星期继续下去。“主呀，我投靠你。”^①

家庭事务将我们直接带到神那里。但在我们探讨为什么之前，我们必须先问一问，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家庭的东西剩下来。

家庭的解体

就在几年之前，一份基督教期刊很有信心地断言：“家庭几乎是一个不会受到破坏的制度，在面对很大压力的时期和差不多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屹立不倒。”^②今天没有人可以有那样的信心了。

社会评论家康韦（John Conway）在《陷于危机中的加拿大家庭》（*The Canadian Family in Crisis*）中列举了今天家庭生活的基本转变：

◎ 每两对夫妇便有一对离婚。

① 这篇由 Heather Dunn 撰写的文章刊登于 University Chapel newsletter, Sunday May 10, 1992, Vancouver, B. C.。获准转载。

② Stan Skarsten, “The Family: Unchanged and Changing,” *Crux*, vol. 6, no. 4 (August 1969), p. 22.



- ◎ 婚姻在离婚前维持的时间大幅缩短。
- ◎ 越来越多人愿意在感情上冒险,进入婚姻。
- ◎ 单亲家庭和事实婚姻家庭的增长速度比传统夫妻家庭要快。
- ◎ 殴打妻子和虐妻——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是增加得最快的罪行。
- ◎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因为父母婚姻破裂而受害。^①

像米利特(Kate Millett)这样的思想家经常从知性层面攻击家庭制度。她认为家庭是父系社会的主要制度。精神病学家莱恩(R. D. Laing)则认为家庭是一个病态的政治安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勒索保护费的行当。^②从科学角度看,我们可以有接近完美的避孕社会,没有父母不愿意要的婴儿出生。如果上一代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出生!从教育角度看,家庭被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时的。诺域(Michael Novak)敏锐地观察到:“教育媒介令学生对一切都变得很世故,除了必不可少的方面:包括爱、忠诚、抚养小孩、彼此帮助、照顾父母和长者。”^③从文化角度看,家庭由于它的多方面角色(保护儿童、满足合法的性表达、提供感情上的支持、模塑身份、为群体提供经济来源和利益)减弱到

① Lesley Francis, “Crisis in the Family,” *Vancouver Sun*, Saturday January 5, 1991, Section C, p. 1. 也参“What Happened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in *Context: Research to Make Religion Relevant* (MARC Canada, a division of World Vision Canada, Mississauga, Ontario) Spring 1991.

② R. D. La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0), p. 55.

③ Michael Novak, “Family Out of Favor,” *Harper's* (April 1976), p. 44.

只为满足感情需要这一个功能而受到攻击。当家庭连这方面也做不到时,很多人都感到有道德责任要离开家庭,或者离开一段不完整的婚姻。诺域提出,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个别的人”和“家庭的人”。他指出,可悲的是,知识阶层颂扬前者而贬低后者。婚姻似乎是对孤独的个体的威胁。^①

从社会学角度看,家庭受到很多社会力量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来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彼得·伯杰和布丽奇特·伯杰(Peter and Brigitte Berger)认为马丁·路德是自主个人的原型。基督教培养了一种朴素的个人主义,而与它有关的家庭类别带来自个人的社会化。^②

很可能有史以来,促进个人主义的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家庭正面临这种分裂的威胁。人们现在经常坚持要别人以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但在比较古老的文化中,姓氏才保有人的真正身份。事实上,在非洲,直至最近,家庭和部落身份是那么强大,以致一个人最不幸的事是成为独立的个体——虽然随着西方个人主义向全球扩张,这种群体性也正迅速瓦解。^③

诺域在评论家庭的终止时说:“当然,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需要成为成年人。一个人可以——别人每天都劝告他——永远做小孩子……在中世纪的绘画中,儿童看起来好像缩小了的成年人。

① Michael Novak, "Family Out of Favor," *Harper's* (April 1976), p. 39.

② Peter and Brigitte Berger,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Garden City, N. Y.: Anchor, 1984), pp. 109—110.

③ 我和太太在非洲旅行时,人们总是以我的姓氏称呼我。有时他们称呼我太太盖尔为“那个秃子的太太”。大部分乡间的人都不愿意提自己的名字或“教名”,因为他们认为被人知道名字会令人变得脆弱、受到控制,甚至可能被人下咒语。所以描述自己最常见的方法是“某某的儿子”或(最小的孩子)的母亲。



在今天生活的场景中,成年人却好像有皱纹的青少年。”有小孩子不再是受欢迎的责任,正如诺域充满洞见地指出:“有小孩只不过是使自己不再做小孩。”^①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灾难性的时刻。但如果我们踏入圣经的世界,便会发觉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家庭是神计划的中心。当社会企图消解家庭时,基督徒不能坐视不理。

支持家庭身份的理由

当神打算在地上建立一个群体,让他可以栖居在其中时,他以一个包括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的小家庭开始。那个家庭的成员是亚当和夏娃。这个家庭是世上最古老的群体。家庭先于国家和教会。后来,为了救赎人类和赐福万国,神拣选了另一个家庭:亚伯拉罕、撒拉和他们的后代。族长的故事交织着一个真理,神会与这个家庭同工,而且承诺永远不会离弃他们。他的确信守诺言。

旧约很多法例都是家庭法,与家庭团结、家庭礼仪和家庭责任有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家庭远比现代的核心家庭大,包括亲戚、奴隶(申十五 12—18),甚至外来移民(申十 19)。在这样的背景下,安息日是家庭日,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正如逾越节(出十二 26)和普珥日一样。正如费希尔(Eugene Fisher)所说:“在犹太教,家庭是宗教崇拜的团体。这是今天基督徒透过与犹太人对话可以学到的与家庭有关的主要教训。”^②《犹太法典》(Talmud)充满了关于家庭生活的美和属灵尊严的见证。

① Michael Novak, “Family Out of Favor,” *Harper's* (April 1976), p. 39.

② Eugene J. Fisher, “Perspectives on the Family in Christian and Jewish Traditions,” *Service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Judeo-Chretienne-SIDIC*. No. 2 (1981), p. 9.

旧约和犹太教给了我们一份有关家庭生活的丰富遗产。但当我们转向新约时,情况便复杂得多了。

福音书记载耶稣呼召人们对他要比对父母、丈夫、妻子和孩子有更大的忠诚。虽然耶稣的家庭(约瑟、马利亚、耶稣和他的弟妹)是一个模范(路二 51—52),耶稣自己却与门徒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是跨越家庭界限的,甚至连他自己的家庭也跨越了。他在一个新的家庭中献出自己,作为我们的兄弟(可三 31—35)。他预期天国的激进呼召会为某些家庭带来分歧(太十 21—22、34—39),因此他将亲属的要求相对化。信徒永远都不会孤单。

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他将自然家庭和神家庭的要求连结起来。在迦拿的婚宴,耶稣发现了一个方法,既可尊重他在地上的母亲提出的要求(响应需要而行神迹),又可以服从他在天上的父亲(不太早泄露自己的身份,约二 1—11)。在被钉十字架时,他使世界与神复和,同时也为自己的母亲打算,安排约翰的家庭“收养”她(约十九 26—27)。所以耶稣和他的百姓都属于两个家庭——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则是超自然的。而两者都是塑造灵性的场所。

此外,使徒行传描述了整个家庭一起接受基督教信仰(徒十六 34)。最早的教会在家庭内聚会(罗十六 3—5),而且那时的教会真的是扩大了的家庭。保罗用家庭语言形容教会为“信仰的家庭”(RSV)和“信徒的家庭”(加六 10)。以弗所书五章 21 至 33 节提出了基督徒婚姻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作为一个行动的比喻和神圣的奥秘,将我们与基督和他的教会联结起来。这段经文也为家庭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动力:恩典的政治——彼此顺服(五 21)。与耶稣以婚姻形容神的国的比喻(太九 15,二十五 1;可二



19)一致,在圣经最后一卷书中,神子民的最后异象是完美的婚姻(启十九7—9,二十一2,二十二17)。

关于家庭生活,新约的书信含有很丰富的教导。最重要的教导是,神自己栖居于那称为三位一体不可测透的奥秘之中,而从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来说,三位一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家。从他的家,每一个天上或地上的家都得到名字(弗三15)——或者说得到它的尊严和意义。所以家庭将我们与**本身也是家庭**的神联结起来。

地上没有完美的家庭,而且,除了我们因着出生或被收养,或透过婚姻的盟约进入的家庭,没有更好的家庭可以让我们更完满地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安德森(Ray Anderson)指出:

透过日常和在家庭里的亲近而对我们的生命提出要求的
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面或正面地决定我们的灵性模塑……
正式的宗教教育或属灵操练——无论是个人或群体的——都
不能有效地代替或克服这些关系中缺乏的正面成长。^①

无怪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好使你……得享长寿)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弗六2)!但这个应许还附加了另一个向度,是很少人提及的:即使是不好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地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或女人在基督里成形。将我们的心转向家庭是潜在地将我们的心转向神。

^① Ray S. Anderson and Dennis B. Guernsey, *On Being Huma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 pp. 123—124.

《卡拉哈里沙漠的失落世界》(*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描述一个卡拉哈里丛林居民,即使离开自己居住的井 50 英里^①远,途中只有一些弯曲的小径,也令人惊讶地能够有“家”的感觉:

他们永远都在中心。他们无需自觉的努力便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正如我们从很多其他令人困惑的事件中看到的证据那样。事实上,有一次,他们离家超过 150 英里后,当人们问他们自己的家在哪里时,他们便立刻转身指出那个方向。^②

在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我们已经失去了家的感觉,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心。或许我在肯尼亚的基库尤(Kikuya)族朋友更准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他们说男人在城市工作,而他们的妻子却居住在耕地(田地)上。他们有家,但却没有家庭。他们告诉我:“我们有一个基库尤故事,说有烟从一个茅屋屋顶冒出来,但当你走进屋里时,却发觉那些木头太湿,不能烧着。那里有烟,却没有火;那里有家,却没有家庭。”

① 1 英里 = 1.609344 公里

② Laurens van der Post, *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 (London: Penguin, 1958), p. 235.

05

培养虔敬的父母

当然,在现今的社会,我们无需做成年人。我们可以继续做小孩子——而且永远地维持这样,每天都有人这样劝我们……有小孩子只不过是已不再做小孩。

——诺域(Michael Novak)

大部分关于基督教家庭教育的书都集中讨论怎样培养敬虔的儿女,但圣经却强调培养敬虔的父母。儿女是神赐给不成熟的人,帮助他们成长的礼物。神也使用儿女这份礼物,帮助父母与他建立更深入的关系。结果是,培养敬虔的父母变成了儿女的工作。但在探讨这个悖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个相当流行的误解。

家里的圣洁

家庭生活驯化父母的灵性,将灵性从宗教的领域带出来,放

进平凡的领域中,而且不能逆转。不幸的是,人们经常将家庭灵性理解为怎样模塑儿女的“心灵”和怎样进行家庭崇拜。这么一来,与16世纪的家庭灵性相比,我们没有多少进步。培根(Thomas Bacon)在《父子对话式教义问答》中,形容自己管教六岁的儿子时这样说:“每一个家都应该是一所教导敬虔的学校,每个一家之主都应该是家里的主教,管理他的家庭,确保家庭只是由德行、圣洁和诚实统治。”^①因为这种态度受到推崇,英国的清教徒出版社出版了大批有关家庭祷告的书籍。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将修道式灵性从修道院带到家庭,完全没有考虑到利用家庭关系本身来模塑灵性。

虽然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强调家庭是“家居圣所”,但对纠正上述误解也没有什么帮助。会议指出,家庭透过各成员彼此相爱、一起祷告和敬拜,成为“社会最基本和不可或缺的单位”,以及“教会的家居圣所”。^②幸好一些当代天主教思想家对家庭本身这个观念有深入得多的探讨。根据这些思想,家庭作为神圣三位一体的群体形象,至少在三方面是圣礼。第一,根据神的计划,每个人都是为家人带来恩典的器皿,大家彼此帮助,令彼此的生活不致太难忍受,也更有盼望和荣耀。^③第二,家庭有使徒的潜能,因为它在这个无情世界为我们提供一个

① 转引自 F. E. Keelett, “Family Spirituality,” *The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ed. Gordon S. Wakefiel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p. 145.

②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art. 11; 参 *Gaudium et Spes*, arts 47—52. 参 *Vatican Council II: The Conciliar and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Austin Flannery, O. P., ed. (New York: Costello, 1975), pp. 778—780, 949—959.

③ Frederick J. Parella, “Towards a Spirituality of the Family,” *Communio*, vol. 9 (Summer, 1982), pp. 127—141.



避难所，在越来越私人化和非人化的文化中表明个人的重要性。最后，在基督里的家庭是礼仪性的，因为家庭生活呼召我们不单为自己而活。正如帕雷拿(Frederick Parella)所说，“在崇尚个人主义、自我倚靠和自我实现的时代，人们很难接受借着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生命这个观念”，但家庭生活唤起的正是这个观念。^①

美妙的是，这个取向与马丁·路德强调家庭的圣洁相当接近。世俗和修道制度都贬低家庭的召命，路德却维护这一召命。他强调，使家庭成为基督教家庭的是信心而不是宗教活动：

告诉我，如果一个父亲替孩子洗尿布或做其他微不足道的事，有人却取笑他，说他毫无男子汉气概——虽然他是以刚才提及的精神和基督徒的信心这样做。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两人中，哪一个更能够取笑对方？神和众天使都在微笑——不是因为那位父亲在洗尿布，而是因为他怀着基督徒的信心这样做。^②

父母的荣耀

基督教给未来父母的教育始于“离开父母”，订立婚姻的盟约。两个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或者由牧师为他们证婚，他们的婚姻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婚姻。只有按着神的计划精心设计的婚姻

① Frederick J. Parella, “Towards a Spirituality of the Family,” *Communio*, vol. 9 (Summer, 1982), p. 135.

② Martin Luther, “The Estate of Marriage,” *Luther’s Works*, vol. 45, ed. and trans. Walther I. Brand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2), p. 40. 获准转载。

才是基督徒婚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①(创二 24)世界各地的文化都要求女性离开父母，依恋她们的丈夫。圣经更要求男性将优先的忠诚对象，由父母改为妻子。非洲的乡村有一个习俗，妻子要搬到丈夫父母的耕地。我母亲那一代也有类似的做法。在她出生的地方——纽芬兰的一个小渔村，男人将妻子带到父母家里。所以，当我太太盖尔(Gail)和我在非洲和那里的人讨论婚姻问题时，经常问他们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已婚男性应不应该听从父母的话？他们的标准回答是：“当然应该。”我们总是十分小心地处理接下来的激烈讨论，强调北美的夫妇虽然搬出了父母的家，但却很难在情感上离开他们。北美的模式有多成功，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我们尝试做的是，让神以他具救赎作用的话向这两种不同文化说话。

我们在讨论这类问题时经常会指出的其中一点是：“听从”(弗六 1)和“孝敬”(出二十 12)是不同的。很明显，听从父母的命令——正如以弗所书中所言——是向未成熟而直接受父母监管和控制的儿童发出的；不过，孝敬父母——正如第五诫那样——却是终身有效的呼召，包括在年少时听从父母，也正面地要求一个人在“离开父母”后改变听从的方式，以便与配偶“连合”(创二 24)。已婚的人通常都必须停止屈从父母，除非是出于尽孝而自愿服事他们。

明智的父母不会使已婚的子女为难，但实际上，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的父母，都很少能够轻易做到这点。不肯将孝敬父母的

^① 我最初是在杜华德(Walter Trobisch)的《我愿意》(*I Married You*)中接触到在盟约形成中离开、恋慕和一体的深刻意义。我在《预备进入美妙婚约》(*Getting Ready for a Great Marriage*, NavPress)和《永远不分开》(*Married for Good*, InterVarsity Press)中发挥了这个观点。



方式由听从改为不一定听从,令一些人不能建立婚姻的盟约,也为婚姻带来很多痛苦。很少人在生活方式、教养子女、选择职业和宗教方面可以同时讨好父母和配偶。以不恰当的方式孝敬父母表面上是听从他们,实际上是不听从神所启示的对婚姻的命令。无论多少敬虔行动和属灵操练都不能抵消这种两代之间的罪。

一旦夫妻的婚约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虽然大部分夫妇与双方的父母和姻亲相处时都有困难,但是家庭的灵性生活要求他们继续孝敬父母。大部分父母在感情上都未做好准备“释放”子女,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们交往。这是一个灵性问题,邀请父母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但这无可避免地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新婚“孩子”必须有耐性,以此作为一个让父母感到自己有价值的方式。神并没有停止模塑父母的子女,或子女的父母。无论什么年纪的子女,都有助于父母成长。

孝敬父母表示永远都不会与他们断绝关系,并尽本分照顾和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单为父母做必须做的事,更为他们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特别是在他们年老,需要更多照顾的时候。对配偶的父母尤其应该这样。很多尖刻的笑话都以他们为取笑对象。婆婆按自己的喜好为年轻的媳妇重新摆放碗柜里的碗碟时,丈夫应该站在哪一边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结婚的头两个月,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同一时间,做丈夫的要孝敬母亲,做妻子的则要孝敬婆婆。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能令人在性格和灵性两方面都变得成熟?

父母的顺服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父母的身份。人们经常用以弗所书六章 1

至4节来详细解释父母有责任在信仰上教导子女：“你们作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六4）但“不要激怒儿女”这个先决条件对父母的要求比对儿女更多。保罗要求父母克服自己的怒气，而不是要求消除子女的固执己见。父母不应该以无理的要求或不受约束的愤怒使子女受到挫折，或者与子女对抗。保罗关心的主要不是怎样透过读经和家庭崇拜向儿童灌输基督教教育，虽然这些做法都是好的。保罗关注的是关系而不是技巧，他更看重的是所营造的环境而不是教导的内容。所以他提及“主的培育和劝诫。”

“教训”的希腊语原文(*paideia*)令人联想到耶稣与门徒一起进行的培育、发展和建立事工。^①“指示”或“劝戒”指爱心的指正和坚定的对质。同样，父母是与子女一起经历耶稣的这些服事，而不单将这服事传授给子女。这一切指示都是以以弗所书五章21节为依归：“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在五章22节至六章9节举了三个彼此顺服的例子：丈夫和妻子、雇主和雇员、父母和子女。三个例子都是反文化的。保罗不单要求子女顺服父母，也要求父母顺服子女，丈夫顺服妻子，雇主顺服雇员。

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父母尤其需要顺从子女的需要：给予肯定、定出限制、预备一个有希望的将来。

小孩很需要感受到别人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给予肯定可以

^① 参“*Paideia*,” Colin Brown,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 vol. 3, pp. 775—780. 这篇好文章的典型句子是：“但总是神而不是孩子，或一个理想，才是中心，并且形成内容。神的教育性目的是带领他的子民明白，他们的存在单单倚赖耶和华的拯救意志，因此他们应该服从他们神圣的导师(申八1—6)。”(第777页)



满足这一需要。要求小孩循规蹈矩而不先让他确定自己得到父母的爱,是不公平的。如果小孩子不能取悦父母,父母不明白她受到什么挫折,她感到无论自己做得多好都不够,觉得她的表现比自己是父母的孩子更重要,她便会变得愤怒。愤怒会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包括发脾气、恶劣的行为、危险的性关系。愤怒也可能受到压抑,直至年纪稍长时才浮现出来。

定出限制和加以纠正是表示孩子必须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Paideia* 关注引导多于惩罚,但有时纠正也是需要的。但正如以下故事所反映的那样,单靠惩罚作用很有限。

斯莫利(Gary Smalley)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父亲把车子停下,将三个孩子从车子里拖出来,打他们屁股,然后将他们抛回车上,严厉警告他们,在三分钟内都不准作声。车子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过了三十分钟后,小女儿说:“妈妈,我可以说话了吗?”“我想可以吧。”“刚才爸爸打我屁股时,我丢了一只鞋子!”主的“指示”和“劝戒”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小孩的第三个基本需要是有希望的将来。历史举步维艰,不知会走向何方,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再也感受不到有什么值得努力的目标。这第三个需要对他们尤其重要。基督徒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看见盼望的曙光。肯定、限制、希望——父母为子女提供这一切时,属灵生命也会变得更深厚。

每个小孩都需要无条件的爱,但父母有没有经历过耶稣无条件的爱呢?在主的指示中,父母和孩子一起“受到教养”。每个小孩都只应该因为自己是谁,而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得到奖赏。父母有没有在经验层面上感到,我们的神重视关系多于表现?每个小孩都不应该受到完美主义这个暴君的囚禁。父母是否明白,

神寻找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以信心、盼望和爱教养儿女的父母？每个小孩都需要有人向他指出一个有盼望的将来，无论社会看来多么黑暗。父母有没有这个盼望呢？每个小孩的需要、疑问和渴望都是一个无声的祷告，祈求父母发现神是他们的一切。在以弗所书六章1至4节，保罗邀请父母确保自己是由主教养的父母，从而使子女也接受主的教养。因为如果父母为子女而活，他们不单会毁掉子女，更会连自己也毁掉。

父母的殷勤

将教养子女看为款待他们，有助于我们表达父母和子女“在主里”关系的奥秘。这个世代在教养子女方面一片混乱，父母似乎在“捏紧”和“丢掉”子女的两个极端中间摇摆，他们必须探索主人和管家的身份，而不是将自己当作儿女的最终拥有人。儿女是属于神的。因此，无论一家人是否全都是信徒，父母和子女都是“在主内”。因此，父母没有权利留下或控制子女。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的风格、兴趣和潜质。如果子女不是在情感上受挫，或者被父母强行按着自己的形象模造，他们会不断带给父母惊喜。

卢云(Henri Nouwen)提及“家里的小陌生人”，还说小孩是“我们最重要的客人”，是“带着应许的人，带着隐藏起来的财宝，需要透过教育使财宝显露出来”。^①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父母能够提供给子女的是一个家，一个接受他们，却又为

^① Henri Nouwen, *Reaching Out: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5), p. 56.



他们设定安全界限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发展,发现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有害……明白小孩是客人可以释放我们,因为很多父母对子女都存有很深的罪疚感,觉得自己需要为儿女所做的一切负责。^①

与卢云的取向相反,很多父母都要用自己的方法,要求家里的小孩立刻成为基督徒。与神有同样关注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到了青春期时会渴慕神,受耶稣吸引,而不是在脑海里塞满无用的基督教知识。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孩子成了信徒,也不会是因为他们得到最好的教养。如果孩子不接受基督教信仰,也不一定表示父母做得不好。人是因为恩典而得救,而不是因为努力——甚至不是因为父母的努力。神最终关心的不是家族怎样开始,而是它怎样结束。在两个浪子的比喻(路十五 11—32)中,坏儿子终于回到家里,但好儿子对父亲的邀请却悬而未决。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邀请父母将结果交给神,无论子女怎样选择自己的信仰,都对他们保持开放的态度。但如果子女真的接受耶稣作他们的主,他们便成了父母的祭司。如果不是这样,人人皆祭司便成了只针对成年信徒来说的。

路德说过,神有两个地方令我们成圣:教会和家庭。两者之中,家庭每天都给人机会寻找神,也让神寻找我们。教养子女好比一个不断进行的大型国际性布道活动,将我们带回神那里。社会评论员说我们需要“专业的教养”,这是多么荒谬啊!将教养子女,

^① Henri Nouwen, *Reaching Out: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5), p. 57.

的工作交给受薪的专业人士,会剥夺父母接受子女服事的机会。神命定家庭成为塑造属灵生命的主要场所。教会可能会将主日学当作培育基督徒的中心,但对孩子影响较大的总是家庭,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家庭社会学家格连斯(Dennis Guernsey)说,这意味着教会的主要任务是教养父母。^① 与家庭一起的一天是不断应邀让神作神。我们每一刻都应邀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服侍那些在生命中与我们最亲密的人。

我有幸在哈斯比恩(Joseph Hovsepian)在蒙特利尔(Montreal)举行的按牧礼中讲道。他牧养一间多种族教会,同时在蒙特利尔以维修电子器材为生。他是所属教区在过去65年里按立或委任的第一位平信徒牧师。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在聚会期间,他的两名十多岁的女儿打断了原定程序,合唱了一曲。接着,大女儿突然拿起麦克风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在家里是怎样的。”(我们屏息静气等着,不知道她会透露什么。)
“家庭不是完美的。我们一家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我可以保证,爸爸在家里和在讲台上都是同一个人。我们都尊敬他,爱他。”神在这个男人的家里感到舒适自在。

教养子女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与神签一份合约,我们花无数小时,使子女成为好孩子,好让他们站起来,说我们有福。教养是一种盟约的经验,我们归属于神,他在家庭生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地方与我们相遇,塑造我们。最终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变成怎样,而是父母变成怎样!

^① Ray S. Anderson and Dennis B. Guernsey, *On Being Huma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 p. 136.

06

白头到老

婚姻首先是默观的行动,是神圣的沉思,也是练习惊讶。

——梅森(Mike Mason)

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耶稣(太十九6)

我在巴西的巴西利亚(Brazillia)教授婚姻灵程学时,因为文化差异而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考虑到圣经经常谈及神参与婚姻之中,但却没怎么提到为婚姻“灵性”而设的特别操练,我向学生指出,新约记载了这样的属灵操练,只是没有人愿意实行。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5节建议的“性禁食”,即在夫妇双方同意下,因为某些原因而禁戒性行为,“为了要专心祷告”。我表示盖尔和我有时会一起到住所附近的

一间天主教修道院一起为重大的事情祷告,并同意专心祷告,不交欢。我想到大部分学生可能不容易找到修道院,于是给他们另一个建议:“到汽车旅馆祷告和实行性禁食。”他们突然起哄,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我无法令他们安静下来。那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我才从东道主口中得知原因。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的汽车旅馆与加拿大的不同。一家人会到酒店,但却不会到汽车旅馆。这里的汽车旅馆在城市外围。人们驾车到那里,但不会登记。一条金属管会送来房间的锁匙,他们付几小时租金,与自己带来的女伴到房间,或者由汽车旅馆提供女伴给他们。房间的墙和天花板都装有镜子,电视不停地播放色情录像带,而你竟然叫学生到那里进行性禁食和祷告!

婚姻是家庭最小的单位,也是发现神的场所。但我们并不是透过宗教行为和属灵操练将神带到婚姻之中。他已经在那里。我打算在这一章研究神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在婚姻之中。但婚姻实际上已经成了濒临绝种的生物。

婚姻制度的崩溃

在西方世界,很大比例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所以很多人干脆不结婚,同居算了。另一些人则希望结婚,并且像誓词所说的“至死才分离”,但却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怕自己会变成离婚统计中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些人受到“抛弃式关系”文化的影响,进入婚姻时在感情上留下后路,心想(经常是不自觉地):“如果婚姻不成



功,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婚。”今天的婚姻不再是终身相守的盟约,很多时候都成了只是满足彼此需要的临时合约。“只要我们仍然活着”变成了“只要我们仍然有爱”。很多人从好的方面看,认为离婚是个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但流行和学术著作都一再指出,离婚对子女、家庭、社会、道德、精神健康和教育都有负面影响。麦克米伦(Terry McMillan)在《当老牛碰上嫩草》(*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中这样写道:

我只知道婚姻令人心力交瘁,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量应付婚姻。我的大部分已婚朋友都很苦恼。他们只是因为已经结了婚才继续维持婚姻……所以我差不多得出一个结论,婚姻本身是一条死胡同。我不会再结婚。我只需要稍微有人陪伴一下。不要戒指,不要“我愿意,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我曾经说过一次这样的话,但我和前夫现在仍然健在。^①

神存在于婚姻的恩典中

与现在流行的抛弃式关系和多次再婚不同,圣经的婚姻是呼召、恩赐和恩典。婚姻是呼召,因为它是由神带领、由神设计的。“耶和华……带她到那人面前。”(创二22)因此,古老的婚礼说:“任何人都应该不假思索便进入婚姻,而应该怀着对神的敬畏,诚惶诚恐地这样做。因为任何人如果不是由神的话准许而结婚,他们的婚姻便不会得到神祝福。”婚姻也是

^① Terry McMillan, *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 (New York: Viking-Penguin Books, 1996), p. 11.

恩赐(正如独身一样,林前七7):“只是各人有各人从上帝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独身),有人是那样(结婚)。”婚姻亦是恩典,同时符合创造(神令世界怎样运作)和救赎(神怎样恢复他的创造)的规律。每一段真正的婚姻都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记号,象征神的好意,要将爱带给世界,以爱令世界运行,因此婚姻也是基督和教会的记号和奥秘。圣经以婚姻开始,也以婚姻结束。圣经开始时,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彼此的关系带来的喜悦。亚当因为“终于”找到合适的伴侣而喜乐,唱出了第一首赞美神的诗歌(创二23)。圣经以羔羊的婚宴结束(启十九9)——信徒最终与他们所爱的结合。所以,从某方面看,在天家,所有信徒都是已婚的。

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都将婚姻视为圣礼。主要的原因是婚姻带来转化,夫妇透过可见和属世的现实,经历神无形的恩典。在它通俗——如果不是被歪曲——的形式中,婚姻作为圣礼的意思是,神父的祷告有神奇的性质,由神将丈夫和妻子永远联结起来。这是以“神秘的”方式看待婚姻。教会批准婚姻,超自然的恩典使婚姻得以巩固。

大部分基督教徒则从立约的角度看婚姻。基督教婚姻很多时候都不包括从圣礼角度看婚姻所包含的重要向度,尤其缺少东正教的睿见,例如将婚姻当作行动的寓言、实践的诗歌、生命的隐喻,在其中属灵现实和世俗的日常生活联合起来。保罗论到婚姻时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①(弗五32)

^① 始于12世纪末的对“神秘性”或“象征性”以及“真实”的区分可能得不到支持。拉丁神学家都尔的培伦加(Berengarius of Tours)认为圣餐的元素是神秘而不是真实的,因而受到谴责。拉特兰公会则将方案倒转,宣称基督与圣餐的(转下页注)



所以我们可以小心地说婚姻是圣礼，正如根据神的设计，人生是圣礼一般。而圣礼的持续不是透过教会的宣告，或者很多时候都会举行的宗教仪式，而是借着立约。

神存在于盟约中

合约是买卖双方根据大家同意的条款交换货物或服务，但盟约却是有约束力的，个人无条件同意自己属于对方。誓言便有这个象征意义。个人在透过言语进行的严肃的个人投资中，不是说“我接受你替我做家务，满足我的性需要”，或“我接受你做我孩子的父亲，供养家庭”，而是“我接受你成为我的合法妻子/丈夫”。强调的是“成为”而不是“行为”。盟约带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及神对待世界和他的百姓的方法。神追求我们，寻找我们，除去法律造成的障碍，让我们可以与他联合，与我们订婚，与我们订立永远而且不能解除的盟约。

任何打算进入婚姻的人都必须排除离开婚姻的想法，如果他们做不到，便表示他们根本不能（在盟约的意义上）结婚。婚姻是完全的：有公共性（“离开父母”）、个人性（“连合”或“恋慕”）、私人性（“成为一体”）（创二 24）。梅森说：“婚姻和人类的关系，犹如一神论与神学的关系——是一个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不惜一切

（接上页注）同是在真实而不是神秘性的。所以西方神学宣称神秘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但东正教则将真实（*verum*）和神秘（*mystice*）连在一起。关于这点，亚历山大·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mann）说：“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基本的 *mysterion*——将符号的现实和现实的符号二元对立地‘连在一起’——的崩溃。创造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圣礼，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解崩溃了……世界不再是神的‘自然’圣礼，超自然圣礼与世界也再没有任何‘连贯性’。” Alexander Schmemmann,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Sacraments and Orthodoxy* (Crestwood, N. 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8), p. 129.

的决定。”^①大部分夫妇都会到教堂说出这样的誓词,这不足为奇。但很少人明白,誓言要求终身为婚姻祷告,而不单是在开始时这样做。这是有神学根据的,因为我们有一位立约和守约的神。

我们可以用盟约的词汇来理解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基督代表神追求我们,向我们求爱,向我们求婚。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清除了所有障碍,让圣洁的神和不配的人可以彼此相属。应邀进入盟约关系表示,神对“成为”比“行为”更有兴趣,对他与我们的关系比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更感兴趣。基督想要的是配偶,不是奴隶。对他的“求婚”,恰当的响应是“我愿意”,但我们还未“成婚”。

我们只是许配给神(林后十一2)。与现代的订婚相比,新约时代的许配是要求严格得多的协议。那是未有性行为的婚姻——是未完成的盟约。因此,婚姻仍未完全。但耶稣再来时,我们便会参加自己的婚礼(启十九7—9),开始永远与基督实现我们与他的盟约关系。这盟约是无条件的。但盟约带来的祝福却要求顺服,要求我们有立约之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能“信守”盟约,甚至反而“破坏”盟约,便会自讨苦吃。但盟约永远都不会失效。神永远都不会将我们休了。人类相仿的关系——婚姻——也是这样。

盟约是无条件的,但盟约带来的祝福却是有条件的——要求人向配偶表达忠诚和爱。难怪我们要有誓言了! 承诺并不足够;我们太容易破坏承诺了。如果我们不能遵守誓言,誓言可以“守着”我们,呼唤我们回到真正的伴侣身边,邀请我们以祷告的心寻

^① Mike Mason, *The Mystery of Marriage* (Portland: Multnomah, 1985), p. 81.



求与我们立约之神的心意。

一位辅导牧师正与一个坚持己见、决意要与妻子离婚的男人谈话。牧师问他怎样按圣经要求丈夫爱妻子的命令(弗五 25)调和自己的立场,男人立刻说:“她做了那样的事以后,我不再当她是我的妻子!”

牧师说:“好吧。但她仍然是你的邻舍,而圣经说我们必须爱邻舍。”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说:“我想我甚至不再认为她是我的邻舍!”

牧师说:“好吧。你最好认真考虑怎样爱你的仇敌!”^①

有人说盟约将婚姻变成监狱,但它实际上是我们自愿进入的修道院。在那里,我们借着讨我们选择的人喜悦而找到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无休止地找讨我们喜悦的人。在婚姻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应邀将我们的爱和祷告指向与人立约和守约的神。

神存在于婚姻的尘俗性之中

所有圣礼都是看不见的属灵恩典,借着一些很人性和尘俗的东西——好像面包、水和日常生活的其他东西——而临到我们。同样,婚姻的尘俗性也成了恩典的媒介。

首先是丈夫和妻子两个权力系统会发生冲突,需要高度合作,其程度之高几乎是超乎人力的。在婚姻中我们学习牺牲自己、谦和、效法基督,让彼此得以休息,而不是给对方重担。基督在婚姻

^① 转引自 Richard Mouw, *Called to Holy Worldlines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0), pp. 111—112.

的政治中与我们相遇。

其次是两个家庭系统、两个家庭背景和两个家庭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互相联合。神使我们停止依赖自己的原生家庭,离开那里,分离出来,建立新的家庭。这不是神圣的工作吗?基督在婚姻的社会学中与我们相遇。

第三,夫妻都必定会失去一些自我中心的自由。婚姻成功的人不可能完全自私,虽然有很多“已婚单身人”试图这样做。要成为夫妻而不单是恋人或同居朋友,需要神的恩典将双方转化。基督在婚姻的心理学的中与我们相遇。

第四,夫妻都一定会伤害对方,也一定会犯罪,因为两个人这么亲密地一起生活,不可能嗅不到对方的口气,或者看到联名银行帐户的月结单而不感到痛苦。曾经有人问另一个人有没有想过离婚,那人回答说:“离婚?没有。但却想过杀死她!”除非你知道主背负我们的罪,并且已经赦免了你,而且是赦免了你七十个七次那么多,否则你不可能原谅对方七十个七次。基督在婚姻的关系性中与我们相遇。

很明显,在这一切关系中,就好像有人可以因为不愿意配合神的旨意,而徒然领受圣餐一样,有人也可以抗拒神在婚姻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工作,以致不能得到神的恩典。有些教会每星期或每月都举行圣餐聚会,而初期教会似乎每天都这样做。但婚姻却是持续不断的,不断祈求神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我们争夺权力时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离开父母,彼此恋慕,建立家庭;赐我们恩典彼此饶恕;饶恕我们,正如我们饶恕最亲密的邻舍一样;使我们成为夫妻,而不单是扮演配偶的角色。赐我们新生。”但神不单单在婚姻的难处中与我们同在。



神存在于婚姻的喜悦之中

圣经记载神说的第一句否定的话是一个判断：“那人独居不好。”（创二 18）因此神造了一个伴侣给亚当，是与他相等又相反的。他高兴得不得了，禁不住赞美神。有伴侣是好的。旧约传道书提出了一些原因（传四 9—12）。

一起工作带来快乐，一加一产生的效用比二大：“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传四 9）彼此支持带来快乐：“一人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他就悲惨了。”（四 10）有伴侣满足情感和性需要带来快乐：“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四 11）可以抵抗世界的冲突——来自里面和外面的攻击——带来快乐：“有人能制伏孤身一人，如果有二人就挡得住他。”（四 12）最后，知道自己无条件得到接纳也带来快乐：“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四 12）这有力地证明，无论人是否承认神的同在，他都是真正婚姻的神秘伙伴。

李卓（Kenneth Leech）指出，婚姻带来属灵更新，因为婚姻带来三份恩赐：支持、医治和成长。^① 每段婚姻都是一个小教会，丈夫和妻子都是对方的全职牧师。每段婚姻都是一个小王国，丈夫和妻子都是对方的国王和王后（东正教婚礼以为新人戴上王冠来象征这点）。但王国的道路也是殉道的道路——透过受苦和十字架为基督作见证。在婚姻的基本事实中，神邀请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mann）说，今天婚姻真正

^①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80), p. 123.

的罪在于：

将婚姻与快乐等同，拒绝接受婚姻的十字架。实际上，在基督教的婚姻中，结婚的是三个人，夫妻二人一起忠于第三位——就是神。他使夫妻二人保持合一，也与他合一。但也是因为神的同在，婚姻的“自然”部分会死去。基督的十字架结束自然的自足。但透过十字架，喜乐（而不是快乐）进入整个世界。因此，十字架的同在是婚姻真正的喜乐。这份喜乐是夫妻可以肯定的，在永恒的国度，婚姻的誓词不单是“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而是直至死亡将我们完全联合起来。^①

盖尔和我参观加利利迦拿的“婚礼教堂”（Wedding Church）时，告诉那里的驻堂意大利裔神父约瑟弟兄（Brother Joseph），我俩正在庆祝结婚 25 周年。他说：“不得了呀！25 年的殉道生涯！”接着我们介绍他认识盖尔的父母。他们刚庆祝完结婚 50 周年。他再次惊讶地说：“不得了呀！50 年的殉道生涯！”听到他的话，我们大笑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对的。在婚姻中，生与死交织在一起，正如十字架和复活永远都连在一起。已婚的人其实是在身体上、感情上和灵性上都埋葬在对方里面，失去了自己，但却在对方中寻回自己。不过，这是充满喜乐的殉道。^②

① Alexander Schmemmann,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Sacraments and Orthodoxy* (Crestwood, N. Y. :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8), pp. 90—91.

② 我在 *Marriage Spirituality: Ten Disciplines for Couples Who Love God* (Downers Grove, Ill. :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中说过这个故事。

第三部

与异性一起的一天

07

神圣的性

天国充满大地，平凡的灌木都有神的烈火；但只有看见的人，才脱下鞋子——其他人却围坐四周采摘黑莓，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脸涂得越来越像最初的形象……如果人能够感受——不只一天——艺术家的狂喜，每一天、每顿饭、每次禁食或每个工作日，属灵的含义便会烧遍物质显露的象征，此后，他会为地球涂上翅膀，敬畏鱼类、家禽、公牛、大树，甚至自己身为人的躯体……

——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①

基督徒经常因为自己的身体而感到尴尬，对自己的性欲尤其

① Elizabeth A. Dreyer, *Earth Crammed with Heaven: A Spiritualit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p. vi. 获准转载。



如此。有些信徒否认及压抑性欲，有些则将性欲神圣化，加以崇拜。有时，信徒轻看性欲，有时则滥用性欲。我们这样矛盾是有原因的。西方基督教传统十分反对古代世界在性方面的放纵，尤以深受希腊二元论影响的信徒为甚。所以早期教父劝勉信徒禁戒性欲，他们也将童贞绝对化（很大程度是因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属灵婚姻”（性的升华）成了最高的属灵表现。德雷尔（Elizabeth Dreyer）指出：

在中世纪初期，也就是6至10世纪期间，出现了大量称为“忏悔”的作品。这些作品十分关注性方面的罪行，也有很多管制性行为的规则。已婚夫妇一年只能够有几次性交。禁食期间，守节期间，聚会前，领圣餐后，大斋节期间，降临节期间，圣灵降临周期间，每星期的其中几天，妇女月经、怀孕和哺乳期间，夫妻都不可以有性生活！我们需要以中世纪的一句简洁的话响应这些文献记载——“感谢神，今天是星期一！”——这是唯一容许有性行为的日子！^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奉行神秘主义的男女虽然贬低肉体，但却使用与情欲有关的比喻。比较确切地说，“性”这个词应该用来形容性交，而“性活动”这个词的含义则比较广、比较整全，包括一个人身为男性或女性在情感、生理、认知、灵性、个人和社会方面的经验。简单来说，多个世纪以来，性和性活动对教会都是一个难题。

^① Elizabeth A. Dreyer, *Earth Crammed with Heaven: A Spiritualit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p. 120. 获准转载。

迷恋肉体

与教会相反,大多数西方文化都迷恋肉体,沉迷于脱离现实的体型,而且有“设计体型”这个行业。虽然表面看来,这种迷恋好像与希腊对肉体(现代人却将身体的美和力量奉为偶像)的轻视刚好相反,但其实却是建基于相同的二元论(只不过是倒转过来而已),认为肉体 and 灵魂是分开的,不过现在身体才是真正的人!圣经的灵性中一个相当有建设性的贡献是恢复神圣的完整性,将身体放在适当的位置。虽然在性方面的纯洁和满足都是成熟灵命带来的结果和影响,我们与性的渴求挣扎,时而喜悦、时而沮丧。挣扎本身也是一个呼召,要我们更深入地与神相交,甚至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让我们更认识神。

性活动作为一种关系,充满了属灵生命的潜在元素——自我认识、天赋、爱、仁慈、亲密、触摸、亲吻、拥抱、赤身、信任、脆弱、欢乐、联合、狂喜、超越感、玩耍、自我否定、创意、伴侣关系、饶恕。^①

圣经对性活动的见解,比今天社会充斥着性的文化优越。我们的文化将性活动简化为性行为。事实证明,当人们借着性来追求终极满足,或者为了性本身而追求性时,性都只是令人失望的偶像,不值得爱慕。路易斯在自传中暗示了这点。他说:

^① Elizabeth A. Dreyer, *Earth Crammed with Heaven: A Spiritualit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p. 116.



“喜乐不是性的代替品，但性却经常被人当作喜乐的代替品。”^①西方社会并不明白神为什么创造我们成为男人和女人，而圣经关注的正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在探讨性的灵性时也应该有同样的关注。

圣经与性/性活动

在回答为什么有性时，圣经告诉我们六件事，足以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足以使我们因为自己曾经以性为耻而感到羞愧。那六件事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有关系的人（创一 27）；我们渴求关系（创二 18）；需要实现盟约（创一 28）；在合一中保持我们的独特性（弗五 22—33）；男女彼此补足（创二 23）；生育孩子（传十一 5）以及支持盟约（雅歌）。^②同时，圣经也向我们指出，沉迷性“欢乐”的生命是十分空虚的，这样做的人只会追求更奇异的刺激，在他们厌腻后再度激发他们的欲望（犹 7—13）。

基督徒应该是世上最性感的人，因为他们的本性与神的形象一致（罗十二 1—2）；因为他们在婚姻以内的性经验包括肉体（联合）、社会（亲密）和灵性（团契）；因为他们的性活动依从神为人类所作的设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整体来说，基督徒比其他人更能够享受性爱，而且在婚姻以内，他们是更好的情人！

^①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London: Fontana Books, 1969), p. 138.

^② 参 Robert Banks and R. Paul Stevens, *The Complete Book of Everyday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第 877—884 页的“Sexuality”对此的完整论述。

性活动作为呼召

神在我们受造的本性中刻上了他的召唤,要我们亲近他,也彼此亲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群体和爱而受造。这个召唤涉及完整的人——包括身体、心理、精神和灵性。我们与自己的性活动十分紧密地相连,以致在性方面接触一个人就等于接触他/她整个人(林前六 18),同时(如果是信徒)在这行动中与神联结(六 15)。神按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让我们经历群体,也就是爱,在其中每个人都为别人而活,大家也一起为群体而活,正如神自己的三个位格之间的爱那样。这合一并非同质或齐一,而是真正“共同固有的”(perichoretic,希腊教父用这个词来形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团契),包括互相渗透、相互团契和为他人而活,欢庆独特性和多样性。所以三个位格的合一(借着人类反映出来)是透过多样性和互补性达致的合一。这份互补性在性活动的奥秘中体现出来——对男女之间的“差别”不断有新发现,感到好奇。虽然我们可以辨别出文化差异,有些角色也是透过学习、教导而得到,并因为文化而得以加强,但男女有本质上、在受造时已经形成的分别,是无法解释,却令男性和女性都感到喜悦的。

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的性活动相连,这点从性行为本身以及性行为的心理状态上都可以看出(女人“被进入”,男人则“进入”;男人发怒时可以发泄自己的性欲,但女人却不能)。性活动不是要结合的冲动(性交是很不同的合一象征),而是渴望有群体和团契,而不是联合。这方面的隐喻包括弓和弦、钥匙和锁。因此性活动充满盼望,也十分脆弱。为什么第一次犯罪来自两性之间的关系(正如天主教的正确主张,虽然他们由此得出的



结论是错误的)? 在男女关系中,为什么夏娃的邀请没有令亚当立即求问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吃这树上的果子?”在对性的渴求中,人们渴望拥有他们渴望的对象,将那份渴望当作自己生命的中心——崇拜的中心。神的目的是这份美好的恩赐应该在与他的团契中接受。知善恶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眼目,而且能使人有智慧——这一切好处都应该在与我们的创造主的团契中接受。但当我们像亚当和夏娃那样独立取得这些好处时,便有偶像崇拜的性质。性活动十分脆弱,但又包含美妙的盼望和灵性。

性活动作为隐喻

性活动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吸引我们到他那里。隐喻是将一件现实事物的意义与另一件事相联系。我们的性本质容许我们以隐喻的方式生活,因为男女关系令人联想到我们与神的友谊,以及圣父、圣子和圣灵神秘而美妙的合一。三位一体的亲密关系和内部沟通是一个模范,表明人类应邀透过性接触进入完全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我们“蒙召作为并成为神的形象——三一的爱之可靠象征”。^① 单身的人也可以掌握和经历这点(很多时候甚至比已婚的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的单身并没有令他们不“性感”,而是引导他们在最深的爱中找到神。

性活动作为圣礼

圣经用了整整一卷书来肯定盟约以内的热情性爱,这卷书就

^① Elizabeth A. Dreyer, *Earth Crammed with Heaven: A Spiritualit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p. 127.

是雅歌。有人称雅歌是对亚当最初见到夏娃时的欢呼(创二23)——“终于”^①——的一个详尽的阐释。人们通常将雅歌解释为比喻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也是明谷的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采取的立场。他一生都过着独身的修道生活,致力于阐释这个比喻。与这个通常的解释相反,雅歌其实坦率地颂扬性的欢愉,但却没有颂扬淫乱的性行为。根据一个比较古老的解释,书中提到的不是一个男恋人(所罗门,他在自己的妻妾中增加一个美女)和书拉密女(NIV译本用“爱人”和“蒙爱的人”来称呼她),而是一个女人有两个爱人(所罗门和一个乡间男子,那女人已经许配了给乡间男子,对他朝思暮想)。女人并不想被所罗门惊动,从书中一再重复的“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的爱情,等它自发吧”(二7)这句话可以看出这点。所罗门想透过讨好那个女人和满足自己的欲望“得到”和“制造”爱情。但女人却希望忠于已经与她订了婚、以牧羊为业的爱人(六3,七10)。她也一直在寻找他——无论是在梦境或现实生活之中(三1—4)。在断然拒绝君王后,这位真诚的爱人肯定她和未婚夫之间爱的盟约是排他和神圣的(八6、12)。所以雅歌推崇在盟约保障以内的忠诚,公开鼓励在这种敬畏和忠诚以内的肉体欢愉,反映出圣洁性行为的本质。

正因为互补性和共同的人性都反映了我们有神的形象,性也是我们最脆弱之处,所以圣经经常提及性罪行和对性的滥用。归根究底,我们不能通过心理学解决性罪行,正如耶稣在对待那个有几个丈夫的女人时所指出的,医治要借着在圣灵中(或以心灵)按真理敬拜神才能够得到(约四23—24)。可悲的是,教会采纳了新柏拉图二

① 编按:中文圣经中没有这个词。



元论哲学的教导,认为灵魂才是神圣的,肉体要不是邪恶,便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保罗却说,身体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林前六13),因此,他邀请我们对自己的性作神学反省。神究竟和性行为、性欲、男女在性方面的差异、婚姻以内的性欢愉和玩乐以及单身人士(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对性不住的渴求有什么关系?

默观的性活动

神透过坚持我们存在的本质——我们是为了爱,为了本身就是爱的神而受造——这个最现实、每天都激发我们的问题引领我们注意天国。这问题令我们每天都思考互补性的奥秘,邀请我们进入一种社会经验:男女之间因为差异而更合一,正如神因为有三个位格而更是一——样。它要求的不是稚嫩、无助的人类本性所能够付出的,那是自我牺牲、持续满足的生命,只有透过操练与神同在才能得到的品格。它邀请我们为神和他的国度而活。路易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和生命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便很有力地表示,我们是为了另一个生命和另一个世界而受造的:

自从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思想另一个世界后,他们在这个世界也变得很不济。以天国为目标,便自然会“奉送”俗世;以俗世为目标,天国和俗世都不可得。^①

人类的婚姻会得到提升(太二十二30)和成全,但方法如何则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确,我们将不再嫁娶,因我们都是全然人性化的新天新地里的已婚者,在那里神的百姓每天都因为成了神的新娘而感到喜悦(启十九7,二十一2)。

^① C. S. Lewis, *Christian Behaviour* (London: Geoffrey Bles, 1943), p. 51.

08

默观的性

神为了不让我们错过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似乎要冒一切危险。他以一份几乎是不能满足的欲望呼召甚至驱使我们脱离自己，使我们永远都不会假定我们是自足的。

——罗尔 (Richard Rohr)

一方面，西方社会正可悲地朝着两性同化的方向发展；人们要求一切都单性化，无论是发型、衣着、职位空缺、在婚姻中的角色，还是教会的事工。另一方面，性活动则被简化为性行为，遮掩私处的无花果叶已经被撕掉。事实上，将性融合和公开只是将性简化——将性活动的奥秘除掉。^① 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必须对男性和

^① 虽然我有时在这章用“性”这个词来更完整地描述一个人身为男性或女性的身体、情感和灵性各方面，但“性特征”这个词更适合这个定义，而我会特别用“性”这个词来指身体上的性行为。



女性的奥秘恢复默观的取向。这样的默观会带领我们超越将性欲神化这个流行时尚。让我们明白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受造成为男性和女性有什么超越的意义。透过这样追寻身为男性和女性的隐藏而非表面的意义,我们会发现性活动的奥秘为信仰提供一个理由,也可以让我们转向神自己。

“性”这个词源自 *secare* 这个拉丁词,意思是切开或分开。一些被分开的东西渴望重新联合。因此,正如天主教神父罗尔富有洞见地指出的:“性活动的力量和能量……是对手的力量,以及某种对立的能量。”性活动反映了一些在现实核心的东西,“是圣灵不住的表达”。^① 他总结说,我们对性完整的追寻,以及我们对国度生命的委身,协力加深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彼此互相倚靠,彼此丰富对方。我们对生命在性方面的必然结果的日常体验为我们提供了多一条通向神的途径,多一个作默观者的机会,多一个常常祷告的邀请。

重拾男女两性的奥秘

重拾这个奥秘的基础是创世记一章 27 节那段有原型意义的经文:“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人类是神的肖像,美丽的杰作,神自己个性的艺术性表达。神直接将我们构想为艺术品,他开口,我们便存在。我们是存在于神心目中的平面艺术品,然后他将我们塑造出来。在还未谱写曲调时,神已经在内心将我们编写成一首动听的旋律。接着,他将自己存有

^① Richard Rohr, “An Appetite for Wholeness: Living with our Sexuality,” *Sojourners* (November 1982), p. 30.

的一部分吹进我们里面。身为神的形象,我们是神的想象物。虽然由于罪的缘故,我们只是有瑕疵和扭曲了的图像,但我们仍然是造物主的符号和隐喻。我们是超越性真理的视觉表达,所以是符号;我们是一幅文字图画,带出一个深刻但本来却只是暗指的真理,所以是隐喻。这样,我们便超越了性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进而探讨它的灵程学。

圣经的模棱两可

女性事奉的两种不同观点都得到很多圣经学者的支持。有些学者拥护的见解是,两性在家庭和教会中都应该平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两性各有独特的角色,在治理权方面也有分别。^① 双方都以圣经权威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苦恼。辩论双方争执不下,有些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到一间所有成员都认同自己立场的教会聚会。我认为这样并不理想。但还有其他选择吗? 几年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不想单单在众声争辩中加入自己的一个声音。后来我想到,如果追根究底,引致分歧的含混性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神的启示,情况会变成怎样呢? 如果神的话故意令我们进退维谷,而只有信心才能使我们脱离这个困境,情况又会怎样呢?

一方面,根据圣经的教导,在创造中和在基督里,男女都是绝对平等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到:

^① 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最初都刊登在我的一篇文章中。“Breaking the Gender Impasse,”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3, 1992), pp. 28—31.



◎ 男女两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的(创一 26—28)。

◎ 神的计划是要男女合作无间,互相补足(创二 18—25)。

◎ 在基督里,男性和女性经历的咒诅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扭转。家庭里不再有管治和反抗这样的政治事件发生(创三 16)^①,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顺服的恩典(弗五 21—33)。

◎ 男女在基督里享有完全的平等(加三 28)。

◎ 男和女一起承继属灵恩赐(林前十二 1—31),一起在新约下领导神的子民(徒二 17—18)^②。

◎ 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管辖对方的身体。在 1 世纪,这是一个相当具革命性的原则(林前七 5)。

提倡男女平等、事奉岗位可以互换的人似乎得到圣经支持。但坚持两性的分别在创造时已经确立,而且由基督进一步加强的人也同样有圣经依据。以下是一些有关的观点:

◎ 两性的生理构造暗示他们在心理和灵性上都有很大

^① 苏珊·佛(Susan Foh)总结性地显示创世记三章 16 节“恋慕”这个词的词源学支持对这个词作与性无关的理解,与在四章 7 节罪希望制伏该隐的用法相似。男人管治,女人反抗,两者都是罪的结果。Susan T. Foh, *Women and the Word of God: A Response to Biblical Feminism* (Phill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79), pp. 66—69. 布鲁斯·华尔基(Bruce Waltke)支持苏珊的解释,进一步提出两条证据。Bruce Waltk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xes in the Bible,” *Crux*, vol. XIX, no. 3 (September 1983), p. 14.

^② 这些以及接下来的论点在我的文章中有更详尽的发挥,并附有学术性的引证。“The Mystery of Male and Female: Biblical and Trinitarian Models,” *Themelios*, vol. 17, no. 3 (April/May 1992), pp. 20—24.

差异,这些差异存在于所有文化的标准和传统中,对我们的灵性也有深刻的含义(创二 18—25)。^①

◎ 保罗发觉在创造时,女人是由男人而出(林前十一 8),为了男人而造(十一 9),在男人之后受造的(提前二 13)。虽然他调整了自己的论点(林前十一 11),但他也发觉有论据支持某种形式的男性主导,而那些论据不单是文化上的,更是在创造时已经确立。

◎ 圣经有三段起纠正作用的经文坚持两性在事奉上应该有差别(林前十一 3—16,十四 34—35;提前二 11—15)。^②

① Jean Vanier, *Man and Woman He Made Them* (Toronto: Anglican Book Centre, 1985), p. 50. 对于双重标准(男人可以与几个伴侣发生性关系,因为他不是由接触留下痕迹;但女人却不可以像男人那样,因为她容许男人进入她里面,因而有抹不掉的痕迹)这个看似解剖学的论据得不到圣经支持。田立克(Helmut Thielicke)小心考虑了这个问题,见“The Mystery of Sexuality,” *Are You Nobody?*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 1965), pp. 45—60.

② 尤参戈登·菲(Gordon Fee)对哥林多书信的处理,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pp. 498—530, 699—713, 以及 John Nolland, 收录在 *Crux*, vol. XIX, no. 3 (September 1983) 中的有关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讨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处理的似乎是关系而不是事奉。有些哥林多妇女假定,既然末世已经来到,两性之间的分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保罗否定这样将两性作末世性的瓦解,正如他今天会否定单性化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2 至 3 节并没有教导一连串命令,而是教导与神——基督相似的男女关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34 至 38 节在结构上是三段经文中最难懂的一段,这段经文似乎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10 节的清晰教导相矛盾。在那里,保罗说只要妇女与男人有正确的关系,便有自己的权利(*exousia*)以祷告和说先知话语来事奉。我认为将十四章 34 至 38 节当作并非保罗的话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只能作合理的猜测:保罗是否禁止妇女在公众场合评价先知的話?而这工作通常是由长老执行的。提摩太前书二章 8 至 15 节处理一个特定的情况,假教师(提后三 6)在教义上迷惑了妇女,重复了伊甸园的情景(提前二 14)。在这里,保罗完全禁止妇女事奉(二 12),再次使用有关创造的论据(二 13)。这三段经文都受到不成比例的重视,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耶稣与女性的关系这个通常受到忽视的基本真理时。



◎ 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弗五 23)。^①

◎ 虽然圣经以很多女性形象来描述神(诗二十二 9,三十六 8,一百二十三 2),但却从没有吩咐我们称呼神为“母亲”。^② 称呼神为父亲是圣经的基本信仰。

这样看来,圣经似乎给了我们两个不能调和的真理。我们应该怎样脱离这个困境呢?默观给了我们提示。如果人类——男人和女人——是神自己的社会性隐喻(创一 27),我们必须将性活动的奥秘与神本身的奥秘联系起来。

终极奥秘

包括我在内的福音派信徒都习惯理性、系统地处理问题。赞成、反对按立女牧师的辩论也以这种形式进行。支持按立女牧师的人相信这是神的心意。但这个见解包含一些没有宣之于口的前设:我们可以将圣经的基本真理系统化,从而消除一切矛盾,得到明确的答案。

我现在提出另一个方法——“默观式”的取向。这个取向将圣经含混不清之处看为带领我们到神那里的指引,真理的指标。那些真理是那么伟大,以致只能从神的高度才能看到。默观的取

① 参 R. Paul Stevens, *Married for Good* (InterVarsity Press, 1986) 中有关 “The Problem of Headship” 的一章,以及 *Marriage Spirituality*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中有关 “Mutual Submission: Reversing the Curse” 的一章。

② 参大卫·杰弗里 (David Jeffrey) 关于神是父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精彩处理,作为对 *Inclusive Language Lectionary: A Companion Work under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to the RSV Revision* 的回应。David Lyle Jeffrey, “Inclusivity and Our Language of Worship,” *The Reformed Journal* (August 1987), pp. 13—22.

向很认真地看待一个事实：圣经更富历史感而不是抽象性，更富叙事和比喻意味而不是系统性。默观式取向迎接两性的奥秘，将这奥秘看作是敬拜多于辩论的时机。

默观的取向

奥秘带领我们超越人类思想的范畴，探索那不能理解的事实、超越的真理，以及透过敬拜（而不单是认知）才更能让人欣赏的现实。圣经提供三个这样的奥秘：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弗五32）以及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新人类中的奥秘（弗二11—22，三4、10）。这三个奥秘都带领我们走向神自己那超越的合一（弗四4—6），而那合一是一个社会性的复合体。要专注于性的奥秘，我们需要站在神下面，而不是上面。我们谦卑地站在圣父、圣子、圣灵下面，敬拜他们，而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受造的男女。默观的性活动不单在神学上必须完全是三一性的，在敬拜上也需要这样。

男女同化（两性融合或除去两性的分别）在神学上的对应是其他宗教的一神论或神体一位论^①。这些贫乏的神观带来的结果是抽象化而不是位格性。其他宗教的信徒不会称神为“阿爸”。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宗教的核心信条——只有一位神——竟然是基督教最深刻的教义。圣父、圣子、圣灵是相异却又荣耀的一体。社会性三一论传扬的在神里面的合一，比抽象合一更深刻。或许宗教历史最终的反讽是，基督教会没有宣扬三神论，而是谦卑地认信有些宗教的信条中最深刻的真理——只有一位神。我们借着坚

^① 神体一位论即相信只有一位神，否认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神性，提倡自由、理性和容忍。



持我们认识的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来宣扬这真理。巴刻(J. I. Packer)说：“神不单是他，也是他们——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同等，同样有永恒的能力和荣耀——虽然他们以固定的模式行事，圣子服从圣父，圣灵服事圣父和圣子。”^①这就是圣三一的奥秘，默观的性行动的焦点。

东正教会最明白三位一体那令人敬畏之美。从奥古斯丁开始，西方教会以上帝整体的哲学陈述开始，然后尝试解释三个位格的分别；东方教会则以使徒的见证，以及教会对三个神圣位格的经验开始，然后探讨上帝里面那美妙的合一，以此作为敬拜。根据东正教的灵修神学，“圣三一的奥秘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奥秘”。^②换句话说，因为神是三，所以他更是一。^③

分享三一神的生命

如果人类是神位格的艺术性表达，我们会因为是二，所以更是一。我们也不单透过拥抱对方的身体，更透过经历神找到合一。根据东正教的灵修神学，基督徒的经验就是获纳进入三位一体的联合之中，参与圣三一三个位格彼此的爱、秩序和相互依存，不多

① J. I. Packer, "God," *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Ferguson, Wright, and Packer, ed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pp. 274—277.

② Tomas Spidlik,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ristian East: A Systematic Handbook*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86), p. 45.

③ 侯士庭(James Houston)博士论证说：“奥古斯丁说，无论是什么意图或目的，神位格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之所以为神无关紧要……似乎神就是神，虽然他是三位一体！”与此相反，希腊教父坚持认为，神与人的关系是内在于神本体的特征。与这点一致，侯士庭博士发现，每当接触到希腊教父对三位一体的洞见，西方灵修神学便有更新的神秘性（个人对神的同在有直接体验）。三一信仰邀请人进入和激发关系。James Houston, "Trinitarian Spirituality" (Vancouver, B. C., Regent College, Unpublished, 1989).

也不少。团契不是同志情谊或志趣相投,是在教会的奥秘、婚姻的奥秘和性活动的奥秘中复制神的奥秘,虽然这个复制品并不完美。因此,三位一体的生命便成了一个模范,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与神的家庭和普遍的人类家庭的关系。

基督祈求“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约十七 11、25—26)时,他不单祈求个别信徒与神联合,也祈求信徒经历彼此在爱中联合时,参与三一神的群体性合一。侯士庭(James Houston)说:“认识三一神就是效法他的舍己、互相依存、无边的爱。”^①我们不应将教会单性化,或在教会将两性分隔——女性服事女性,男性则既服事男性,又服事女性。这样便是贬低这个奥秘。教会是地上唯一宣称有三一神形象的群体。

属灵生命有一条公理,就是我们会变成像我们所敬拜的东西的模样。崇拜偶像的人变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死板、毫无表情(诗一一五 8)。敬拜三一神的人成了欢庆的人,为群体和彼此的人性而庆祝。如果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而夫妇和教会都是基督的奥秘,我们便能够在生活中透过以敬拜的心效法三一神而发现我们真正的性特征。

上面的分析对两性(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完全解放,要求的不单是社会心理性或政治性的解决办法,更要求一个灵性方面的解决办法。正如性变态主要不是生物学或心理学问题,而是反映了走错路的默观(罗一 18—32),性方面的健康基本上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敬拜什么,就会变成什么。要为两性间的战争带来和平,

^① James Houston, “Trinitarian Spirituality” (Vancouver, B. C., Regent College, Unpublished, 1989), p. 22.



祷告比政治更重要。

跟随耶稣的人在医治今天两性的混乱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我们欢迎女人和男人得到解放，同时也拒绝损害两者各自的独特性。我们自豪地宣告，女人的解放始于马利亚，神赐予她人类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成为生育基督的人。我们很乐意为受到很多恶意中伤的使徒保罗洗脱罪名。他坚持女性不是二等公民。

同时，教会在珍惜两性的分别方面也有特殊贡献。我们应该对抗将一切单性化，包括——甚至特别需要对抗——将婚姻双方和教会牧者单性化。从积极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指导圣徒去迎接两性的奥秘，作为通往神那里的路径。这就是默观取向的性活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09

祷告的性

将性爱神化的原始冲动并非完全错误的。

——埃克斯顿(Alan Ecclestone)

性和祷告究竟是同类,还是好像水火那样互不相容?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似乎很不协调。人们认为,性关乎肉体不受控制的欲望,而祷告则与崇高的属灵生命有关,超越我们肉身存在的那些无休止的索求。很不幸,多个世纪以来,教会都受到将这两种现实分开的思想影响。^①本章是“与异性一起的一天”的最后一章,我

^① 西方教会历史大部分都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William J. Rademacher 在 *Lay Ministry: A Theological, Spiritual and Pastoral Handbook*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中从天主教角度写作,总结性地显示天主教对僧侣独身的辩护,认为这是更优越的道路,并不是如现在人们所论证的那样来自圣经,而是来自教会从希腊世界吸收的新柏拉图主义。



们会发现将祷告和性联系起来不仅是可能的,对于已婚和未婚的人更是必不可少的。

在《婚姻灵旅》(*Marriage Spirituality*)一书中,我探讨了婚姻以内的属灵操练,包括夫妻一起祷告、分享独处和一起实行神的旨意等问题。在这一章,我会带出背后的一个假设: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属灵操练。^① 我们也会发现,单身生活也是一种属灵操练。

婚姻能够邀请人更认识神,并不是因为婚姻生活为人提供以夫妻身份进行宗教活动的背景;而是因为婚姻本身的结构——婚姻的构造——令婚姻有基督教特质,邀请人们多祷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4至6节和以弗所书五章22至23节,耶稣和保罗形容婚姻是彻底、永久的盟约,夫妻在彼此顺服的关系中为对方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合乎圣经的婚姻有两个内在的结构因素令婚姻成为响应神的途径。首先是盟约的基础将我们与神的约联系起来(我们在第六章有所讨论);其次是要求夫妻以彼此顺服的方式一起生活,这样便必然要求他们不断被圣灵充满。两个因素都邀请人们祷告。

圣灵充满的婚姻

如果盟约描述了婚姻的关系性结构,彼此顺服则是描绘基督徒婚姻的政治性结构。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以弗所书五章18节这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中,“让圣灵充满”是主要的命令。^② 接

① 这个思想来自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博士。他慷慨地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很多有用的意见。

② 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圣灵充满”是复数的祈使句,不是向单独的个人,而是向群体中的众人发出的。

着是另一个命令,解释在主要的家庭关系中,让圣灵充满的生命是怎样的。第21节指出一个一般性原则:“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人愿意全心全意地透过彼此顺服来服事生命中和他最亲近的人,显示他不断让圣灵充满,这是绝对不会错的。

确立了彼此顺服的原则后,保罗接着提出三种具体的关系,要求基督徒的生命不断让圣灵充满,包括:丈夫与妻子(五22—23)、父母与子女(六1—4)、奴仆与主人(六5—9)。我们很少听到讲道或读到文章会说,让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标志是透过彼此顺服服事生命中与我们最亲近的人。人们通常将让圣灵充满与狂喜的经验,而不是家庭里的恩典联系起来。

在圣灵充满的婚姻中,有权者和无权者、操控者和顺从者这样的结构被彼此服事的“政治”取代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梅森(Mike Mason)很聪明地想到,婚姻要求两个自主的意志和权力中心以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合作。婚姻是爱对自我的堡垒进行的攻击,是“一个有系统的程序,故意和彻底的自我牺牲”。^①婚姻邀请我们祷告,祈求自己的心不断受到转化。订立、维持婚姻的盟约,使它完满,是属灵的事工。不能达到这些要求会有属灵的影响。^②

① Mike Mason, *The Mystery of Marriage* (Portland: Multnomah, 1985), p. 8.

② 这是路加医生对离婚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特别贡献。他将耶稣有关离婚的教导(路十六18)置于两个关于我们是否愿意听从神的比喻中间。在第二个比喻——关于财主和拉撒路——中,耶稣借亚伯拉罕说出他自己那番令人沮丧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好像我)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十六31)有关不包含离婚的盟约的教导(十六18)是主从律法和先知引述的例子。整章经文的含意是:如果我们忽视神的一句话,例如婚约是无条件而永久的,我们的心便会逐渐变得刚硬,我们也会不听从神其他的话。即使有人复活,或者有其他神迹奇事,也不能令那些拒绝接受已有话语的人折服。我承认耶稣关于离婚的教导涉及很多牧养上的问题,教会也必须怜悯那些因为婚姻破裂而受苦的人。但这里这段经文是有关轻易离婚和无可避免的再婚对我们灵性的影响。



婚姻是通向神的途径，而不是使人偏离圣洁的生活。^① 婚姻是一种形式的祷告，有时更是付诸行动的祷告。

天主教作家莱基(Dolores Leckey)提出，性交是婚姻盟约的圣礼。她将性交与圣餐的饼和酒加以比较。我们借着饼和酒这些实在的物质，重申自己答应归属于神，也因为他答应永不离弃我们而欢庆。同样，在睡房的私密处，我们以相当属世和人性的方式——就好像揉面团和榨葡萄那样人性——重申、再次肯定和加深我们公开订立的盟约。^②

性交之于婚姻生活，就好像安息日之于工作。性交是神圣的停顿，让我们从婚姻中找到意义。透过安息日的操练，我们发觉自己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为神而做的；透过性交时的拥抱，我们记起我们一起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爱，而最终是为了神。在每种情形下，我们回到日常事务时，都明白为什么要从事这些事务。^③

一段婚姻能够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婚姻，不单是因为两个基督徒结成夫妇，甚至“一起灵修”，更需要有两个结构性因素：盟约和在圣灵充满下的彼此顺服。两者都邀请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

① 与此相反，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这位4世纪的金口传道人抱怨说，我们应该追求的天使般生命不能在婚姻中找到：“已婚的男人回到家里时，必须照顾妻子和处理很多其他单身男人不用理会的事情。如果他的妻子既美丽又吸引人，情况肯定是这样。但如果她是一个泼妇，丈夫在家里便好像受到处罚，离开天堂。事务缠身而且不断受到脾气暴躁的妻子捆绑的男人，又怎能达到天堂的高度呢？”St. John Chrysostom, *De Virg.*, XLIV, PS 48, 566—567, 引自 Alfons Auer, *Open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Lay Spirituality*, trans. Dennis Doherty and Carmel Callagan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6), p. 32.

② Dolores Leckey, *The Ordinary Way: A Family Spiritual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82), p. 17.

③ R. Paul Stevens, *Marriage Spirituality: Ten Disciplines for Couples Who Love God*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p. 60.

上,将与异性相处的每一天都变成祷告的一天。

保罗劝告丈夫爱妻子,妻子尊敬丈夫时(弗五 21—33),主要不是为婚姻定下行为守则。每一个劝告都加上“好像对主”、“在基督里”、“好像基督”等条件。这些都是有关主怎样设计婚姻的陈述,即使夫妇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不是信徒。这些是关于属灵生命的陈述。神已经在那里,在盟约关系中撒种,等待我们在服从彼此顺服的恩典时,透过我们的配偶爱和事奉他。所以,在基督徒的婚姻中,我们不单借着神的帮助在婚姻中找到满足,也透过爱和服事我们的配偶在神里面找到满足。当我们思想单身的操练时,这个微妙但重要的分别——婚姻的目的是为神而不是个人满足——便变得更清晰。

单身的操练

虽然只有婚姻才能以完整的性来表达盟约之爱,但婚姻不是在性方面变得完全或经历祷告的性活动的先决条件。单身的人仍然可以欢庆他们对盟约的渴求,即使这渴求不能借着婚姻的盟约完全表达出来。无论单身是暂时或永久,自愿或被迫,情况都同样真实。罗尔(Richard Rohr)本身也是一个单身的人,他谈到这种怀着祷告的心对性进行的欢庆。他相信性反映了现实核心的某些东西,并邀请人给予属灵的响应:

神为了不让我们错过一件必不可少的事,似乎要冒一切危险。他以一份几乎是不能满足的欲望呼召甚至驱使我们脱离自己,使我们永远都不会假定我们是自足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完全、有需要,而且绝对是有群体性的,这份认识是那



么重要,以致神要在我们里面制造一股生命力,永远都不能遏止——直至我们死后十分钟,这是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新信徒的!①

即使在婚姻中也不能找到完全的惬意和满足。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但对单身的人来说,神是否就足够呢?单身的人怎样领略祷告和性的关系呢?

默观性的单身

我在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的一位学生也是单身。她在一篇论文中深刻地以先知的方式表达了单身和灵性的联系。她虽然肯定婚姻,但仍然提出她对独身恩赐的反省。祷告是至为重要的,因为那是我们表达自己与圣三一这个群体联合的方式,也可以映照出这个三一群体的和谐和美丽。她表示,独身在三位一体的生命中得到反映:

或许提出在三位一体神的功能性和互相交织的生命里面,有默观式拥抱带来的平静安息也不算过分夸张。忙碌过后,人有得享安息的可能,生命也可完全交托于神的爱和照顾。当然,安息日的满足并非单单或特别给独身之人的恩赐,实际上,单身比已婚更能够这样经历神。不过与已婚的人一样,单身的人也只是一个个体,他们需要在性方面成熟,学习控制自己的性欲,才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满足。在单身中

① Richard Rohr, "An Appetite for Wholeness," *Sojourners* (November 1982), p. 30.

得到满足,在禁欲中得到满足,同样都是传递神圣的爱的媒介,但也需要对性有实际和已蒙医治的理解……^①

她提出祷告不单是“驯服”我们性欲的方法,也是找到神的方法。我们的性渴求邀请我们祷告:

我们在祷告中蒙召,透过与天父诚实和清晰的联合找到我们性生活的正确秩序。天父在与我们不断加深的关系中教导我们,我们自己在世上存在的方式,带领我们进入恰当而健康的关系。天父会教导我们怎样以有性欲之人的身份,在独身的情况下,怀着受造物对结合和亲密关系的渴求而生活。最终天父会将偶然的孤独感转化为与他单独同在这一富成果的独处中的丰富、悠闲的经验。^②

大部分单身人士都需要一些婚姻的平行物或替代品,才能够这样成熟地将祷告和性欲结合起来。基督徒群体、家庭小组、有目的而一起生活的群体、基督徒修道会、宣教队伍以及在类似的社会事工中一起工作的人,都能够提供一种关系,让单身人士经历伙伴关系,分享人生旅程的一切丰盛。特别的友谊——像大卫和约拿单^③——是很宝贵的恩典,特别是当双方都可以帮助对方“靠上帝

① Brook Herbert, “Prayer and Sexuality” (unpublished paper for Biblical Spirituality 580, Vancouver, B. C.; Regent College, April 1991), p. 9. 获准转载。

② Herbert, pp. 10—11. 收到学生这样有创见而成熟的作业,实在是我的荣幸。在祭司这份荣耀的职事中,教师只是和学生一起学习而已!

③ 撒上十八 1—4, 十九 1—4, 二十 17, 42, 二十三 16。



坚强起来”(撒上二十三 16)时。在西方社会,像大卫和约拿单这样的同性友谊会惹出同性恋的怀疑,实在十分可悲。健康的友谊不需要有任何罪的成份。基督徒必须敢于过反文化的生活,不要被周围那些扭曲了的想法吓倒。

虽然这样,在结束时,我们必须指出,即使是“特别的朋友”也不能满足单身人士的所有需要。而且,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已婚人士也有情感上的需要是配偶不能满足的。无论我们是单身或已婚,神的旨意都是要我们在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跟随基督的新人类群体中做有性欲和经常祷告的人,这个群体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对性的需要使我们渴求群体——一个经历共同人性的群体(创一 27),以及在性方面的互补。所以“与异性一起的一天”要求我们思想下一个主题:“与弟兄姊妹一起的一天”。正如我们将会看到,与弟兄姊妹的团契涉及的不单是分享生命,也包括分担事工。

第四部

与弟兄姊妹一起的一天

10

友谊

今天人类还可以做有位格的人吗？男人能够以真我与其他男人或女人交往吗？

——莱恩(R. D. Laing)

神就是友谊。居住在友谊之中，就是居住在神里面。

——里沃斯的埃尔雷得(Aelred of Rievaulx)

没有灵友的人好比没有头的身体。

——凯尔特格言

毫无疑问，我的基本神学训练来自人，而不是书籍或课堂。我的属灵生命史很大一部分是我与别人的关系史。那些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现在仍然看见他们每晚都跪在床边为我祷告；大学同宿



舍的一位年轻人多伯(Fred Daubert)——他陪伴我经过初信主时那段困惑的日子;我太太盖尔——她更多地透过祷告而不是言语教导我;我在蒙特利尔居住时的一位天主教徒邻居——他开启我的心,让我接触到基督教的不同灵修传统;已故的克拉克(Dennis Clark)——他鼓励我付代价做一个不从俗的信徒;以及我以前的院长赖特(Walter Wright)——他向我示范推崇别人的事奉是多么美好的事。透过反省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史,我也发觉自己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发现原来自己喜欢支配别人的程度强得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

很多基督徒要不是欠缺关系,就是沉溺在关系之中。而我们在上一章发现,我们很需要关系,而这需要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神家里的弟兄姊妹供给。这份对关系的渴求是一个属灵课题,也是塑造灵性的机会。在这一部分,我们会以一个不同的角度集中讨论与弟兄姊妹一起的生活。

我们会探讨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彼前二9)这个圣经主题。在基督里,整个信仰群体——不单是教会领袖——都成了主实行服事的媒介。祭司为神触摸人和地方,显出神对其他人的恩惠和心愿。他们也透过为人和地方代祷而“触摸”神。祭司的身份是双向的。在这一部分,我们会探讨我们与神其他子民的关系中这种双向的服事——友谊、服事和伙伴关系。彼得说:“你们从前不是子民[希腊文是 *laos* 或俗人(*laity*)],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彼前二10)由没有归属和没有身份转化为有所属和知道自己是谁,这个过程涉及关系在三方面的转化。

从事奉到友谊

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我们与弟兄姊妹建立的关系大多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这并非完全错误,但发展到极端时便会演变成沉溺于关系之中,需要别人填补我们心中那不能满足的空虚。精神病学家莱恩(R. D. Laing)说:“我们以伪装成爱的暴力有效地损害自己。”^①他进一步想到:“难怪现代人那么依恋别人,但越依恋别人,便越得不到满足,也越发感到孤单。”^②这种病态关系的底线是,关系存在只是为了服事我们。讽刺的是,自我服事的关系带来的后果是孤单和没有朋友,因为友谊完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薇依(Simone Weil)这样说:“友谊是一个奇迹。一个人同意从某段距离观看对他有如食物般重要的人,但却不走近那人。”^③她说:“一旦‘需要’得胜,哪怕只是片刻,彼此不再渴望同意让对方有自由,友谊就会受到损害。”^④耶稣在他与门徒的关系中处理了这个基本的现实。他这样坚持:“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约十五 15)我发觉这是新约圣经中一段相当引人注目的经文,对属灵生命提出很大的挑战。大部分人都想做基督的仆人,或者想让基督做他们的仆人,但耶稣却希望成为我们的朋友。

即使在他的十二个朋友中,耶稣与彼得、雅各、约翰的友谊也特别亲密。他在变像山上,医治睚鲁的女儿和在客西马尼园时,都只邀请他们三人和他一起。约翰后来更成了“耶稣所爱的门徒”(约二十一 20)。其他人似乎没有妒忌他们三人,这证明耶稣与他

① R. D. La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67), p. 50.

② Laing, p. 62.

③ Simone Weil, *Waiting on God* (London: Fontana, 1950), p. 157.

④ Weil, p. 157.



们——特别是约翰——的友谊是十分纯洁的。如果耶稣和门徒的关系由服事性质变成友谊，在耶稣里的祭司也应该这样做。但为什么建立友谊是为神接触人和为人接触神的祭司事工？

12 世纪的西多会 (Cistercian) 修士里沃斯的埃尔雷得在他的经典著作《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 中说，信徒之间的友谊是直接通向神的路径，不是从那里伸展出来的一条支路。他大胆地将约翰一书四章 16 节意译为：“上帝就是友谊，住在友谊里面的，就住在上帝里面。”^①这是十分富争议性的思想。在三一神中有没有真正可以称为友谊，超越彼此帮助和服事的東西存在？圣父爱圣子(约十七 23—24, 26) 是否并非由于圣子会为他做事，而是单单因为他是圣子？纯粹是对另一位欣赏和享受？这是不是耶稣爱的命令——“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最深刻的意义？(约十五 9)

我们是否在最没有企图为别人做什么事，或者要他们为我们做什么事，而是将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时，才最可称得上为神而接触别人？埃尔雷得形容属灵朋友为：

一个你敢于像对另一个自己那样平等地与他谈话，可以无惧地向他承认你的失败，可以毫不害臊地告诉他自己灵命的进展，可以信任地向他倾吐心中的秘密，可以向他展示你所有计划的人。^②

① Aelred of Rievaulx, *Spiritual Friendship*, trans. Mary Eugeni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4), p. 66.

② Aelred, p. 63.

这个洞见不是埃尔雷得从阅读中得到的,而是从他自己生命的苦难中明白的。他年轻时经常与其他男人干犯性罪行。他战胜这个罪之后,猛烈抨击同性恋行为,认为这是一条直接通往地狱之路。但同时,他继续相信温柔、慈爱、触摸、开放自己和亲密地谈论自己的生命都是好的做法。与比较极端的沙漠教父不同,埃尔雷得在处理纯男性环境中的性恐惧这个问题时,坚持认为同性朋友之间温暖的爱也可以是纯洁的。^① 他用了一生的时间经历这个转化。我们可能也需要这样做。

埃尔雷得可能比任何人都更能掌握关系性牧职的精髓。他形容的友谊不是事奉的条件,它本身就是事奉。如果我们聆听心灵,放弃自己为别人定下的议题,拒绝在别人生命中“扮演”神,分辨神的行动,欣赏朋友独特的灵性,探讨朋友发出的问题,在神里面培育别人的生命,替朋友保守秘密,让朋友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我们便是耶稣基督的祭司。

我们这个功利的社会令我们很难建立友谊。社会邀请我们做关系的娼妓,为了事奉而“交朋友”。所以我们利用友谊作为关系的桥梁,尤其是在所谓的“友谊布道”中。但如果“朋友”没有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是否不再理会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便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建立过友谊。友谊并没有什么目的,友谊并不斤斤计较。从某方面看,友谊是没有用的。^② 我们有没有可能只服事自

^① 不幸的是,埃尔雷得(Aelred of Rievaulx)的著作——《仁爱的镜子》(*Mirror of Charity*)(1140)和《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1160)——都沾有新柏拉图主义。他追求不住地由肉体的爱迈向神纯粹的爱,从低级的友谊迈向能将我们带到神那里的纯粹的属灵友谊。

^② Aelred, p. 60.



己的朋友,而我们友谊的历史就是我们属灵朝圣旅程的记录?

侯士庭(James Houston)谈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和友谊之间的关系时说:

真正的朋友与人交往永远都不能有任何隐藏的动机。他不能有任何隐藏的企图。朋友就是朋友,为的只是友谊。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爱神是因为神本身而爱他。明谷的圣伯尔纳写道,我们天生倾向于为自己而爱。我们学习爱神时,仍然是为了自己而爱他。随着我们在与神的友谊中成长,我们不再单单为了自己而爱他,也是为了他而爱他。最后,我们甚至可能会为了神而爱自己。^①

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另一个同样反文化的祭司行动。

从批评到代祷

我太太的属灵旅程中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发生在她青少年时代,一个先锋训练营的独木舟行程期间。当时有两个女孩正在批评另一个女孩。那位对属灵之事相当敏感的导师说:“你们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辨别的灵,不是用来批评别人,而是用来祷告的?”说得对。祭司就是逐渐放弃以言语谋杀别人的人——无论是当面或是背地里——以便透过祷告代表他们触摸神。我们已经发现,祭司既为神接触人和地方,也代表人和地方接触神。代祷是基督徒祭司的一个相当深刻的服事。

^① James Houston, *Transforming Friendship* (Oxford: Lion, 1989), pp. 195—196.

代祷是十分困难的事(弗一15—23;三14—21)。我们很难把别人放在心里,在祷告的心中将他们带到神那里。但圣经提到这个服事时主要不是要教我们怎样祷告,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事。关于祷告这个主题,圣经关注“怎么会”甚于“怎样”,特别是圣经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没有劝我们祷告,而是透过显明我们祷告的对象而引发祷告。启示录借着想象唤起历代受尽困苦的圣徒的信心。羔羊在宝座上的异象,香和烟,以及众圣徒的祷告,从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手中上升到神那里,还有天上以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回应(启八4—5),更意味深长地静默了半小时(八1)。这一切足以让最软弱的代祷者也有能力祷告。启示录的作用不单是令人确信祷告有功效。如果以成本效益或技术效率来计算,祷告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祷告根本就是浪费。但试想一想代祷在我们离开自己走向神,以及走向他对别人的旨意这个旅程中起着什么作用。

从新耶路撒冷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为别人代祷时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首先,我们会以神的心意和角度看我们代祷的对象。其次,我们依靠圣灵为那人代祷,因为即使是我们最流畅的代祷,与圣灵相比,也只是呻吟和牙牙学语而已(罗八26)。第三,我们以某种令世俗心理反感的神秘方式在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深刻的层次上接触代祷对象。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提出这样的解释: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但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将他的双手分别放在两人身上,把他们连在一起。所以接触弟兄最直接的方式是间接的方式——透过耶稣。“基督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只能透过他接触我们的邻舍。正因为这样,代祷是接触



邻舍的方式中最有希望的一种。”^①

最后,我们为别人祷告时会发生一些事情。帕斯卡(Pascal)说:“神借着祷告给人以使事情实现的尊严。”^②福赛斯(P. T. Forsyth)同意,圣徒的祷告每天都在摇动世界:“在历史中,祷告的真正力量不是一连串由基督带头的祷告单位,而是由救主兼代求者和他的群体进行的集体行动,是在圣灵里以及由圣灵建立的教会组织中一股强而有力的祷告。圣徒因而能够审判世界和控制生命。”^③所以祭司都祷告。他们祷告,因为作为神的圣灵和作为圣子的耶稣都祷告。他们代表别人参与这些祷告。但还有另一种祭司的事奉,以神的旨意将信徒集合起来。

从独立到问责

在我们这个分裂、个人化的社会,我们最后需要放弃的其中一个“权利”是独立。因为独立令祭司身份在关系上变得不可能。要在基督里成长,或在世界中好好服事他,我们必须互相依存地生活。彼此顺服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要特点(弗五21)。在教会不应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应该关心那些组成教会之人的利益。如果我们邀请别人以很具体的方式做我们的祭司,这样的彼此关怀和问责会发挥得最好。

1738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拟定了一些问题,要那

①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London: SCM Press, 1959), pp. 85—88.

② Blaise Pascal, *Pensée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1), p. 166, 转引自 Eugene H. Peterson, *Reversed Thunder: The Revelation of John and the Praying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per & Row, 1988), p. 95.

③ 转引自 Peterson, p. 87.

些打算加入小组聚会的人回答。这些问题是：

你是否渴望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清楚而中肯地指出你的所有错误？……你愿意我们所有人不时告诉你，我们心里对你有什么想法？你是否渴望我们这样做时尽可能亲密和毫无保留？^①

每一次聚会，都会问每个成员自从上次聚会以后，他们犯了什么罪，甚至他们遇到什么试探，想过什么东西。

卫斯理开出的这服重药或许并不适合所有团契，但他的建议向一个重要的神话发出挑战。这个神话就是“纯正”团契的观念。可悲的是，罪人在教会中经常没有立足之地。正如朋霍费尔所说：

独自带着自己的罪的人是完全孤独的……团契仍未发生最终的突破，因为虽然人们以信徒和敬虔人的身份有团契，但却没有人以不敬虔的人、罪人的身份团契。虔诚的团契不容许任何人犯罪。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向自己和团契隐瞒自己的罪。我们不敢做罪人。当公义的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罪人时，很多基督徒都会感到难以置信和恐惧。我们仍然是孤独而无罪，活在谎言和虚伪之中。而实际上我们都是罪人！^②

毫无疑问，近年几位杰出的基督徒领袖跌倒的悲剧本来是可

① Howard A. Snyder, *The Radical Wesley and Patterns for Church Renewal* (Downers Grove, Ill.: 1980), p. 60.

②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London: SCM press, 1959), p. 110.



以避免的——如果他们有真正的团契生活，可以彼此认罪、彼此顺服。换句话说，这些领袖有追随者，但却没有朋友。但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我们里面那么强烈地抗拒这种祭司式服事？在东非复兴中得到培养的桑栢加（Kefa Sempangi）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说：“我们实在太骄傲，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不完美的人。”^①如果我们乐意这样做，会经历很大的恩典。

讽刺的是，我们借着友谊训练别人做我们的祭司。我们释放弟兄姊妹间的彼此服事，给他们以自由去重获神子民那荣耀的祭司身份。套用一句最早由莫特（John R. Mott）说的格言：令十个人成为祭司，比做十个人的祭司更好。

^① E. Kefa Sempangi, “Walking in the Light,” *Sojourners* (February 1978), p. 27.

11

服事

全体信徒的祭司身份可能在一代之间失去。

——福伊希斯(Oscar Feuchts)

先生,你想事奉神,想到天国吗?要谨记你不能单独事奉他。你一定要找伙伴,或者使别人成为你的伙伴;独自一人的宗教完全不合乎圣经。

——有人对约翰·卫斯理说的话

我们在一年之间失去三位亲人——我的父母和盖尔唯一的兄弟加思(Garth)。那一年我们需要所有信徒做我们的祭司。教会的人都来探望我们,给我们鼓励。有些和我们闲谈;有些向我们述说他们丧亲的故事;有些不知道怎样做,但还是来了。对每一个人的主动关心,我们都十分感激,也深深感受到他们的爱。但有一



对夫妇特别令我们感动。他们来到我们的门口,眼中含着泪水,没有多说话,只是邀请我们到外面,全心全意听我们说话,与我们一起流泪。他们说:“多说一点你们的感受吧。”我们向他们倾吐自己的感受。他们离开时,我们感到神听了我们的倾诉。

那天晚上,盖尔和我回想起当天的哀伤,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一章3至4节,那里提到“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类患难中的人”。我们突然间想到,神是否以聆听来安慰我们,就好像教会的朋友那样?神是否以他的耳朵、透过他的静默,而不是借着鼓励的言语来安慰我们?

接下来的那个主日,教会中的一位青年人好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服事我们。史帕斯顿(Jeff Spruston)是我们孩子的朋友,多年以来他都不时到我们家里探访。在那天崇拜期间,他站起来说:“史蒂文斯一家一直都在服事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服事他们了。请和我一起为他们祷告。”他真的以祭司的身份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直达我的心,为神抚慰我。祭司正是这样做。

对祭司职份的误解

“信徒皆祭司”这个基督教教义十分宝贵,而且能够赐予人生命,但却可能在一代之间失去。我们这一代几乎已经失去了这个教义。西方文化的独立式个人主义已经收编了这个教义,使信徒变成彻头彻尾的一切自理式个人祭司,而不是所有神的子民集合起来成为集体祭司。但更严重的是,神所有子民的祭司身份已经被神职人员取代了。如果将祭司职分理解为只是处理和触摸宗教物品,进行公开的宗教活动(例如带领敬拜或教授圣经课),这职

方便只会限于教会的群体生活和个人随意抽出来的时间之中，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才是例外。实际上，根本不应有兼职祭司这回事。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祭司（彼前二 9—11；启一 6）。因此，与弟兄姊妹一起的一天，无论是在教会以内或在外面的世界，都是服事别人和接受服事，彼此互为祭司的一天。

恢复互相倚靠

有一天，在崇拜时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着周围那些我所爱的人时，发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用泥土造的器皿，一个真正的泥罐。我知道根据圣经（林后四 7），这幅图画是真实的。但当我在祷告和敬拜中继续看下去时，在每一个泥罐“里面”，我都看到融化了的精金。每个人都是软弱、容易受伤和未完全塑造好的，但里面却有一件宝物。接着，我还看到，每个罐子都是破裂的。最后，我再次细看，发现一件奇迹般的事：那些融化了的精金正从裂缝中缓缓流出。服事就是这样来到世界，不是从昂贵的花瓶中倾倒出来，而是透过那些真实的、被基督改变的人错误和软弱的裂痕流出。

不过，这异象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是单独在基督里的，也没有人单独事奉。一切服事都有共同性和相互性，都是彼此依靠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 16 节所说的，我们不能像加入一个俱乐部那样“加入”教会。我们实际上是那个身体的“关节”。以弗所书四章 16 节中那个有时译为“关节”或“韧带”的词语并非表示身体的某些成员有特别的魅力，将其他人联系起来。我以前曾认为这是牧师的职责，但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这个词的根本意思是“触摸”或“接触”。保罗说的是每一个成员在与其他成员接触时都提供了一些身体需要的东西。巴特（Markus Barth）将这节经文



翻译为：“他（基督）透过每一次接触给予身体以营养。”^①基督徒生命是群体团结起来的生命，对神和邻舍有着真诚的爱。

我们身为拥有神形象的受造物，关系性生命不单从属于灵性或事奉，更是它们的核心。多元性是合一的有利因素，而不是障碍——这是与神本身合一的重要联系，也是灵性和真事奉的标记。

一同这个词在保罗的书信中频频出现，值得我们特别研究。保罗用希腊语前缀 *sun*（“一起”或“一同”），将这前缀与一些关键词语连在一起，用来描述单独在基督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翻译成英语的词组在原文是一个复合词：“上帝家里的人”（二 19）；“连接配合”（二 21）；“一同被建造”（二 22）；并达到高潮：“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配合联系起来”（四 16）。保罗用了能想到的最强烈的字眼——事实上，他甚至创造新词——来形容身体每个成员的互相依靠。我们再不能断绝与其他成员的连系而仍然保持健康，正如我们不能将韧带从骨中分离出来，也不能没有静脉或动脉而仍然能够生存。毫无疑问，最大的挑战乃是发现在教会里，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是对方的祭司。

恢复平信徒的祭司职分

“平信徒”这个词需要重新定义。根据圣经的语言，这是一个相当尊贵的词语。它的意思是“神的子民”。我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彼前二 10）。牧师或基督的工人都不可能有比成为神的子民更大的荣耀！但在日常用语中，平信徒却是未受过训练、不合格和非专业的“门外汉”的意思。但受圣灵感动的使徒

^① Markus Barth, *Ephes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Chapters 4—6*, vol 34A, The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1981), p. 449.

从没有用过“不合格”或“非专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基督徒。“教牧人员”(clergy)这个词源自 *kleros*,意思是“获委任”或“继承遗产的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词原是用来形容所有在基督里继承了遗产的神的子民(加三 29;弗一 11;西一 12)。因此新约所展望的群体中,没有一般所谓的“平信徒”,而完全由这个词真实意义上的牧者所组成。我们可以怎样开始实现这个伟大的圣经真理呢?

我在非洲授课时想到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将平常的做法倒转过来,让平信徒教导牧者?在非洲一个增长得很快宗派,领袖小组最珍贵的资源是那些以为自己接受装备成为“平信徒牧者”的人。但装备圣徒承担圣工(弗四 11—12)的意思不是训练平信徒协助牧师事奉。刚好相反,真正的意思是牧师协助平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实行他们的事奉,无论是在工作、家庭、小区、教会或国家。除了平信徒自己,还有谁更能满足这份需要?

我们班上有一位林业官员、一位肯尼亚退休基金的督察、一位教师、一位小餐馆的经理、两位家庭主妇、一位学校的财务主管以及一位生产桌子和小盒子的商人。我们将这班学生分成小组,每组都有一位平信徒牧者作为导师。每组的成员都需要与他们的平信徒领袖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你在日常工作中面对什么困难?第二,信仰对你决定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时有什么影响?第三,教会可以怎样装备你在工作上全时间做基督的仆人?结果相当令人振奋。

格蕾丝和弗吉尼亚从事妇女工作。妇女是非洲的支柱。她俩需要处理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包括文盲、工作过劳、与丈夫沟通不足同居、对子女偏心、姻亲之间的冲突、对避孕的误解(她们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繁衍增多,充满这地’。”)以及与丈夫分开。很多时候,男人在内罗毕工作,但因为钱不够,每个月只回到耕



地探望妻儿一次。他们在内罗毕召妓或结识了女朋友后,可能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妻子。格蕾丝和弗吉尼亚说:“但这些妻子却不能拒绝与丈夫同房!”因此,这个可怕的病症便蔓延开去。格蕾丝和弗吉尼亚是妇女的全时间“牧者”,因为她们尝试从神话语的角度明白那些妇女的处境,采取适当的方法给肯尼亚的妇女以力量。

尼希亚是一位木匠。他在内罗毕经营一家小商店。他面对的问题数不胜数:工人偷走他的材料;有些工人效率很低;顾客在工作完成后拒绝付款;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想收取贿赂。尼希亚的信心不单在星期日,也在星期一工作时发挥作用。他感到有力量催促他去辅导那些到他那里找工作的失业工人。有时顾客愿意与他一起祷告。他感到自己可以和耶稣一起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站立得稳。

在我们这个 30 人的班级中,接受按立的人和那些主要在社会中事奉的人产生令人惊讶的合一。他们成了“一人”。我确信神学教育必须为所有神的子民,而不是单为牧师。而且,我也确信教牧人员需要从神的其他子民那里接受部分神学教育。^①当牧师邀请这些平信徒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分享教会可以怎样与他们同工,将他们的工作变为全时间事奉时,我心里想:为什么北美的牧师没有邀请平信徒做前者的装备者?什么才能令我的国家的牧师和信徒成为彼此的祭司?我们的教会在制度和个人方面需要有什么改变,才能在神给所有子民的事奉中让众人成为彼此的祭司和伙伴?

^① 黛维达(Davida Foy Crabtree)在科尔切斯特联合教会(Colchester Federated Church)任牧师时有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她使用聆听小组探访会友,并询问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日常工作有什么关系。虽然她参与其中,但却愿意保持沉默! Davida Foy Crabtree, *The Empowering Church: How One Congregation Supports Lay People's Ministries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 C.: An Alban Institute Publication, 1989).

12

伙伴

想象访问 C. S. 路易斯,和他谈论两性问题时,可能会是这样的:

作者:路易斯博士,我知道你不大同意男女平等。

C. S. 路易斯:我十分尊重女性,但根本就没有平等这回事。在天堂那伟大而深刻的舞蹈中,也没有平等。我们并非好像石头一样,彼此靠在一起,或者叠在一起。我们好像拱门上的石块,每一块都与在中心的神紧扣在一起。我们与中心的距离是相等的,但没有人因此而平等。^①

作者:但无论你用不用平等这个词语,教会的领导同样既需要男性,也需要女性,因为男和女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

C. S. 路易斯:只有穿着男性服装的男人才能够代表神面

^① 引自 C. S. Lewis, *Perelandra or Voyage to Venus* (London: Pan Books, 1983)。



对教会,因为对神来说,教会绝对是女性。^①

作者:路易斯博士,有趣的是,你的论据是可以倒转过来的。如果因为教会领袖代表神面对教会,只有穿着男性服装的男性才能领导教会,当领袖献上感恩的祭和敬拜时,岂不是只有穿着女性服装的女性才可以领导教会吗?如果教会是新娘,而基督是新郎,那么牧师和受委派代表教会行动的人都必须是女性!^② 让男人和女人一起服事,结成完整的事奉和领导伙伴,不是更忠于圣经神学,更能丰富合乎圣经的敬拜,而且更能透过神的群体形象,完满地反映神的荣耀吗?

我肯定 C. S. 路易斯会解释说,自己并非贬低女性,并非反对女性做领袖或参与事奉,而是对现代社会对平等这个观念的执着感到反感。他很可能想指出,虽然圣经尊重两性的分别,但在基督里,男性和女性的权利和得到的优待并没有任何分别。但如果我们要平息两性在教会和家庭的战争,便必须先解决一个困局。两性的分别可以怎样在婚姻和事奉上表达出来,同时既尊重平等,又尊重差异?

为我和盖尔主持婚礼的牧师曾经说过:“人有三种:男人、女人和牧师。”当年这句妙语赢得一阵笑声。但如果今天人们听到这句话,可能会不屑地笑,或者感到苦恼。但这位艾伦牧师(Tom

① Janet Moreley, "In God's Image?," *New Blackfriars* 63. 747 (1982), p. 375, 引自 Kenneth Leech, *Experiencing God: Theology as Spiritual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5), p. 374.

② 这个想象出来的访问最初发表在我以下的文章:“The Mystery of Male and Female: Biblical and Trinitarian Models,” *Themelios*, vol. 17, no. 3 (April/May 1992), pp. 20—24。本章和第八章的部分内容也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

Allen)在复述一个他认为是流行的误解时,却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预言。现在这句话描述的情况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牧职已经中性化。

神的设计是要男性和女性完全平等地结成伙伴。但在某些情况下,在现代世界,我们的实践比1世纪的实际做法更落后。而初期教会的做法却往往比使徒的教导落后,而使徒是受圣灵感动的。奴隶问题便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新约中牧职的伙伴关系

新约时代,妇女在基督里找到很大自由,而很多人以为是规条的指引其实是用来纠正妇女滥用美好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很多地区都已消失了。我们必须问,今天的妇女是否像当时那些妇女一样,在备受毁谤的保罗领导下得到解放?我们今天是否仍然需要用保罗那些起纠正作用的话,要妇女“闭口”,“不准讲话”(林前十四34),“安静”(提前二11),“不准教训别人(甚至妇女和儿童)”(提前二12),当然更不能管辖男性[因为提前二12中“权力”(authority)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很可能正是这个意思]? 妇女有没有因为在基督里找到新的自由而走向极端,甚至在加入教会时脱下结婚戒指,说类似这样的话:“现在我已经是在基督里,无需再作我丈夫的妻子,或我父亲的女儿。”?(这正是林前十一3—16关于妇女蒙头的问题在今天的意义。)今天教会的妇女有没有将她们的愤怒发泄在以前压迫她们的男性身上?我们是否需要用保罗的话责备那些宣称自己灵性更高超的妇女,对她们说:“难道上帝的道是从你们出来的吗?”(林前十四36)这些起纠正作用的激烈言词意味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被滥用。保罗这些话是为了纠正错误。



今天教会只有很少的重要位置由妇女接管,也很少有愤怒和激进的妇女破坏和平的团契。但当我们深入地体会由男性和压迫妇女的制度激起的感受时,我相信妇女比男性更宽容、更得体。而男性却仍然未发觉自己需要改变。没有人可以解放自己。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也是一个装备的问题。

在《解放平信徒》(*Liberating the Laity*)这本书中,我指出与其说事奉是“教导”,不如说是“捕捉”。我们装备众圣徒承担圣工时,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合一和互补的环境,让每一个成员都从那里“听到”这样的信息:不是你,而是我们;不是你的个人发展,而是“照着每部分的功用”,建立基督的身体(弗四16)。^①所以我们必须找出是什么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价值观塑造了今天的教会环境,令妇女听不到“我们”其实包括了她们。男性怎能以为,没有女性的贡献,教会也能够建立起来,达到基督的成熟身量?怎样才可以装备男性和女性一起事奉?

要装备女性和男性在事奉中成为完满的伙伴,需要亲切的合作。^②今天女性大致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在圣经学院和神学院中接受训练,但她们当中,大部分却成了二等公民,教牧人员中出现一种新的平信徒牧者。这个现象令一些女性采用不自然的“女性

^① R. Paul Stevens, *Liberating the La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p. 33. 也请参考我在湾景教堂(Marineview Chapel)期间有关解放妇女去事奉的反思(pp. 109—124)。那个解放过程最后引致大学教堂(University Chapel)按立女长老和女传道人。

^② 这是我在 *The Equipper's Guide to Every Member Ministry* (InterVarsity Press, 1992) 一书中所使用的词组。在另一本著作中,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和我探讨一个与我们的课题有直接关系的装备圣徒的系统进路。男人和女人在教会系统里互相倚靠,其中一方改变,要求另一方也改变。参见 *The Equipping Pastor: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gregational Leadership* (Washington, D. C.: An Alban Institute Publication, 1993)。

兼男性”举止,扮演这种不自然的角色。或许,过去男性在事奉时,为了代表整个教会——包括男性和女性——经常放弃或改变他们的男性特征。因此才有了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牧师说的那个笑话。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出我们为什么不聆听对方说话。

彼此谈论过往的事

我很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女性从事教导工作、带领崇拜、接受按立成为牧师或者主教,本质上都不是教义问题。有这一信念的不只我一个人。多年以前克雷默(Hendrik Kraemer)已经作出这样的评论:

在这些关于是否服从神的圣言的辩论背后,当然还隐藏了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压抑,这些压抑形成了男性比女性优越这个根深蒂固的假设。^①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我们决定女性在事奉中的角色,是基于很多与异性相处的经验,以及有时深刻得不能言传的偏见和成见。要真的怀着受教的心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圣灵的恩赐,而我们应该祈求这样的恩赐。

有人随着世俗社会迫切要求“权利”的浪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将世俗社会对性别身份和权力类别的批判应用到圣经上。教会只是其中一个“目标”。

^① Hendrik Kraemer, *A Theology of the La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8), p. 70.



教会中有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他们是那么忠于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以致认为神的话再没有任何新的亮光。格里菲斯(Michael Griffiths)曾描述他在新西兰出席一个友爱会(Brethren)会议时的情形。在会议中,侯士庭驳倒了大部分常用来支持男性做领导的圣经经文。后来一位男长老到走他面前说:“不用理会那些经文,重要的是原则。”格里菲斯总结说:“我们都无言以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①教会为了这么深刻的成见付上的代价实在大得难以估计。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是一位很有恩赐的女性。论到教会的工作空缺时,她写道:

教会会有什么给妇女做呢?我对神学上的新发现没有兴趣。我愿意献出我的头脑、我的心灵、我的双手。但教会不会接纳,也不知道怎样处理我献出的这一切。教会只叫我回到家里,在母亲的起居室里编织衣服;如果对这工作感到厌倦,便应该结婚,容光焕发地坐在丈夫饭桌的主位。教会说:“如果你喜欢,可以教主日学。”但教会甚至连这方面的教导也没有提供给我。教会既没有任何工作给我做,也没有给我任何参与事奉的训练。^②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很多女性和男性都遵从一个指示,男人

^① Michael Griffiths, "Leadership,"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Alan Bamford, ed., (Worthing: H. E. Walter Ltd., 1979), p. 22.

^② Michael Griffiths, "Maturity,"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Alan Bamford, ed., (Worthing: H. E. Walter Ltd., 1979), p. 77.

应该做领袖，女人则应该避免做领袖，无论他们在应付某个任务时的恩赐和条件怎样。而他们相信这是神清晰的指示。如果说对圣经的“新”解释将以前“错误”的解释“纠正”过来，会在属灵上引起混乱。这也是关乎个人灵性的问题，也挑战我们，看我们是否愿意容许圣经就一些受时代的社会力量启发的问题，向我们说全新的话。不过，这个问题不单涉及个人灵性和深刻的个人信念。

这是一个婚姻问题。在家里的私人生活中，人们很小心地讨价还价，就家庭政治达成协议。通常是由丈夫做领导，也就是做一家之主或决策人。大家都认为婚姻应该由教会支持——不仅透过教导，也透过实践。他们相信，这不仅仅必须包括立约（白头到老这一章的主题），也包括由教会作示范的男女扮演的不同角色。很多基督徒都害怕如果容许妇女做领袖、教导及担当有权力的职务，会削弱丈夫的领导身份。如果在教会由女人领导男人，在家里女人也不会让男人来领导。这就是那份恐惧背后没有宣之于口的推论。不过，这推论只对了一半。

丈夫和妻子永远都不应该只是婚姻上的配偶，可以交换角色，也不应没有性别上的独特之处。但我深信丈夫的领导身份永远都不应该借着控制或决策权表现出来。做领导不是控制别人，顺服也不是屈从。但我们有属灵的理由不将婚姻淡化为纯粹配偶关系。丈夫和妻子参与一出神圣戏剧的演出。在这出神秘的话剧中，我们在共同生活时的日常体验中活出基督与教会关系的美善（弗五32）。保罗没有详细列出我们的职责和身份，但却描述了婚姻关系的“精神”及其灵性——即婚姻怎样指引我们归向神，怎样使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变得更深刻。在每一段婚姻的神圣戏剧中，我们都有自由根据自己的个性撰写自己的台词，但我们这样做时，知道



故事的结局将如何——会有羔羊的婚宴,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珍惜两性在婚姻中的差别。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放弃婚姻中的领导。他们珍惜领导地位,不是因为这样可以保持男性的权力和控制权——事实上,这个领导权挑战丈夫,要他们给妻子以力量(弗五 25)^①——而是因为我们是互相配合的方式“演出”这出称为婚姻的神圣戏剧。今天不单事奉面临中性化的危机,婚姻也面临同样的危机。

解决婚姻混乱的方法不是强制执行由牧者颁布的命令,规定男性在教会和家庭都要领导女性。我们倒应该在家庭和教会都恢复两性的互补关系。我们也要有血有肉地活出这种关系,而不是将不同角色制度化。这样便要求我们怀着信心(好像看到那不能看见的)而不是凭眼见(将两性分别安排成可见的、与性别有关的职责描述)行走。对于在教会中两性的彼此装备,以下的问题会是更深层的属灵挑战。

这是权力的问题。如果女性在事奉上分享男性的职务和职责,不会进一步削弱权力的结构和象征吗?而在西方社会这个威胁已随处可见。这个问题暴露了某种前基督教思想。

我们在基督里蒙召去经历和行使一种新的权力。我们不能直接将旧约的领导模式应用到新约教会。有人说,因为在旧约时代只有男性才能够做祭司,所以今天的教会也只能由男性做可见的领袖。但根据希伯来书,是基督而不是长老或牧师实现前约的祭司身份。而在基督里,所有基督徒——包括男性和女性——都以祭司般的事奉分享他至高的祭司身份,而现在所有信徒都参与这

^① 很少人留意新约中唯一一段有关丈夫和妻子怎样做决定的经文(林前七 5)要求双方同意!

事奉。根据旧约,领导包括管治和决策权。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只有很少人直接认识神,或者心里有他的灵(耶三十一 33—34)。神不是与每一个子民都有“直线电话”联系。但在新约之下,教会领袖的权力已经改变了。

耶稣说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可十 42—43)。意为“专横地管辖”的词语在新约只在提摩太前书二章 12 节出现过一次,禁止女人专横地管辖男人。(保罗不是也禁止男人专横地管辖女人吗?)^①在希伯来书十三章 17 节,作者劝勉神的子民服从领袖,顺从(或遵从)他们。新国际译本圣经译作:“顺从他们的权力”,但原文没有“他们的权力”这几个字。这是十分重要的。在提多书二章 15 节,保罗吩咐提多“运用各样权柄去劝戒人,责备人”。这里所用的词(*epitage*)意思是“根据你拥有的管辖权”或者“以一切威严”。通常用来描述“权力”的词(*exousia*)差不多只是用于指耶稣做决定和行动时拥有的权力和能力,以及使徒的特别领导地位。这个词并没有用来描述一个信徒为另一个信徒做决定,或有权力管辖教会其他成员。新约并没有暗示或支持任何类似指挥链的东西,无论是在婚姻或教会的领导中。在教会中,“头”这个字从来没有用来形容基督身体里的人类领袖。耶稣才是头。正是如此。教会领袖——无论是男还是女——都无权命令别人,而是蒙呼召装备别人经历耶稣的领导,在基督里成长,只有他才是教会的头(弗四 12,15)。

这并非表示信徒没有任何权力。正如奥·贝茨(O. Betz)在

^① James B. Hurley, *Man and Woman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1), pp. 202—204. 赫尔利(Hurley)正确地拒绝文化论据,但却没有处理 *authentain* 的经文意义,虽然他在一个脚注中承认,他正等候有人发表有关这个不常见的词语的研究。



《新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的一篇文章中所说:

基督徒的权力来自基督的统治和对所有力量的解除武装。这权力意味着自由和服事。正如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中所说:“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受任何管辖;基督徒是绝对顺从的仆人,受一切管辖。”^①

如果没有信徒有权为另一个信徒做决定(无论是男或女),权力的问题便失去意义,重点也需要改变。无论基督徒领袖有什么权力,都只是在基督里拥有那些权力,而且只是用来建立别人(林后十8)。最终的权力属于基督。领袖必须装备教会的成员自己响应教会的头。装备圣徒经历耶稣的权力和领导的过程,需要男人和女人一同带领,彼此贡献自己性别的独特之处。文化要求对等和相等,要求有平等机会和可以调换角色。但圣经的要求丰富得多。

能够增加成效的事奉

医学上有一个关于这个课题的模拟:增效作用。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时,产生的效果有时会比单单将两种药物各自产生的效果加起来还要大。如果圣工的领袖包括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队伍,而不是只有男性或女性(或者更糟,只有男女不分的摹本),他们,

^① O. Betz, "Might,"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Colin Brown,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 vol. 2, p. 611.

产生的成效可以增大。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透过特意提及一些人的称呼,以及问候个别人士来肯定他们的事奉。^① 我不能想象保罗会说我从一些男同工口中听到的话。他们说:“如果你让男人做领袖,你便能够同时找到女人事奉。但如果你让女人做领袖,你可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或孩子事奉。”

教会不能装备信徒充分合作,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只有男性事奉,他们很多人都要培养一种不自然的女性特质,以便能够顾及所有事工。对患上“单人牧职综合症”的教会,这问题尤其严重。有些女性成功打入公开事奉中的男性世界,是因为她们采用了男性的姿态。在事奉和领导上,让男性做回男性,女性做回女性不是更好吗?我相信这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8节那段受尽批评之话的重点。他说:“我愿意男人没有忿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暗示以男人的身份)。”(损害男人公开事奉的正是忿怒和争论。)在第9节保罗说:“照样,我也愿意女人以端正、娴淑、自律为装饰。”(换句话说,就是以女人的身份敬拜,因为经文讨论的是公开敬拜。)

由于人们将牧职只限于给某个性别的人负责,教会的事奉变得中性化,教会也变得男女不分。范尼云(Jean Vanier)在谈到这

^① 保罗向他认识的19个男人和10个女人问安。他们都蒙圣灵赐下属灵恩赐。保罗说土非拿、土富撒(意思分别是娇美和清秀)和彼息都是“在主里劳苦”的。保罗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基督徒的事奉。犹尼亚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名字,也可能是一个没有那么普通的男性名字犹尼亚斯的简称。至少有一位4世纪的解经家(Chrysostom)相信犹尼亚是一位女使徒。非比不单被称为执事(男性称谓——很可能是一位官员),而且是 *prostatis*,意思是“女保护者”、“女资助人”或“女帮助者”。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话便让自己的想象“驰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初期教会妇女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很难想象当“显要、高贵的妇女”跟从保罗后(徒十七4、12)便变得沉默,不再执行任何领导工作。



种性别上的贫乏时指出：

我确信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男女两性和解，以便一起建立群体。……大部分女性以与男性不同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并没有好坏之分。一个群体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可能由男性负责比较好；另一些时期则可能由女性负责较为可取。重要的是两性都不会独自行使权力。女性需要倚靠男性，男性也需要倚靠女性。^①

亚居拉和百基拉是这种神圣增效作用的模范。他们一起事奉的效果比各自单独行动的效果加起来更大。圣经在提及他俩时经常先提妻子百基拉。或许她天生就是领袖，而她的丈夫也十分宽容，因为妻子有恩赐而让她做领导。他们两个人一起事奉，效果更好。

神并不是带领他的新造之人朝无性别或男权的将来前进，而是要让男女成为完满和平等的伙伴，一起继承产业，成为“同工”（罗十六3）。如果基督正在带领我们朝这个方向走，为什么我们还打算带领教会回到那个受到破坏和咒诅的园子（创三16），再次要女性服从男性？^② 我明白男性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也是一个处于解放过程中的男性，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奉带来释放和合

^① Jean Vanier, *Man and Woman He Made Them* (Toronto: Anglican Book Centre, 1985), p. 54.

^② 关于这点，雷·安德森(Ray Anderson)提出一个相当有用的观点：虽然历史上从未有过让女性在领导教会方面得到全面解放的先例，但我们却不乏末世论式的先例。我们知道原始教会在基督的主权下做什么，我们也知道原始教会不能完全经历使徒传扬的真理。“‘耶稣复活成为永活的主’这一事实，构成教会在圣经的权威下继续理解自己的钥匙。”Ray S. Anderso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s a Hermeneutic Criterion, Pt. 1,” *TSF Bulletin*, vol. 9, no. 3 (Jan/Feb. 1986), p. 10.

一的基督之名,将这种行为当作敬拜基督。

在“与异性一起的一天”那部分,我讨论了很多圣经支持男女成为完满伙伴的论据。神明显不是等待我们在认知层面接受这个观念。很明显,神正在预备和装备女性做教会领袖。安德森确信,耶稣复活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示范了神解释圣经的方法。他说:“如果基督透过圣灵的工作,将女性分别出来从事牧养工作,而她们的事奉明显得到神的祝福,牧养事工便会变得完全对等。”^①得到的成效将会增强。世界正等待这种得到救赎的性别特征,以及两性之间完满的伙伴关系。只要教会追得上新约圣经,跟随神作为他子民的领袖,便可以成为世界的榜样。

^① Ray S. Anderso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s a Hermeneutic Criterion, Pt. 2,” *TSF Bulletin*, vol. 9, no. 4 (Jan/Feb. 1986), p. 16.



第五部

独处的一天



13

渴慕

找到神而仍然继续寻找他，是心灵中爱的矛盾，太容易满足的偏执教徒轻视这矛盾，但心里火热的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愉快经验却是合理的。

——陶恕(A. W. Tozer)

喜欢喋喋不休的人，即使字字珠玑，内里也是空洞的。如果你喜爱真理，就应该爱慕静默。

——尼尼微的圣艾萨克(St. Isaac of Nineveh)

我问一位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祷告三四小时的牧师：“为什么你花那么多时间祈祷？”他回答说：“为了生存。我感到绝望。”

股票经纪也有同样需要，他的事奉令他需要与在财经界执



政掌权的人交往。属灵操练从绝望中孕育出来。我们应该想象自己在激流中挣扎,试图拯救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社会,我们的身份是由外面而不是里面确立的,由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到过什么地方,我们有什么成就以及我们认识谁来决定的。独处的一天着意提供一个机会,容许我们从里面确立自己的身份。正如冯·胡格尔(Von Hugel)指出,属灵生命不是一个圆形,以远离世界苦修为中心,而是“一个椭圆形,有两个中心——脱离世界和依附世界”。^①希尔顿称之为“混合的生命”。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正是这混合的生命中远离世界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用人生的路径来形容“操练”:工作、家庭、婚姻、独身、与信徒的团契都是属灵操练,因为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默观和祷告。但在这三章,我们会探讨在“独处的一天”,持续用一段时间集中留给寻找我们的天父时,可以给他什么特别的响应。我们的需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大。

我们都受到迫害。传媒不断向我们的的心灵施暴。能够让人逃避娱乐节目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少。去见牙医已经不再只是短暂地想到个人的痛苦。头顶的电视机播放节目安慰我们,唱片音乐从电梯天花板的细小扩音器中流出来。广告专家告诉我们,北美洲人平均每天接触到1,200个广告,这些广告大部分都与情欲有关。杂志广告——甚至是基督教杂志的广告——都经过精心设计,以致一个人如果试图阅读广告旁边的文章,就好像尝试除夕夜在

^① Von Hugel, *The Mystical Element of Religion*, II, 127, 引自 Alfons Auer, *Open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Lay Spirituality*, trans. Dennis Doherty (Baltimore: Helicon, 1966), p. 72.

“时代广场”做代数作业一样。^① 只有借着每天的反省和不时花较长时间默观才能够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俗或新外邦社会生存。但要反省也并不容易。

对很多人来说,静默等于暴力。他们一进入车厢便打开收音机或播放录音带。崇拜的安静时间也令他们感到不自在,所以要以宗教性的饶舌和背景音乐充塞整个崇拜。如果他们静下来,便会像离家远走的浪子那样,被迫面对自己,面对虚假的自我,让神给他们新的自我。

独处:有计划地将自己留给神

在波托克(Chaim Potok)的小说《蒙拣选的人》(*The Chosen*)中,有一位哈西德派(Hasidic)^②拉比兼宗教领袖的儿子,本身也是一位敬虔派领袖(tzaddik)。他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父亲除了教导他犹太圣典(Torah),也就是希伯来圣经外,从不跟他说话:

父亲从来都不和我谈话,除了我们在一起学习时。他以静默教导我。他教我探寻自己的内心,自己找力量,与自己的心灵结伴,在自己里面四处行走。当跟从他的人问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那么寡言时,他会告诉他们,他不喜欢说话,言

① Richard Pollay, "The Distorted Mirror: Reflections o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dvertising," Working Paper No. 1005, History of Advertising Archiv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 4.

② 哈西德派:公元前3至2世纪的一个犹太教派别;或者18世纪兴起于波兰的派别。



词是残酷的，言词会骗人，歪曲和隐藏心里所想。心灵透过沉默说话。他会说，人借着忍受自己的痛苦，明白别人的痛苦，借着转向自己内心，借着寻找自己的灵魂……虽然我一直都信任他，从没有恨他，但有很多年时间，他的沉默令我迷惑和害怕。当我终于到了能够明白他的年纪时，他告诉我，**敬虔派领袖**比其他人更需要认识痛苦。^①

但静默不一定就是独处，独处也和孤独不同。我们孤单时会出去找人填补我们生命的空虚，依附他们，要他们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会以忙碌来逃避，避免自己的心灵再受到影响。独处却与孤独不同。独处是有意地与别人隔离，有计划地将自己留给神。^② 耶稣吩咐群众离开时追求的正是独处。孤独也可以有属灵作用，驱使我们进入信心的世界。正如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在《一篇来自地狱的讲道》中所说：“(孤独也可以)病态地以自怜和自我隔离将我们包裹起来。”^③ 我们孤单时知道自己是独自一人。相对而言，独处却是一份静默的经验，在其中我们发觉自己并不孤单。孤单通常是非自愿的，但独处却是一份恩典，将被动的孤单变成“神在这里”的再次肯定，我们的处境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友谊。在独处中，我们最不孤单。所以，正如柯林斯所说，“孤单令人感到

① Chaim Potok, *The Chose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7), p. 265.

② 参卢云(Henri Nouwen)对从孤独到独处的属灵运动的处理。Henri Nouwen, *Reaching Out: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5).

③ William E. Collins, "A Sermon from Hell: Toward a Theology of Loneli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vol. 28, no. 1 (Spring 1989), p. 76.

被遗弃,独处却让人经历对话”,^①即使那是与神谈论有关他缺席的对话,正如诗人那样(诗二十二)。

感恩:与不满作战

我们独自一人时,心灵靠向神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感恩。外邦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罗一21),他们正是因为缺乏感恩和敬畏的心,才会有我们称之为罪的行为(罗一24、26、28)。而实际上,那些都是不感恩这个基本罪行的症状。从伊甸园的原罪开始,罪都是人不再单纯地爱神,不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感恩。加尔文(John Calvin)说:“神的好处围绕着我们。使用这些好处的最好方法是不住地表达感恩。”^②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至18节有三个词组合起来好像三角形的三个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保罗给腓立比人的信也有类似的强调。他表示自己已经学会了一个秘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知足(腓四4—12)。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我对自己说,我已经学会一个秘诀,差不多在生命中的所有情况下,我都感到不满!我从腓立比书中学习以感恩——怀着感激的心提出我们的要求——对抗不满。满足与我们身处的境况几乎完全没有关系,却与我们是否谦卑地怀着感激之情将一切交托神大有关连。除了在我们当下的处境,再没有其他地方让我们事奉神。章伯斯(Oswald Chambers)以相当直接的方式表示:“永远不要容许

^① William E. Collins, “A Sermon from Hell: Toward a Theology of Loneli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vol. 28, no. 1 (Spring 1989), p. 74.

^②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I, xx, 28, 引自 Don Postema, *Space for God: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Prayer and Spirituality* (Grand Rapids: Bible Way, 1983), p. 68.



这样的思想出现：‘我在这里不能起任何作用’，因为你在其他地方肯定不会起任何作用。”^①

两个浪子的故事（路十五 11—32）中的长子，因为环境关系，可以继承他父亲余下的所有遗产，并每天享受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但他却觉得自己受骗。他心里的态度是“可你从没有给我……”（路十五 29）而实际上，他父亲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十五 31）这出戏剧落幕时，感激之情仍没有把他刚硬的心融化。小儿子回家时身无分文，只有找一份工作这个渺茫的希望，但却得到惊喜。虽然他的身体远在他方，但他的心却回到家中，回到等待着他的父亲那里。大儿子的身体虽然在家里，但他的心却似乎远在他方，暗地里渴望像他弟弟那样胡作非为。我们可以继续思考这个比喻，探讨这个灵性上行旅程中的另一种操练。

认罪：对神坦白

我们不能永远都那么正面，正如我们不能永远都在呼气。在诗篇中，诗人有时并不是以感恩，而是以悲叹开始。感恩经常在诗人“将事情原原本本地陈明”后才出现。有时感恩只能够在向神认罪时说出全部事实后才能够经历到。

感恩和认罪就好像呼吸时的呼气和吸气一样。两者彼此相属。在发现神以外的自我发现有导致自我中心的危险。有时，这样的自我中心会伪装成自我牺牲，或使自己情绪低落，以此来讨好神。这样是将骄傲的外袍反转，但仍然是骄傲，因为处于中心位置

^① Oswald Chambers,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New York: Dodd, Mead, 1956), p. 291.

的仍然是“我”。无论积极或消极的工作都不能救任何人。即使是负面的自我形象也不会使我们得到神的宠爱。

所以,将自己的真情毫无保留地告诉神是一个神迹。完全直言不讳,没有戴上善良的面具,或隐藏在讨厌自己的迷雾中,承认自己此刻的本性,没有借口,没有辩解,没有伪装,没有轻视,没有夸张,这只是一个空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除非有恩典。神故意给躲避他、赤身露体的亚当穿上衣服,直至他准备好毫不羞愧地再次赤身露体为止(创三21)。

帕斯卡(Pascal)在《沉思录》(*Pensées*)中很好地掌握这一点。“道成肉身很伟大地解救了人,让人借此明白自己的痛苦是多么深。认识神而不明白人的痛苦会令人骄傲;明白人的痛苦而不认识神却叫人绝望。认识耶稣基督才是中间路线,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既找到神,也找到自己的痛苦。”^①

真实来自以本来面目顺从那位慈爱、希望栖居在我们里面的神,而不是来自内省。在雅各的神,也是耶稣的神和父面前,我们能够诚实无伪装。因为神只祝福真实的人,不是社会上的角色,所以我们不能不诚实。不妨考虑实行以下这个由杜华德(Walter Trobisch)提出的建议:

从十诫(出二十1—17)开始,缓慢而轻松地走遍每一条诫命,求神向你显明在他同在的光照下,你必须看到什么。例如,当你读到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① Blaise Pascal, *Pensées; The Provincial Letters*, trans. W. F. Trot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p. 169.



时，问一问自己这些问题：在我的生命中，谁最重要——是神还是我？是他的旨意还是我的旨意？我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外貌、衣着、才能、财产、家庭背景、成就而自大或自吹自擂？有没有因为别人犯罪、贫困，因为他们的种族或宗教而小觑他们？有没有为自己难过，或者固执、专横、独裁？有没有拒绝道歉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有没有学会真正的谦卑？^①

我们也可以利用圣灵的果子来实行这种操练（加五 22—23）。这些果子包括：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仔细思想每一种果子，想想基督的生命怎样显出每一种果子。然后问自己，你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些果子不是我们可以实现的，也不是很快便可以得到的。这些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圣灵的蔬菜。但发现自己失败了，需要这些果子，便是一个间接的祷告，祈求基督更深地栖居在你里面。

路易斯(C. S. Lewis)说，悔改“不是神要求我们在他重新接纳我们之前要我们做的事，也不是你如此做他便会放过你。悔改只是描述回去是怎样的”。^② 回家的浪子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提示：

他花尽了一切所有后（十五 14）：“有需要”这种感觉是神赐给我们的。为理想幻灭的经验以及一切驱使我们到神那里的东西感谢神。

① 杜华特(Walter Trobisch)设计了一个基于十诫、相当有用的默想。*The Questionnaire of God* 可以从 Editions Trobisch, Lange Strasse 50, D—7570 Baden-Baden, Germany 取得。

② 引述自 Name Withheld, “The War Within: An Anatomy of Lust,” *Leadership* (Fall, 1982), p. 45.

他醒悟过来(十五 17):显示他醒悟过来的其中一点是,最初他说“爸爸……给我”,现在他说“爸爸……把我当作……”他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他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变成的人。这清楚显示了他头脑清醒。

他有所计划——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十五 18):他练习怎样认罪。

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十五 20):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以路加福音十五章 11 至 32 节作为指引,将两个浪子的旅程作为自己上行路途的基础,思考以下问题:你的生命现在处于何方?远在外地?在家里,但心却并非真的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或需要提醒你,真正的家在神里面?在走近神的过程中,你惧怕什么?今天寻找你的天父需要到哪里去找你?你亲近神时,在哪方面可能低估了神的心意?在你走近神的过程中,他已行了什么令你惊讶的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神寻找你,比你寻找他更热切?欢庆这个比喻怎样影响你对天父的同在以及家的看法?你与兄弟姊妹的关系怎样影响你经历神?你是否曾因怀疑兄弟姊妹是否真诚信主,或感到他们太受关注,因而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之中?如果有,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你是以表现(像大儿子那样)还是关系(像父亲那样)来看待基督徒的生命?天父曾怎样报答你?你认为他给你的报答足够吗?你有没有恼怒神?天父怎样表示他爱你,即使在你像大儿子那样之时?

默想圣经:缓步走遍圣经

认罪表达了我们心灵的饥渴。神的话满足这份饥渴。4 世纪的教父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毫无顾忌地直接主张一般信



徒都应该以灵性阅读圣经。在以下这段详尽的引文中，克里索斯托回应了许多平信徒没有宣之于口的想法。他们觉得自己太忙，没有时间注意神的话。这段话同时也显明，在古代跟随耶稣也并不比现代容易：

比如妻子激怒你，儿子叫你失望，仆人令你愤怒，敌人计划谋害你，朋友妒忌你，邻居咒骂你，和你一起从军的人设计害你，法律诉讼经常威胁你，贫困令你烦恼，失去财物使你伤心，富足使你自负，厄运令你沮丧，很多原因和催迫使你伤心失望，自大和绝望从各方面环绕我们，大量弹药从各处投射过来。因此，我们不断需要圣经的全副武装……我们必须彻底清除魔鬼的快箭，透过常常读圣经来击退它们。因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没有持续的属灵阅读而得救。^①

我们应该怎样读圣经呢？每天读一大段经文，并以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为目标是很好的操练。有相当好的读经集可以作为辅助。^②但在独处的一天，缓步走过圣经，留心每一个字，吸收每一个字，可以令你获益良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空气中充满旋律——或者更准确地说，充满电磁波——带给我们数以千计的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但我们必须调校到那个我们必须听到、必须吸

① St. John Chrysostom, *On Wealth and Poverty*, trans. Catherine P. Roth (Crestwood, N. Y.: St. Val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p. 59.

② McCheyne's Calendar for Daily Readings, 可从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P. O. Box 621, Carlisle, PA 17013, USA 取得。这个圣句集带领人一年读旧约一次，读新约和诗篇两次。

收的信息。默想圣经是一门从经文的上下文明白圣经的科学,虽然也包括释经,但却不单是释经。

解经者容易受到诱惑,将释经变成一门科学,将经文分为不同的结构单位,分析字词,借着诠释学研究作者和读者的动机和理解。这类练习无需从经文的灵性阅读中分别出来,而且有很重要的功用,可以让我们得到经文的基本意思。但这可能会令人严重偏离了对“道”真正的聆听。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将学者查阅注释与小男孩将枕头塞入裤子里以便减轻受鞭打的痛苦加以比较。正如侯士庭说:“有关诠释学的理论性争论似乎大都与‘阅读圣经’的直接应用没有多大关系。”^①默想经文并不排除对正确解经的需要,但还要超越这点,将读到和听到的信息内在化,让神滋养我们的“道”,回应我们的基本渴求和嗜好。侯士庭打算恢复的不单是中世纪隐修主义的神圣阅读(*lectio divina*),还包括由圣经提出的默想圣经。圣经用来形容“默想”的词语意指同时运用理智和心灵。

Siach 这个希伯来词的意思是沉思、在心里仔细思想、预演(创二十四 63;诗一一九 15、23、27、48、78、148)。*Hagah* 的意思则是低语或默想,用来描述鸽子哀鸣时的声音(赛三十八 14),或狮子捕获猎物时的咆哮(赛三十一 4)。正直的人思索或筹划正确的回答(箴十五 28),然后谈论智慧(诗三十七 30)或神的公义(诗三十五 28)。*Promeleleo* 在新约的意思是,在回答前先思量,或练习讲演辞(路二十一 14)。借着默想,我们吸收了话语(启十 10),在心

^① James Houston, “Towards a Biblical Spirituality,” 收录在 Elmer Dyck, ed. *The Act of Read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148—473], p. 151.



里反复咀嚼,好像牛咀嚼食物一般,将话语完全消化。这是祷告式的读经。

有一个好开端的方法之一是从福音书中选一个事件(例如约五1—15或约二十一1—19),将自己放进故事中。留意每一个细节,直至你使整个故事重现。让自己怀着祷告的心扮演故事中一个以上的角色,让耶稣服事故事中的人物时也服事你。天主教依纳爵的灵性操练以这种方式默想圣经,有些现代诠释者也将这一方法修改了,而且修改得相当好。^①

我们可以将诗篇的一首诗变为个人的歌。诗篇一一六篇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主啊!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你使我的眼睛不致流泪,使我的双脚不致跌倒。我要在活人之地,行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有三个感恩的场景:使我的灵魂脱离死亡,使我脱离绝望的重担,使我脱离道德上的失败。你可以以自己的故事套入这三个感恩的场景中。你也可以用诗篇七十七篇,诗人在那里默想自己的哀怨(第3节),默想自己经历神的缺席(第6节),默想神的作为(第12节),从而将自己对神缺席的经历转化为默想神的作为。^②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怎样将孤独和被遗弃的经历转化为在独处中经历对话的机会。

今天我们被信息淹没,甚至连有关神的信息也会把我们淹没。

① 参 *A Manual of Catholic Devotion* (London, 1969), 以及 Anthony de Mello, *Sadhana: A Way to God* (Anand, India, 1978)。

② 其他易于默想的经文包括:诗一、六十三、七十三、一三九,太十三44、46,约十五1—17,林后五15—21、三16—18,来十一,何二14—23,可十一22—26,弗三14—21,启三19—20,约壹三1,路十一1—14,赛六十六1—2,路七35—36,歌四10—15,王上十九1—18,撒上三,太十三9—17,赛四十八12—19。

但我们今天却渴望能够聆听神的“道”。我们沾沾自喜,以为归向神便足够了,所以都有一颗懒惰的心。帕斯卡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未曾找到神,便不会寻求他。倒过来说也同样正确。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寻求神,我们究竟是否已经找到他也是值得怀疑的。正如陶恕所说,这是心灵中爱的矛盾。他这样说:

一切都围绕着“接受基督”(圣经却没有这个词语)这个最初的行动,没有人期望我们其后渴望将神进一步的启示存在心中。我们被诱进入虚假逻辑的陷阱之中,那逻辑坚持,如果我们已经找到神,便不再需要寻求他。^①

但饥渴的心会变得更饥渴。一方面,关于“独处的一天”的这三章似乎是邀请人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我们处身于这个随身听充塞的文化中,独处并非易事。而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属灵操练是困难的事,正如农夫锄地、播种、浇水、施肥、等候收成一样,也是困难的事。但另一方面,种子却是自行生长的。如果按正确的理解,属灵操练并不是试图接触一个遥远又难以捉摸的神,而是一些方法,让我们除去障碍,创造新的途径回应寻求我们的神。神负责寻找,而我们的寻求——甚至从心灵中第一个活动开始——是积极响应他的寻找。所以操练不是变得虔诚的途径,而是虔诚所结的果子。

^① A. W. Tozer, *The Pursuit of God* (Harrisbur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48), p. 14. 引自 Walter Hilton, *Toward a Perfect Love*, trans. David L. Jeffrey, p. xxviii.

14

寻见

在一艘政府船只上,在五百个男人和男孩帮助下,航行数千海里,经过寒冷和风暴,遇见食人族,比独自探索自己的私人海域——一己孤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容易。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我认为,除非我们寻求认识神,否则我们永远都不能认识自己。

——圣德兰(St. Teresa)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说过一个有关教牧人员的故事。这位牧师每天工作14小时,情绪变得相当低落。荣格建议他每天工作8小时,然后回家,晚上独自在书房度过。牧师答应完全遵照荣格的建议去做。他每天工作8小时,然后回家,在书房播

放肖邦的音乐,阅读一本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①的小说。第二天,他播放莫扎特的音乐,阅读托马斯·曼(Thomas Mann)^②的小说。第三天他再去见荣格,抱怨自己没有任何好转。荣格听了他的话后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并不想让你读黑塞或托马斯·曼的书,也不想让你听莫扎特或肖邦的音乐。我只想让你单独与自己在一起。”

那位牧师回答说:“但那是我能够想到的同伴中最糟的一个。”

荣格说:“但这正是你每天花 14 小时硬要别人接受的那个自我。”^③

人们不惜千方百计地避免面对自己,程度之严重简直可怕。最常用的方法是工作和娱乐。但人们利用宗教避免发现真我,引致偏离正途,才是最危险的事。服事神或论述神学问题很容易成为逃避的方法,就好像亚当在伊甸园躲藏在树林中,逃避神的声音和同在一样。有些牧者怀着弗洛姆(Eric Fromm)所说的“市场导向性格”。他们“出卖”自己,或者尽一切努力博取别人接纳,因而耽延了需要进行的内心旅程。幸好我们的神愿意寻求我们的热心,更甚于我们愿意让他寻见的心。

躲藏和被寻见

小时候在多伦多,我很喜欢在邻居家后面的小径和院子里玩

① 译注: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诗人、小说家,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玻璃球游戏》、《流浪者之歌》等小说。

② 译注: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魔山》、《威尼斯之死》等小说。

③ Morton Kelsey, *Encounter with God: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Experien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4), pp. 181—182.



“捉迷藏”。对小孩子来说,游戏就是工作,所以我们成年人赋予工作的意义往往适用于小孩子玩游戏。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来说,当时玩“捉迷藏”并不是游戏那么简单。我很害怕做捉人的角色,因为要站在灯柱旁边,闭上眼睛,由一数到一百,而其他人在这期间则躲藏起来。有些朋友很聪明,他们躲在贮藏室、灌木丛、汽车里,有时甚至躲在后院车房的屋顶上。第一个被抓到的人要在下一轮游戏中扮演捉人的角色。我不大有耐性找寻别人,所以每当有人首先被抓着,要在下一轮游戏中捉人时,我都会很高兴。

与我一起在街上玩耍的朋友很喜欢躲在几乎没有人能够找到的角落里。但与他们不同,我不想自己“失踪”太久。有时在游戏结束时,其中一位朋友会错过了一轮游戏,不大情愿地从自己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把他找出来!他要不是一直失踪下去,便要“自首”。我发觉自己既没有耐性找寻别人,又不想失踪。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是寻求者多于躲藏者。但与做寻求者相比,我却莫名其妙地更喜欢被别人寻见,而游戏规则并不是这样。这种儿童时期的工作无意中为我的信仰旅程铺路。

我经常都没有躲藏得很好,总是让自己被人找到。但我不愿太早被人发现,因为这样便要负责捉人。这个游戏既是孩童的工作,也是我们属灵旅程的比喻。玩这个游戏的秘诀是:隐藏自己,让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被人寻见。否则,便要在游戏结束时不情愿地走出来,感到尴尬而不是胜利,被迫以不能也不会被人找到的身份现身。神也是这样,他永远都是捉人的,将来也一直会是。

我最深的需要是被寻见。好像雅各那样,我有一位很渴望祝福我的神,只要我以真面目面对他,告诉他关于自己的全部事实。

雅各用了二十年时间逃避自己,直至他与那个化身为人的天使相遇,最后一次与神角力为止。“你叫什么名字?”(创三十二 27)这是在那些逃避自己的年月中,神一直在寻找他时发出的问题。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欺骗”或“抓着脚跟的人”。在叙述中的整整二十年,神一再挑战他,邀请他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所以雅各外在的旅程(从别士巴到伯特利,到哈兰,到雅博,到示剑,到伯特利)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内在旅程的具体化,那是在寻找他的神同在之下自我发现的旅程。当雅各终于说出“雅各”(三十二 27)时,他同时找到自己,也找到神。这是服事必定会带来的旅程,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教会中服事。

事奉和灵性

事奉和灵性彼此依赖,互相支持。一方面,我们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实际作为,让我们可以最真实地事奉;真理透过我们的人格而彰显。另一方面,在事奉中与人接触的经验引发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迫使我们在独处的一天被寻见。那些问题包括:

- ◎ 为什么我对批评那么敏感?
- ◎ 为什么我总是受到催促,要将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
- ◎ 为什么我觉得放弃一些名位是那么困难?
- ◎ 为什么我总是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
- ◎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与别人竞争?
- ◎ 为什么对我来说成功那样重要?
- ◎ 为什么我不能够忘记别人的痛苦?
- ◎ 为什么我那么需要别人? 那么害怕独自一人?



- ◎ 为什么我感到不满足？
- ◎ 为什么有些人令我那么生气？
- ◎ 为什么我倾向于破坏关系？
- ◎ 为什么我那么忙碌？
- ◎ 为什么我没有目标？

这些以及很多类似的问题在每天事奉的惊涛骇浪中浮现出来。但除了需要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需要我们展开内心的旅程。

自我发现的神学

基督徒所经历的是变革性的。只需要几个小时便能够令浪子离开遥远的外地；但毫无疑问，要令那遥远的外地离开浪子，却需要很多年。他实时便得到原谅，得称为义，得到无罪的宣告，得到象征接纳的戒指、外袍和欢迎；但他还需要战胜惯性的思想，浪费遗产这个罪行的控诉以及兄长不断的指摘。因此，在基督里的救恩既是实时又是渐进的。只需要一微秒（一百万分之一秒），信心便能够闯进我们的灵魂，令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令我们可能以本来面目来到神面前的，除了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之外，再没有其他理由。但要完成那救恩却需要时间（腓二 12）。

基督徒是经历再征服的人。虽然执政者已由革命政府转为立宪政府（向神负责），还有零星的反抗和肉体的本性需要借着每天钉十字架和圣灵每日的吹拂来对付。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那么简单，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需要开始经历新的属灵生命的完全冲击。事实上，根据圣经的理解，人并不是分为三部分（灵—魂—体），而是一个整体。我们并非有灵，我们就是灵；

我们并非有魂(个人的情感和智力),我们就是魂;我们并非有身体(仿佛只是内在生命的外壳),我们就是身体。所以人的哪一方面被触摸,就等于整个人都被触摸。这里蕴含着圣经对性罪行的严厉禁止,因为这罪将灵与不适合的伴侣结合起来(林前六 15—17)。虽然救恩在开始时可以触及我们的任何一部分:身体、魂或灵,但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影响不是立即发生的。整个人完全的再征服和医治永远都不能在第一次触摸时便完成,虽然那触摸永远都有着重大意义。

所以,我们身处过程之中。这漫长的过程乃是神恩典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一刹那的伟大的神迹之中,成为义人,得到医治,情感得到转化,我们可能无法学会爱神,或者透过向上、向内和向外的灵性旅程认识自己。

琼斯(E. Stanley Jones)说得很动人:

归信是一份恩赐,也是一项成就。那是一刻的行动,也是一生的工作。你不能借着操练得到救恩——那是神的恩赐。但没有操练,便不能保有救恩。如果你试图透过操练得到救恩,便是试图管教不愿意驯服的自我。你正坐在盖子上。结果不是信任,而是紧张……救恩不能透过管教一个不愿意降服的自我以达致。不过,当那个自我降服在基督面前,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后,你就可以围绕那中心——就是基督——操练你的生命。操练是归信所结的果子——不是归信的根源。^①

^① E. Stanley Jones, *Convers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59), p. 210.



在描述自己在印度的一个静修处的生活时，琼斯记录了那里的人怎样每星期给仆人一天假期，自己主动做一些最卑微的粗活，包括清理厕所，而通常只有贱民才会做这种工作。一天，琼斯要求一位归信基督教的婆罗门^①主动做这工作，但那人慢慢地摇着头说：“琼斯弟兄，我信了主，但还未信得那么彻底。”^②

道成肉身的事奉

独处的一天也有与事奉有关的原因。非个人化的基督教事工是不能想象的。所有真正的事奉都是道成肉身的，以生命接触生命，透过人性带出真理。身为耶稣的形象，我们都是图像，道成肉身的记号，显示耶稣透过有血有肉的人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换个比喻来说，我们可以说自己是柯达幻灯片，当人们看着这些幻灯片时，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如果放在灯光中，邀请人们透过灯光看这些幻灯片，他们便会看到很漂亮的影像。根据旧约的思想，如果我们隐藏自己，基督就能够最完全地显露。但根据新约，“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作成的，他就是那灵”（林后三 18）。

保罗清楚地强调，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经历的挣扎，本身就是活着的基督向我们自己和别人显现的场所。这份福音宝物如同熔化的金经过个人瓦器的裂缝而流出（林后四 7）。根据保罗的说

① 译注：婆罗门：印度种姓等级中最高的等级。

② E. Stanley Jones, *Convers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59), p. 214.

法,正统的基督徒经验是软弱,但知道神坚强,并在我们的软弱和神的坚强的交叉点上活出十字架的生命。如果我们尝试在自己的性格、恩赐、背景和训练中找寻力量事奉,便排除了神的真实力量,而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时(林后十三4),神的能力才会发出。德国哲学家施罗德(Adolf Alexander Schroeders)发人深省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的担子背负着我。”^①我的担子每天将我带到基督那里,他每天都将我的担子转化为基督能力和恩典的祭物,透过软弱变得完全。

令人能够“被寻见”的正是令有些人对基督教反感的東西。会被神寻见的不是那些自足的人,而是接受自己软弱的人。他们情愿像雅各那样,一拐一拐地走进应许地,口中唱着赞美诗;也不愿凭着自己的信心,无瑕无疵、高视阔步地走进去。基督教是一支手杖,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我们要认识基督,必须倚靠他。我们的担子背负我们。只有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受造物而不是神的人才认识神的恩典;他们绝望地逃避神,因为他们现在只有一个软弱和破碎的人性献给创造主。对这些人,神借着基督得胜地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二9)神在创世记向那对躲藏起来的夫妇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里?”(创三9)基督在福音书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太二十八20)在发问和肯定的断言之间,我们借着信心以被寻见之人的身份过活。神不容许有其他的方法。对真正的圣徒来说,从未有过其他方法。我们的神坚持要我们真诚。

^① *Die last tragt Mich*, 引自 Helmut Thielicke, *Und Wenn Gott Ware* (Qwee Verlag Stuttgart, 1970), p. 238.

15

真诚

不能独处的人要提防群体；不属于群体的人要提防独处。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西方社会最不能饶恕的罪是虚伪。我们有圣经基础赞同这个世俗判断。正如雅各发现的，神只能祝福真诚的人，有勇气面对真我的人。因此，在这一章，我们会思考三个在独处的一天使用的方法，以使我们变得更真诚。

写札记

写札记是促进内心真诚的操练。诗篇四十二篇第5节是真正的札记。其中大卫在比他自己的经验更大的背景之下，和神谈及自己的沮丧。“我的心哪！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上帝；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

的上帝。”诗篇有力地见证了在祷告中，神不单容许我们向他倾吐自己的感情、伤痕、恐惧和怨恨，甚至积极地鼓励我们这样做。在诗篇中发现神的“道”的方法之一是，不单分析诗歌的字词，更容许诗人的神透过诗人祷告的特点显现出来。这就是诗篇的“宏大沟通”，它比诗歌传递的信息更重要。诗篇向我们显示的神容许我们将自己的一切经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经验，都原原本本地倾吐出来。世界上唯有神能够“接受”我们心里的一切。透过诗人，他鼓励正在挣扎的信徒向他表达自己的情绪，哪怕是敌意和愤怒。耶稣的十字架是他对人性的敌意最完全和最终极的接受，也是神提供的最终解决方法。如果我们只有诗篇可借由认识神，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神希望医治我们的感受（六 6—9），我们被拒绝的经验（三十一 11—13，一三七 8—9），我们的失望（一四二 3—4），我们的疑惑（三 2），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受到的伤害（六 2）以及我们的罪疚感（二零三 3，五十一 1—6）。

因此，写札记就好像写信给神，或者写出我们的祷告，或者在——一位我们的经验无法测度之人同在下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说话。那样我们虽然没有经历神，或者只经历神的缺席，也可以化为对更多经历神的呼求。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倾流出来，完全不加修饰，也不自我批评，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可以向他倾吐自己里面最幽暗和最深刻的东西。

英格（Madeleine L'Engle）以一首真实得惊人的诗捕捉到神进入我们内在生命的能力，而那能力强得令人惊讶。那首诗是这样的：

神，我憎恨你。

爱你的马德琳。



我将我的信息写在水上
在就寝时我悄悄走到楼上
让那信息从你门下流进去。
当我恼怒你时
我知道你在那里
即使我拍门时你没有回应
即使你的管家只是把门打开一英寸
对这不合宜的骚扰
厌烦地拍动他的千翼
说主人不在家。
我爱你，马德琳。
憎恨的神。
(我就是这样对待朋友，他向一个伟大的圣人说。
主啊，难怪你只有很少朋友，她回答说。)
我不能将另一边脸转过来
我需要用尽全力
制止我的拳头反击
士兵射杀她的婴儿
小男孩践踏老妇人
沟渠充满呻吟声
寻欢的人彼此击倒
要自己的票最先盖上印。
我交出我的票
和我的介绍信。
应该叩门的是你。你为什么使我的心

爆裂？

别人给我错误的地址

我甚至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

又怎能够写信

告诉你我很愤怒？

我拿取铁锤和钉子

将我的信息钉在两片排成十字的木上：

亲爱的神

要求你愿意同在

是否太过分？

只是显露你背部半个身躯

让我听到你的哮叫。

爱你的

马德琳。^①

写札记——无论是每天一次还是每周一次——的试探之一是，对这种操练抱功利的态度，一定要这个操练有用、有效，一定要使自己在神里面的生命更有深度。而事实上，要得到属灵经验的最佳方法不是寻求这些经验，而是寻求神。对那些在大众传播领域事奉的基督徒来说，写札记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试探。我们写札记时，可能会开始想：“这可以是一篇很好的讲章，”或者“我可以在成人班中使用这些数据。”这样便会破坏写札记的基本目

^① Madeleine L'Engle, *The Weather of the Heart* (Wheaton, Ill.: Harold Shaw, 1978), p. 84—85. 获准转载。



的：为了神的缘故向神说出全部事实。有些记录在札记中的内容在适当时候确实可以与别人分享，但以市场导向的人总会寻找一些可以“出售”的东西——即使是在写个人札记的时候——这样便会丧失写札记在默观方面的得益。有人将默想定义为由这个世界的事情转向神的事情，而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默观则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的“事情”转向神本身。这是一种重要得多的操练。即使是向内的旅程也可以是这个意义上的默观：发现自己是为了神，也在神里面。14世纪的属灵生命先驱希尔顿(Walter Hilton)写了以下的话：

首先，你应该只在神里面爱自己，不然就要为了神的缘故爱自己。如果你的生命正确地在恩典和德行中接受命令，你便是在神里面爱自己。你并不是爱你自己，而是爱神给你的正义和德行。你是在神里面爱自己，因为事实上你并非爱自己，而是爱神。而且，你应该为了神而爱自己，就好像你在致命的罪中，希望在他面前得以变为公义和有德行，你并非照自己的现状爱自己(而那是非义的)，事实上是照你将来的状况爱自己。你也应该这样爱其他基督徒。^①

如果我们有来自童年、对我们的成年生命也有相当深远影响的伤痕，这种由神感动、由神指导的自爱通常不会单单从写札记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另辟其他蹊径，度过独处的一天。

^① Walter Hilton, *Toward a Perfect Love*, trans. David L. Jeffrey (Portland: Multnomah, 1985), p. 91—92.

与耶稣一起走过你的一生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过去并非过去,除非从因信称义的终极意义来看。但在日常交往中,我们今天却正在活出过去受到的伤害,对事情的反应受制于未能饶恕的伤害,重复一些可能是代代相传的模式。尤其是当我们出生时受到拒绝,父母希望我们是另一性别,或者曾经企图打掉我们,或者我们曾经受到性侵犯或虐待,或者曾经目睹伤害很深的创伤,或者在感情上受到很深的伤害,未能恢复过来,或者因为在学校、社区、工作环境或教会事工中有过失败经验而留下伤痕,或许我们需要心灵治疗,也就是有时人们所说的记忆治疗。我们可能单单为了生存而压抑了过去令我们很痛苦的一些事情,但当异性接触我们,或者当下的某个情况唤起一些以前的感受时,那些痛苦便会继续影响着我們。有时,我们爆发出来的烈怒与唤起记忆的事件完全不成比例,这显示我们有未得医治的伤痕。很多基督徒事奉人员实际上是在这个“受伤的边沿”来事奉,扮演殉道者的角色,或者以引起别人同情来控制处境或别人。他们没有在圣灵中的真正喜乐,因为喜乐是圣灵在我们整个个人历史都已经得赎后,从我们个人的各方面涌流出来的。

因此,“与耶稣一起走过一生”这种操练是有益的。你可以请他让你看见构成你个人故事的那些令你快乐和令你忧愁的事情和关系。这种操练通常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最好在退修的环境中进行,因为行动型的人需要几小时才能够停下来,花足够的时间接触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个操练背后的神学根据是神向雅各说的,以及耶稣向我们说的话:“我与你同在。”(创二十八 15,三十一 3;太



二十八 20) 我们一生,由成胎开始,甚至在我们第一次感到神的爱是多么温暖以前,神都亲自与我们同在。神无条件地与我们同在,他并不要求我们或者参与我们生命的其他人,配得他的同在。神全能地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所有经验,无论多么痛苦或暴力,他全能的恩典都能够将其转化为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很少经历从过往的经历中得到完全的释放和复元,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太重视理论,在渴望变得整全时不够具体。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变得真实。

想象力是神的恩赐。借着让自己透过由圣灵感动的想象力“听、看和感觉”一件往事,我们解释或重新经历那种经验。我们的脑袋好像一部录像机,能够在圣灵推动下回想一切,即使是以前因为太痛苦而不能唤起的经验。但我们一生中,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安全的。与耶稣一起走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要求他向我们显明在他看来对我们明白和表达信心很重要的经验,无论那些经验是快乐或痛苦的。我们可以从婴儿时期的最早经验开始,按时间顺序重访自己的一生,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回顾过去。

我们接触到对快乐经历的记忆时,可以立刻为此感谢耶稣。当我们遇到自己受伤害的情况时,可以怀着祷告的心要求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在那些情况中与我们同在,显出他是主,让我们看见现在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会怎样处理那些经验。这绝对不会令我们向恶魔开放,让它们以耶稣的名义来到我们这里。只要我们没有以自己的一贯看法贬低神——这样等于偶像崇拜——便是对耶稣的真正崇拜。佩恩(Leanne Payne)在《治疗性的同在》(*The Healing Presence*)中清楚地阐释了想象力在医治中扮演的角色。

通常我们都有一两段很痛苦的经历,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我自己的内心旅程中,我不时遇到得不到肯定带来的伤害。耶稣会怎样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以独特的方式超额地补偿肯定的缺乏,将其形象化是十分重要的。当别人犯了罪,严重得罪了我们时,我们可以祈求恩典,让我们能够说:“我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有时,面对一些十分痛苦的事件——例如发现同性恋倾向的根源,或受到性侵犯的经验——与至少一位有经验的祷告辅导员一起走过这个旅程是十分重要的。很多时候,祷告和辅导需要长时间地交替进行,才能够完全和持久地医治深刻的伤害。

在身体复活之前,我们今生都得不到完全的医治。正如我们较早之前指出,即使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在手和肋旁也有疤痕。但这些疤痕得到荣耀的转化。它们曾经是罪的印记,现在却成了像多马这样的人得信心的媒介。多马应邀触摸这些疤痕,从而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的伤痕也不会被以上的操练除去。但这些伤痕可以转化,成为我们心中向神不住感恩,以及让别人相信神的媒介。或许我们到了天国时,这些伤痕仍然会存在,而且可能是我们向羔羊不止息的集体赞美的一部分,亦是新天新地的美善的一部分。

与自然为友

操练与耶稣同在的方法之一是与自然为友。透过唤起相应的形象和现实,神创造的外在世界可以服事我们的内在生命。有一次退修时,我们应邀到外面散步,请求神在自然界中向我们显示一些东西,提醒我们神希望我们知道的关于自己的真理。当我走过盖满白雪的农田时,一株很强壮、高大、壮观的铁杉,超然而充满威



严地矗立在我面前。我心里想,那不是我。在一小丛被新雪压弯的小树中,我也找不到自己。我碰到一棵树剩下的一大块、正在腐烂的树墩。这也不是我。接着,我发现一棵曾经被用作围栏柱的树。农夫将带刺的铁丝围绕着那棵树,以那棵树固定围栏。那棵树可以在铁丝四周生长,但却不能除去铁丝。树继续生长下去,渐渐受到铁丝的束缚。但很明显,有一天,有人将铁丝剪除了。那棵树可以自由和良好地生长了,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但那些疤痕仍然存在——却不再是受到束缚或伤害的疤痕,而是见证了这棵树已经重获自由的疤痕。我在圣灵里说:“那就是我。”

正如以下引述的故事所显示的,变得真诚这个荣耀的转化需要时间。在威廉姆斯(Margery Williams)的儿童故事《绒布小兔子》(*The Velveteen Rabbit*)中,两只在幼儿园里的动物正在谈论这一章的主题:

瘦马是在幼儿园生活了最久的动物。它已经很老,连棕色外套的毛皮也有好些地方脱了毛,露出了底下的缝线。它尾部的大部分毛也已经被拔出来编成项链。它很聪明,因为它已经目睹很多机械玩具一件接一件来到,自吹自擂、高视阔步。但用不了多久,它们的发条便折断,它们也消逝了。它知道它们只是玩具,永远不能变成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幼儿园的魔术是相当古怪和奇妙的。只有像瘦马这样年长、聪明、经验丰富的玩物才明白这一切。

一天,当兔子和瘦马并肩坐在幼儿园的防护板附近,而娜娜仍未来收拾房间时,兔子问:“真实是什么?是不是指有些东西在里面发出声响,并有一个伸出来的把手?”

瘦马说：“真实不是你怎样被制成的，而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一个小孩爱你很久，不单用你来玩耍，而且真的爱你，你便变得真实。”

“会弄伤我吗？”兔子问。

“有时会。但当你变得真实时，你不会介意自己有没有受伤。”瘦马回答说，他总是那么坦白。

“这情况会像上发条一样，刹那间发生吗？还是会逐渐成真？”兔子问。

“不会突然发生的。你会慢慢改变。那需要很长时间。所以那些很容易破碎、有尖锐的边沿或者需要小心保存的人都不大能够变得真实。通常当你变得真实时，你的大部分毛发都会被‘爱掉’，你双眼也会脱落，你的关节也会松脱，变得破破烂烂。但这一切都不要紧，因为你一旦变成真实，除了对那些不明白的人来说以外，你不可能显得丑陋。”

“你是真实的吧？”兔子说。随即后悔说了这话，它以为瘦马可能会很敏感。但瘦马只是微笑。

“那个男孩子的叔叔令我变成真实。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你一旦变成真实，便不能再变回虚假。真实会一直维持下去。”瘦马说。^①

^① Margery Williams, *The Velveteen Rabbit; or How Toys Become Rea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5), pp. 16—20. 获准转载。



第六部

与邻舍一起的一天



16

穷人

从前有一只野鹅到一群被驯养的鹅中与它们一起生活。野鹅决意要将这群被驯服了的鹅从平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与驯鹅生活了一年后，野鹅很享受那里的美食、舒适的环境以及轻松的生活。每年当野鹅群在它头上飞过，它都会拍动翅膀，预备和它们一起飞，但结果总是再次在农场安定下来。过了十年，这只野鹅也被驯服了，已经忘记了怎样飞。

——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你设午餐或晚宴，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裕的邻舍，恐怕他又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筵席的时候，总要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得着



报答。”

——耶稣(路十四 12—14)

我父母给我的属灵喂养包括让我看到穷人对富人的服事,虽然他们没有刻意这样做。我们的家建在一块三亩大的土地上,旁边是一间没有隔断的简陋房子,没有水电供应,里面也没有水暖设备或暖炉。在这个带有异味、潮湿的斗室里,住着贾普(Albert Jupp)和他年老多病的母亲。由于需要照顾母亲,贾普不能有固定的工作。不知怎的,他们与史蒂文斯这个富有的邻居为邻。今天,除了在电视上或从空调旅游巴士往外望之外,富有的人很少见到穷人。

每天晚上,贾普都会从我们屋外的水笼头接一桶水。那水笼头供水不断,即使是在寒冬,其他邻居都小心避免让水笼头的水结冰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一个相当慷慨的人。她是那么敏感,不能不在为家人预备一顿丰富的晚餐时想起贾普和他的母亲。因此,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我朝小山走,将我们家里的食物送两份给我们的穷邻居。我承认年少时,我很讨厌这份差事。但我相信,令我困扰的是每天晚上来到贾普家,都使我想起自己身为富家子弟的身份。每天,我都真实地面对一个真理,如果富人不与穷人交往,对神的认识便相当有限。

穷人就在我们附近

自从早年在安大略的那些日子以来,世界进一步缩小了。理论上,现在我们在家里的客厅就可以透过电视看到很多人挨饿的骇人消息,也可以借着传媒接触到第三世界,应该更容易爱那些贫穷的邻舍。我和妻子只需花两天时间坐飞机,便能够每年都去肯

尼亚的一个村落,探访我们在非洲的贫穷朋友。但现在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更难真正做穷人的邻舍。现代城市的区域划分法将郊区和市中心截然分开。今天,政府不会容许贾普居住在我们在温哥华的住所旁边。富人通常都见不到穷人,更不要提住在他们附近了。虽然接近穷人有助于我们做他们的邻舍,但要真正这样做,我们必须将穷人带进我们心里。

耶稣以一个比喻表明这个关于心的问题。这个比喻总结了我年轻时的经验。一个财主和一个名叫拉撒路的穷人每天都看到对方的存在(路十六 19—31)。耶稣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教师,他以精简的用词、富启发性的细节来讲述比喻。财主每天都尝尽山珍海味,穿着紫色袍子和细麻衣,住的是高墙大宅。穷人则满身都长了疮,渴望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但却连每天走到大宅前讨饭的力气也没有。耶稣还补上最后一笔,完成对这个不洁净的穷人的描述:“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路十六 21)在这个故事中,虽然财主和穷人十分接近,但却没有令财主将穷人当作朋友,因为拉撒路已经成了大宅的一个固定的部分,就好像瘦弱儿童的照片成了很多杂志固定的部分一样。

在这个比喻中,财主和拉撒路都死了以后,便显出穷人怎样成为富人的属灵操练。财主到了阴间,穷人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犹太人的天堂)。死亡改变了一切,甚至连财主的心也改变了。财主在阴间悔过,在失去所有财富后,他希望穷人可以用指头蘸点水,在火焰中凉一凉他的舌头。但已经太迟了。因此,他请求亚伯拉罕差派拉撒路回到人间,劝他的五个兄弟不要做无情的富人,以免得到同样的悲惨结局。很多人都将路加这个跨种族和在耶稣里的完全救恩的信息灵意化,而忽略了社会公义即使不在人们生前



实现,至少也会在人们死后临到(路六 20—24)。

耶稣的教导给了我们一个清楚明白的挑战:要与穷人有亲身的联系,接受某种形式的自愿贫穷。为了穷人和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都必须这样做。一篇报纸的文章问:“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第三世界?”^①然后这样回答:“因为我们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的未来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没有穷人,富人不能得救。这是一个灵性的问题。

加拿大神学家毕诺克(Clark Pinnock)说:“第三世界站在门外,而我们坐在布置得很漂亮的桌子旁边,阅读像财主和拉撒路这样的故事时,这个故事应该在我们的手中爆炸。”^②

穷人的友谊

我相信,毫无疑问,耶稣和路加将两个有关财富和友谊的比喻(不义的管家以及财主和拉撒路——路加福音十六章)放在一起,目的是要我们与穷人交朋友。耶稣很自由地讲述不义管家的比喻(路十六 1—9)。那个管家透过减少别人欠他主人的债款,利用金钱结交朋友,让自己在失去工作后也可以一直得到这些朋友的接济。这个比喻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出自耶稣之口的令人震惊的劝勉:“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棚里。”(十六 9)第二个比喻,财主和拉撒

① Ivan Head,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the Third World?”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24 August 1991, sec. D. p. 5.

② Clark H. Pinnock, “An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Human Liberation,” *Sojourners* (February 1976), p. 77. 引自 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7) p. 77.

路,却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反面例子,关于一个人没有用钱财与穷人交朋友,所以他们没有迎接他到永恒的家。在这两个比喻中间有一句关于律法和先知的话(十六 16—18),同样教导我们怜悯穷人。

路加福音十六章的主旨是号召我们利用自己的金钱与穷人、病人、无权无势的人、陌生人和难民交朋友。未经悔改的心认为穷人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他们不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利益,也不会加强我们的保障。但这两个比喻大胆地宣称,我们与穷人交朋友得到的是爱。很多时候,穷人比富人拥有更多真正的财富——那就是在关系中。

穷人的面具

4世纪的教父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曾一连七次讲论有关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这些出色讲道都在处理财富的假象这个问题。他说,贫穷和财富都只是面具。正如剧院演员戴着国王的面具,而他实际上可能只是制绳工人或铜匠。“同样,坐在这个世界上观看,就好像坐在剧院里看台上的演员演出,你看到很多富人,但不要认为他们真的很富有,他们只是戴上富人的面具……如果你将他的面具除下来,打开他的良心,进入他的心里,你经常会发现那里十分缺乏德行。”^①富有的人拥有一切,除了施予的能力,所以他们只施予一些饭桌上剩下的零碎。实际上,富人相当贫穷,而穷人却十分慷慨。永恒显示了富人的真贫穷,“他穷得甚至不能拥有一滴水,需要向别人乞求,而即使乞求也得不到”。^②

① St. John Chrysostom, *On Wealth and Poverty*, trans. Catherine P. Roth (Crestwood, N. Y. :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p. 47.

② Chrysostom, p. 47.



在这些先知式讲道中，克里索斯托论证说，富人不是自己财富的拥有人，而是穷人的管家：

正如一个国库的官员，如果没有按照命令分配财富，却将财富供自己挥霍，需要交付罚款和被处死，富人也是财富的管家，有责任将财富分给穷人。他接受指示，将财富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仆人。如果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金钱超过自己所需，便需要交付最严厉的罚款。^①

克里索斯托引用旧约先知的教训（玛三 8—10），警告富人提防属灵上的危险。没有与穷人分享财富等同于盗窃。富人“即使是透过从祖先继承或其他途径得到财物，都是持有穷人的财物”。^②他说：“最可怜的人是那些过着奢华的生活，没有与别人分享自己财富的人。”^③相反，“借着现在供养穷困中的基督，并为将来积聚很大的财富，便可得着将会临到的好东西”。^④在我们引述的最后一句话中，克里索斯托暗示，服事穷人能够同时医治富人的心和供养耶稣。

穷人的基督

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耶稣认同穷人。在谈到自己的复

① St. John Chrysostom, *On Wealth and Poverty*, trans. Catherine P. Roth (Crestwood, N. Y. ;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p. 50.

② Chrysostom, p. 49.

③ Chrysostom, p. 57.

④ Chrysostom, p. 55.

活时,耶稣透过亚伯拉罕的口说出那句令人惊讶的话:假如得到财主迟来的爱的五位兄弟“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路十六31)。耶稣认为,不遵从已有的教训,不向穷人显出怜悯的人,他的复活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证据。耶稣巧妙地将自己放进故事里面。他正在我们的大门外,像无权无势的人一样,等待接受和付出爱。

我同意德兰修女的话。我们向穷人、陌生人、无权无势的人和病人表达爱时,就是服事耶稣。我们需要绝对认真严肃地看待耶稣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①(太二十五40)如前所述,在讨论耶稣化身为病人、得不到爱的人和穷人中的穷人,来到我们中间时,我的出发点是那个令人惊讶的因素。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9节,义人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人子)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同样,那些不义的人也抗议说,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服事的是耶稣,他们会很乐意做那些事:“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作客旅、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事你呢?”(二十五44)会得到奖励的是那些因为穷人贫穷而毫不计较地实时服事他们的行动,而不是那些为了得到主的称赞而爱穷人的经过算计的服事。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察觉到自己正在供养基督。坚持要时

^① 在尝试明白服事穷人怎样能够同时服事耶稣时,我们可以依从几条思路:(1)在旧约(箴言十九17,诗一四零12,申二十六5—8)和新约(雅二5,太二十五35—40),神都特别爱贫穷和没有权力的人;(2)神的儿子在自己道成肉身时选了人类家庭最低下的位置(腓二8);(3)福音本身的意思是被掳的得释放和给穷人的好消息(路四18—19),因此当穷人听到福音时,我们应该期望遇见耶稣,他也会遇见我们;(4)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5节直接提到他的同在。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论证说耶稣住在穷人中间。但当我们爱穷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时,他便会和我们相遇。参 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刻察觉并不是凭着信心行事。但我们可以发觉,如果没有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便不能付出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自己,也不能从穷人中接受他们最宝贵的礼物——他们自己。所以要做穷人的邻舍,富人必须承认自己是贫穷的。我们不能以赞助人的身份到世界为了永恒而结交朋友。荣格曾经说过,他羡慕基督徒,因为他们在饥饿、赤身露体、在医院和监狱中的人身上看到基督。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在自己的贫乏中看到基督”?^① 我们这些属于财主五个兄弟之一的人(路十六 28),或许可以像拉撒路^②那样,在我们富裕的贫乏中仰望神,发觉神和我们的穷邻舍都欢迎我们。我们唯一可以从今世带到来生的财宝是,我们借着耶稣与别人建立的关系。

① 引自 Jean Vanier, *Male and Female, Man and Woman He Made Them* (Toronto: Anglican Book Centre, 1985), p. 173.

② 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者”。这个比喻的第一批听众一定会立即明白这点。与自足的财主不同,拉撒路仰望神的帮助。

17

陌生人

神圣的孤独就好像神圣的奸淫者一样与福音不一致。基督的福音不认识宗教，却认识社群；除了群体性神圣外，再没有神圣。“透过爱实行信心”是完美基督教的长阔高深。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作，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

——希伯来书十三章2节

我在维真学院有一位非洲学生，他搬到温哥华市郊一个住宅区居住后，记录了他在加拿大市区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在他的故乡坦桑尼亚，有家庭搬到一个地方是一件大事。邻居会探访他们，他们也可以不预先通知便去拜访邻居。他们步行到露天市场、工作地点或小区的水井时，沿途一定会遇到别人，和他们交谈。但我



的学生阿科鲁(Justyn Aforo)说:“在这里,人们有车子,甚至可以无需走出家门便可上车。他们彼此认识,在街上借着别人驾驶的车子和他们做的工作认出对方。”阿科鲁一家感到十分孤单,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但阿科鲁和他妻子没有向失望屈服,他们决定向本来应该接待他们的人表达他们的殷勤。他们是全职学生和家长,虽然自己已经很忙,但仍然主动接触邻居,为邻居家的孩子庆祝生日,与邻居中的母亲一起喝咖啡,资助小区晚宴,为他们在住宅区里找到的几位信徒建立一个祈祷小组。在希腊文中,“殷勤”的意思是爱陌生人。但在这个例子中,付出爱的是陌生人。与这点一致,耶稣在有人要求他给“邻舍”下定义时,拒绝指出我们最基本的责任,而是邀请群众成为别人的邻舍(路十36)。

不殷勤的群众

可悲的是,陌生人往往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工作上的伙伴、住在隔壁的邻居,甚至自己家里的人。因此,殷勤不是余暇的嗜好或业余兴趣,而是我们一星期七天为神而活、不断事奉的一部分。我们生命中的陌生人邀请我们与神联系,这是一种属灵操练。以爱回应我们的邻舍是一种事奉。教师可以款待学生,律师可以款待客户,医生可以款待病人,牧师可以款待会友,父母可以款待子女。殷勤这种不断的事奉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位欢迎人的神,他的儿女也应该反映出这种性情。耶稣描述一个父亲沿着沙尘滚滚的道路跑去拥抱年纪较轻的浪子,并举行盛宴欢迎他回家(路十五11—33)。在同一个比喻中,耶稣描述父亲走到教会外,欢迎面露不悦之色的大儿子,他因为自己那个一无是处的弟弟得到关心而感到愤怒(十五28)。即使是法利赛人和自以为义的

教会会友也需要殷勤的接待。但很多殷勤款待都欠缺真正欢迎的标记。有人会说“请别拘束”或者“希望你会感到自在”。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主人”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行动或说话，或者令我们感到自己不是按着自己的真我得到接纳，不能“不拘束”，也不能“感到自在”。别人以这种专横的殷勤加诸我们身上时，我们感到自己被操纵、控制，很多时候情愿独自一人。要给别人真正的殷勤款待，主人的心必须转化。

从敌视到殷勤

卢云(Henri Nouwen)形容这种心灵的转化是从敌视到殷勤的属灵运动。我们很容易将陌生人视为入侵者，单是他们的存在便是向我们提出要求。孩提时代，人们教导我们不要和陌生人交谈，所以现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需要作出选择，这个选择似乎与我们童年接受的教导相反。陌生人好像有威胁性，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为我们所知，也不能预测。我们会有危险，可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生命的景况。但要真正欢迎别人，必须承认我们有这份敌意，并以殷勤驱走它。

卢云指出，殷勤这个词的德语是 *Gastfreundschaft*，意思是给客人的友谊；这个词的荷兰语则是 *gastvrijheid*，意思是客人的自由。他借着这两个词语提出，“殷勤希望给人友谊，而不加以束缚；希望给人自由，而不让人孤独。”^①做主人的本质是完全和真实地与别人一起。卢云的分析相当好，值得详细引述：

^① Henri Nouwen, *Reaching Out: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5), pp. 50—51.



因此,殷勤的意思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让陌生人能够进入其中,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殷勤是不改变别人,却给他们空间让改变发生。殷勤不是将男女带到我们这边,而是给他们自由,不受各种界线干扰。殷勤不是引领邻舍到一个角落,令他们毫无选择,而是向他们展示很多不同的选择,让他们挑选和委身……不是借着好书、好故事、好工作提出有教养的威吓,而是将恐惧的心灵释放,让话语扎根,结果累累……殷勤的悖论是,它想创造空无——不是可怕的空无——而是友善的空无,让陌生人可以进入那里,发觉自己受造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唱自己的歌曲,说自己的语言,跳自己的舞蹈;也可以自由地离开或追寻自己的事业。殷勤不是隐晦地邀请别人采取主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提供机会作为礼物,让客人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①

以卢云的出色阐述为基础,我提出要成为殷勤的人需要有的两个进一步的行动:关系性创意和应用恩典。

关系性创意

“富创意”这个词只用在与艺术和美学有关的事情上,这实在不幸。但其实殷勤也包括创意,营造一个环境,留意与别人的关系,使人得到重视和释放。殷勤与艺术性创意的相似值得探讨。艺术家在用画笔在画布上涂颜色之前,心灵的眼睛必须先“看到”

^① Henri Nouwen, *Reaching Out: Three Movements of the Spiritual Lif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5), p. 51. 获准转载。

一些东西。而在成形和着色时,画家实际上是怀着对所采用的媒介很大的尊重,从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中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同样,虔诚的管理人也会有创意地找寻新方法,让雇员更能够发挥他们的专长和能力。好的医生会给病人尊严,将他们当作人,而不单是一个躯体。要准确地断症,有时不单是科学,也同样是艺术。如果教会领袖拒绝“利用”会友作为资源,以达成他们对教会的异象和计划,而是寻求发现和释放会友的事奉和使命,便是真的欢迎他们。这就是装备。家庭主妇创造一个环境,让进来的人感到舒服、得到聆听和欣赏,借以表达殷勤。过分悉心安排食物和家具可能不利于营造深度的欢迎。很多时候,穷人比富人更懂得制造殷勤。

再将创意这个观念引申得远一点。有一个杜撰出来、关于米开朗基罗的故事值得在这里重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正在将一块大石沿街推向他的雕塑室,一个邻居高声问他:“喂,你打算怎样处置这块古老的石头?”米开朗基罗回答说:“里面有一位天使想走出来。”^①主人对别人也同样有这种富于创意的取向:里面有一个美丽的人想走出来。或许这正是“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来十三2)的部分意思。殷勤的关系是创造出来,而不是建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尊重客人里面的潜质。要激发这种潜质,主人必须同时愿意接受和施予。奥康纳(Elizabeth O' Connor)这样描述这种彼此服事:

正如艺术家发觉物质的内在和外在形式有直接关系,我

^① Elizabeth O' Connor, *Eighth Day of Creation* (Waco, Tex.: Word, 1971), p. 13.



们也发觉我们内在生命的创意与世界的创意也有直接关系。我们永远都不能单单以赞助人的身份在世界上生存。这不会带来真正的关系。我们真诚地做的一切都是非常个人的,要求我们自己的个性表露无遗。^①

由于创意和美以及游戏紧密相连,富创意的人一方面是“有用的人”的原型。正如其他属灵操练一样,为别人制造自由和友善的空间在不工作——或者工作带有游戏性质——时“运作”得最好。我们会在有关安息日那一章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现在要说的是,关系性创意只是包含享受别人。父母尤其需要享受他们的子女,因为我们在成长到成熟期间最深刻的需要不单是蒙爱,也需要让别人享受和喜欢。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对象。而 *agape* (神的爱,原指无条件的爱) 这种爱,如果正确地理解,乃是将不配得到的喜爱变成单纯的喜乐。这正是恩典所做的。有关这点,4 世纪的教师克里索斯托说得清楚明白。

应用恩典

在七篇解释财主和拉撒路的讲章中,克里索斯托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穷困的拉撒路死后会到亚伯拉罕的怀中:

亚伯拉罕殷勤好客。财主看见拉撒路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令拉撒路可以定他犯了不殷勤的罪。族长(编按:即亚伯

^① Elizabeth O' Connor, *Eighth Day of Creation* (Waco, Tex.: Word, 1971), p. 10. 强调为引者所加。

拉罕)寻找路过的人,带他们到自己家里;但财主却无视躺在他家门口的人。虽然他有很多财富和其他物品帮助自己得救,但他每天都经过拉撒路,却没有用他的财富帮助这个穷人。但族长却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刚好相反,他坐在自己门前,向每个路过的人发出邀请。正如渔夫将网抛入海中,不单捕捉到鱼儿,也得到黄金和珍珠,这个族长不单邀请了人,也找到了天使,但(奇妙的是)自己却不知道。保罗对此感到惊讶,他说:“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作,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①(来十三2)

克里索斯托所提到的这段经文(创十八1—15)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圣像艺术一些代表作的主题。在鲁勃寥夫(Rublev)的“圣三一”中,他将扮作三个陌生人的三位天使画成圣父、圣子和圣灵。在迎接陌生人时,亚伯拉罕体验到在神自己里面的欢迎,并且得到一个应许。在这个有关圣经的艺术性默观中有一个深刻的真理:我们欢迎陌生人时,正在参与圣三一的彼此欢迎,而在耶稣里面,三位一体的神邀请我们经历在神自己里面的欢迎。耶稣代表我们向天父祷告:“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十七21,强调为引者所加。)这就是终极的殷勤。

我认为有关殷勤,我那些贫穷的非洲朋友给我的教导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要多。在肯尼亚的郊区,盖尔和我遇到一对塔拉卡族(Tharaka)夫妇。他们正与朋友和邻居参与一个非正式的

^① St. John Chrysostom, *On Wealth and Poverty*, trans. Catherine P. Roth (Crestwood, N. 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pp. 50—51.



婚姻事工。他们每天都拿最好的东西与我们分享,包括特别的食物和鸡蛋这些在肯尼亚郊区很珍贵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我们倾心吐意。我们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生命,特别是我们从圣经中学到的有关基督徒婚姻的事情。他们居住在偏远地区,距离最近的那条经过改良的道路大约一百英里远,很难想象我们在加拿大是怎样生活的。他们通过翻译问我们:“你们在温哥华有没有一大片耕地?”

“没有。我们的耕地很小。我们的住所差不多占去整幅土地。”

“那你们怎样种食物?”

盖尔和我回答说:“我们不种食物。我们到市场上买。”

从这个简短的谈话,他们认为我们很贫穷,因为只有穷人才不能为自己提供食物。当晚回家途中,这对夫妇保罗和马里沙在谈一个事实:他们有20亩地,而我们只有一小块土地。翌日早上,他们见我们时,告诉我们,他们决定将自己20亩土地的其中一亩送给我们——如果我们用得着那片土地的话。我们感动得落泪。回到加拿大后,我们想,这里的基督徒会不会将自己所有财产的二十分之一送给一个到访的陌生人?或许这是基督教在我的国家开始没落的原因之一。而相形之下,在肯尼亚基督教却蓬勃发展得好像一场有益的森林大火。圣父、圣子和圣灵乐于栖居在有真正殷勤的地方。

18

外人

毫无疑问,认为服事神只是与教堂的圣坛、歌唱、读经、献祭等有关的观念是魔鬼最邪恶的诡计。认为事奉神只限于教堂里,只是在里面做的事这个狭隘的观念,是魔鬼令我们误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整个世界都可以充满对神的服事——*Gottesdienste*——不单在教堂里,也在家里、厨房、工场和田间。

——马丁·路德

德国敬虔派人士兼神学家布卢哈德(Johann Blumhard)曾经说过,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两次归信:第一次向基督,第二次向世界。^①教会是为了教会以外的人而存在的组织。多年以前大主教坦普尔

^① 引自 Hendrik Kraemer, *A Theology of the La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8), p. 175.



(William Temple)第一次这样表达这个观念后,这个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广泛接受。与邻舍一起的一天是基督徒事业的一部分。根据耶稣的定义,“邻舍”不单是在你附近的人。当我们接触那些一般情况下不会去拥抱的人时,我们便成了“邻舍”(路十 29—37)。不单是身体上的接近,而是心灵的接近,令外人变成局内人。在这一章,我们一定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基督徒会抗拒与外人接触的祝福,情愿选择与局内人为伴的安舒。我们还会进而发现,与外人接触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在圣经中,旧约的约拿书最能令人想起这个主题。

接触好人

约拿书出现在圣经“小先知书”部分,但如果我们将这卷书看作一出先知喜剧,对我们会有帮助。这卷书希望令那些不愿意见证神的人——包括当时和现在——笑着进入真正的宣教事奉中。幽默感是一种敬拜的行动,因为幽默感承认我们是受造的,也暗地里承认我们这些受造物并不是神。幽默感帮助我们对自己不致太认真。相反,当我们因为不能控制神和我们的世界而感到挫败,也就是因为不能做自己的神而感到挫败时,便会感到愤怒。旧约这卷书的主角愤怒得笑不出来。面对整个国家的复兴,也是自己传道事业的缩影,“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拿四 1)。神在这卷书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了刺激约拿麻木了的灵性,引发信心、盼望和爱:“你因这棵蓖麻这样发怒,对不对呢?”(拿四 9)

这卷书刺激我们的心,指出我们不与我们不喜欢的人分享福音的真正原因,也探讨宣教士在属灵上实际上是怎样形成的。讽

刺的是,神属灵的议程是以现代差传机构完全不明白的策略实现的。神呼召一个愤怒的人与他不喜欢的人分享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信息,使这个宣教士自己可以得救。世界上有很多宣教事工向如浪子比喻中的小儿子一样的“坏”人传道,但这个与新约(路十五11—32)对应的故事却是向好人宣教——那些通常蒙召做宣教士的人。

由于大部分局内人都不愿意接触外人,这卷书的信息是关于普通基督徒的宣教事业。虽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布道恩赐,但所有信徒都蒙召做见证人(徒一8),神的每一个子民都是祭司,需要向世界宣告神的恩典(彼前二9—10)。讽刺的是,神可以利用外人在此事工中赢得局内人,实现布卢哈德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第二次归信。这似乎是神对待约拿的策略,他正是典型不愿意作见证的信徒。根据我的经验,每当我开始和邻舍一起查经(我得承认是不大情愿地),或在旅行时与遇见的人分享福音时,这样的事情便会发生。我开始时感到自己好像是分配神祝福的人,结果却得到外人很大的祝福,即使对方没有成为基督徒。

典型不愿意作见证的人

神呼召约拿向当时威胁以色列的超级大国传福音。那个国家是亚述(Assyria,现代的伊拉克)。约拿没有走750英里路横过沙漠,却买了船票朝相反方向的他施(Tarshish,西班牙)进发,使自己远离神的呼召。因为神不想放弃他,所以安排了一场大风暴使得船上所有人——除了约拿——都祷告。约拿试图逃避神的呼召,在船上睡着了。当水手们明白,这个可怕的环境是约拿内心那场风暴的外显时,他们从这个不愿传达信息的人那里打听信息。他们“迫



使”他传福音。“你做什么工作？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的人？”

有一次，我因为太疲倦而不想作见证。我倒在去往远方城市的长途巴士座位上，对神说：“拜托，今天不要叫我作见证！”一个长头发的摇滚乐歌手坐在我旁边，准备到同一个城市参加演出。虽然我闭上眼睛，沉默不言，但他仍然问我：“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教书的。”

“你教什么？”

“我教有关神的事。”我尽可能显得不热心地回答。

“啊，那很有趣。多告诉我一点……你认识神吗？他是怎样的？”

我的名字是约拿。

约拿告诉他们他敬拜创造大海的神，而他正在逃避这位神，唯有将他作为祭物才能平静风浪。他催促他们将他抛进海中。这是整出剧中他最无私的建议。但这些外邦水手冒生命危险（拿一13）尝试拯救这个不愿意服从神的仆人。有时，教会以外比教会里面有更多的爱。当一切办法都无效后，水手将约拿抛入海中。令人惊讶的是，大海变得平静了，连约拿也未归信自己的神，这些外邦水手已经归信了约拿的神。

使宣教士归信

约拿被一条大鱼吞了，留在鱼腹三日三夜，不知道船上发生了一场大复兴。宣教士被抛弃，外邦人却得救。如果这也不能引人发笑，天堂或地狱很难再有其他事情可以令人发笑。有时教会以外比教会内有更大的信心。

在鱼腹里，约拿没有发笑。在这个故事中，他第一次祷告。约

拿达成心愿,离开了神。但却在分离中发现神,预示了基督十架的奥秘。与一个新约人物(路十六 25—26)不同,约拿获准悔改归回,再次预示了基督为我们经受了地狱般的熬炼,并回来了,叫人可以得救。约拿在鱼腹内的祷告完全不自私,因为他在神的审判中找到恩典。他知道神是为了他。所以他感谢神,没有提出任何请求(拿二 1)。约拿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得救的宣教士。

“约拿的神迹”(太十二 38—42;路十一 29—32)不只预示了耶稣历史性的死亡和复活,也与向宣教士传福音、将教会的人从致命的狭隘中拯救出来相关。这卷书放在圣经中,向自以为已经认识神的好人进行文字宣教。除了这个神迹外,没有任何神迹可以令他们折服。

不能控制信、望、爱

神再次尝试。他将不愿意事奉的宣教士吐在沙滩上,第二次呼召他。宣教士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受教育或训练而成的。他们是在宣教的锤炼和烈火中成形的。局内人需要外人,正如外人需要局内人一样。这次约拿服从神了,因为他明白神对他和神与之立约的人都是认真的,虽然那些人没有宣教异象。但约拿仍然不相信神想救赎教会以外的人。约拿传扬审判的信息,宣告末日就是罪人的死期,却不明白神的审判总伴随着盼望。加缪(Albert Camus)^①曾经说过,他会坚定地等候神的审判,因为他知道还有糟得更多的事,那就是人的审判。^② 这个故事中的宣教士希望外人被

① 译注:加缪: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包括《异乡人》、《瘟疫》等。

② 引自 Robert Raines, *Creative Brood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51.



判永远有罪(他们活该如此),但神却判他们永远得到赦免(这是他们不配得到的)。尼尼微人直觉地怀着比约拿更深的盼望看待神的审判。尼尼微王直觉地比这位宣教士更明白神的心意。他发出一个有关祈祷的宣告,盼望“上帝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三9)。讽刺的是,神比宣教士更容易转离他的愤怒,正如接着发生的事所表明的那样。

外邦归向约拿的神,并发觉这个神以怜悯响应悔改。事实上,神的怜悯引发悔改。有时教会以外不单有更多的爱和信心,也有更多盼望。一个人可以为此欢笑或哭泣,或者可以培养一种忧郁而顺从的信心,或者像约拿一样,心怀愤怒。“约拿对这件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四1)约拿事奉的结果并非由他控制,他却与这个事实争斗。他还未预备好欢笑,也未预备好悔改。

约拿看见神改变了对尼尼微的心意后,他也改变了自己对事奉神的看法。好像撒但一样,约拿将圣经用力抛回给神,最后一次绝望地捍卫自己的神学。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四2)他解释说,因为这样,他当初才不愿意到那里。他怕自己不能控制神对他传道的反应,怕神会太仁慈地对待以色列的敌人。神的愤怒不如约拿的愤怒那么“纯正”,或者约拿是这样想的。恩典令他烦恼。约拿正在与福音做道德上的争斗。他不会与神的爱复和,除非他的内心经历死而复活,如同在鱼腹中经历死而复活一样。

约拿和虫子

约拿仍然希望最终在神面前得以证明自己无罪(借着看见恶人受罚),于是他在城外扎营,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地质

学家在圣海伦斯火山(Mount St. Helens)附近扎营,希望可以看见火山爆发一样。但神对局内人和外人,没有圣经的外邦人和有圣经的信徒,都同样感兴趣。而且神决意要外人和局内人走在一起。所以神安排了一棵藤本植物在烈日下替约拿遮荫,然后又安排虫子袭击那棵植物,令约拿暴露于烈日之下。神会不惜任何代价将一个人带到自己跟前。如果大鱼不管用,或许那条虫子会发挥功效。约拿与虫子的互动比他与大鱼的互动更有启发性。虫子反映出约拿只关心自己。约拿为了自己的义、自己的神学、自己的事奉和自己的好处而活。但他的这一切很快便被夺去。他已经失去做神愤怒的信使所拥有的荣耀,现在他更失去身为受造物的安舒。

他在经历重生的城市外面发怒,好像耶稣比喻中的大儿子在为他弟弟而举行的国度宴会场外发怒(路十五28)一样。约拿沉湎在自己的愤怒、自怜和自恨之中。当神发出那个尖锐的问题:“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约拿坚持维护自己的义:“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拿四9)毕竟,如果神不做他的使者预期他会做的事,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恩典是不能预料的,为什么要当宣教士?如果神是不能控制的,为什么还要参与事奉?

不能控制神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反而问了我们一个问题,邀请我们自己提供一个结局,将自己放入故事中。“这棵蓖麻……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大城……我怎能不爱惜呢?”(拿四10—11)我们与旧约中的对应人物可以“认真看待”这个故事,继续尝试透过我们的“事奉”和神学控制神。或者,我们可以哄然大笑,



欣然为神仍然是神而喜悦，释然于神不会屈从于我们的宣教计划或我们的神学。

圣经没有任何一卷书更清楚地表明这个原则：需要不是呼召。宣教不是源于世界的需要，而是来自神的荣耀和神无条件的怜悯。约拿书呼召我们让神做神，并有力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让神做神，他仍然是神，会继续爱那些我们不爱的外人。

这个先知式喜剧反映出我们有一位神，他会在外邦人将基督徒抛入海中时使外邦人悔改，他会将基督徒工人从他们的私人地狱中吐出来，第二次差派他们事奉。这样做时，神派他们服事一些人，这些人会令传达信息的人相信那个信息。如果我们听到约拿的故事而保持安静，连石头也会发笑。

这卷书并不是有关一条大鱼，而是关于一位大神。这卷书没有邀请我们充满信心，相信神会安排一个人被大鱼吞了，然后吐出来；而是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相信神会抓着我们这些不愿意事奉的宣教士，要我们做一些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大事：在耶稣这位弥赛亚里面更新整个世界。

约拿为宣教属灵神学提供一个个案研究，不仅仅为了公元前750年一个不愿意事奉的先知和他的同代人，也是为了今天所有在家里或在宣教工场的福音收藏者。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愤怒妨碍了真正的宣教，在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中他可能使用外邦人来击碎我们刚硬的心。现在最好还是怀着悔改的心笑得弯起腰来。

第七部

休息的一天



19

闲暇

可以让人逃避娱乐的地方逐年递减……要恢复娱乐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我们必须恢复不受骚扰地沉思的权利。

——贝克(Russell Baker)

我们现在对永生的经验应该能够号召我们质疑在现代基督徒中那么普遍的极度忙碌。参与疯狂的活动等于陷入世界的时间模式,而这个模式终有一天会结束,甚至现在已经开始过去(林前七 29—30)。

——班克斯(Robert Banks)

《时代杂志》上一篇有关“忙得团团转”的文章准确地描述了人们追求闲暇的疯狂态度:人们越来越努力工作,越来越少



时间享受他们赚到的；节省时间的设备用去我们更多时间；信息爆炸令人感到好像枪手闪避子弹一般；汽车内的传真机；放假时带手机和收发电子邮件的设备。^① 我们肯定没有进入预言中的休闲社会。^② 事实上，有充分证据显示，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从未花过那么长的时间工作，而现代西方人将他们节省出来的工作时间花在与工作相似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包括：往返于工作的地点、保养机器和玩具、购物、进修和处理文件。根据这篇文章，受疯狂的工作伦理打击最大的是专业人士。“单单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专业人士已经发觉自己的生命是悠长而没有间断的工作日，延伸到凌晨，将所有闲暇的时间都挤掉。”^③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没有休息日。

购买休息

人们通常以否定的方式将闲暇定义为自由时间，不用受令人疏离和压迫性的工作束缚；以正面的方式将其定义为可以从事富创意的事情、与别人交往、自我实现、幻想和娱乐的自由时间。所以人们进行了一个交易。他们为了金钱而工作，然后以赚到的金钱，在从疯狂的工作周挤出来的时间中，购买尽量多的体验，例如视听之娱、一顿丰富的大餐，或者在豪华的度假胜地度过一个昂贵的假期。但正如《时代杂志》的那篇文章所显示的，问题是我们到

^① Nancy Gibbs, "How America Has Run Out of Time," *Time* (April 24, 1989), pp. 48—55.

^② "1967年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显示：到了1985年人们每星期只需工作22小时，或者可以在38岁退休。" *Time*, p. 49.

^③ Gibbs, p. 50.

“那些地方”时仍然带着我们的工作。

建筑师特朗素(Trunzo)回忆说：“在一个少有的假期,我和太太正闲坐在安圭拉岛的沙滩上。但即使在那里,公司的职员也可以找到我。”他回想道：“有时,我们明显由我们的生命带领。”^①

很多人说他们需要恢复工作,才能再次感到“得到休息”! 达里(Gordon Dahl)说：“闲暇差不多已经变成热烈地尽情消费的同义词……这种‘有利经济的物质主义’……让人们选择:要不是工作至死,便是消耗自己至死——或者同时选择两者。”^②休息的一天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工作日。

强迫性追求闲暇

追求闲暇变得那么平淡乏味,是因为我们将影响我们工作的紧迫感带到闲暇中。整天为了数字而拼命的人,在不工作时强迫性地跑步、看电视或滑雪。问题深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每当我们回应来自内心、神经过敏的需要,而不是神从外面而来的呼召时,便会变得焦躁不安。典型有紧迫感的人都是在得不到肯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能否得到爱要视乎表现而定。这些人在童年时通常都经历过贫困和羞耻,并且在以紧迫性为生活方式的环境中长大。^③ 麦克唐纳(Gordon MacDonald)提出一个虽然误导但却相当

① Nancy Gibbs, "How America Has Run Out of Time," *Time* (April 24, 1989), p. 50.

② 引自 Robert K. Johnston, *The Christian at Pla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p. 11.

③ Gordon MacDonald,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Nashville: Nelson, 1984), pp. 45—47.



有趣的见解：“使徒保罗未成为基督徒以前是有紧迫感的……直到基督呼召他的时候。”^①但保罗的神圣热心和得到圣化的热诚不单是他“A型”人格^②的转化，或他的神经官能症得到圣化。他的热诚源自神一切强而有力地充满他的感动（西一29），令他整个人都为了颂扬神的荣耀而活（弗一12）。但那些有紧迫感的人根本没有一天会休息。对那些蒙呼召的人，每天都可以是休息日，尤其是安息日。

基督徒的“假安息日”

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尝试守安息日也可以变成工作。教会不自觉地鼓励将强迫性事奉和功利性灵性有害地混在一起。好的基督徒在教会很活跃，他们以牺牲性的活动而不是休息的经验为人所知。“最好”的牧者通常都是工作狂。甚至非专业的教会或机构工作者也会对事奉上瘾，以致永远都不能停止事奉，或者让别人带领。很少有人因为拒绝担任某个职位而受到赞赏。人们觉得工作比存在更重要。星期日往往是一个星期中最繁忙、最紧张、最不安宁的一天。

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也受到我们对生产力的热情的损害。正如李卓一语道破的，我们坚持灵修要有用和有生产力，这严重破坏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将功利主义带入灵修中。但安息日休息的好处正好相反，那是 *otium*——（真正的）闲暇或休息、平安——安息日的祝福。^③

① Gordon MacDonald,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Nashville: Nelson, 1984), p. 48.

② 译注：A型人格指有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的性格。有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患上冠心病。

③ Kenneth Leech, *True Prayer: An Invitation to Christian Spiritual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p. 60.

闲暇与安息日

圣经没有提出我们与工作相对的闲暇灵性,而是给了我们安息日。而安息日远不只是闲暇,但也不排斥工作。闲暇的定义通常是高过和反衬工作。这样的定义本身已将闲暇和它的反面——工作——联系起来。闲暇是一个人无需工作时,为了从工作中恢复过来而从事的活动,因此只能给我们在工作以外相当有限的休息。闲暇没有给我们工作以内的休息。相反,安息日却不只是工作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也并不限于自由时间,而是延伸至涵盖所有时间。

安息日和闲暇有很多共通点:两者都有复元作用、让人享受、非功利和带嬉戏成分。但也有重大的区别。闲暇是个人的选择;安息日则是神圣的法律(出二十8)。人们将闲暇当作业余性的事;而安息日则是职业性的——是我们整个人对神呼召的回应的一部分。闲暇主要指向自己,而安息日则更多地指向神。因此,闲暇关注欢乐多于意义,而安息日则关注意义多于欢乐。两者都有审美情趣,但闲暇倾向于追求享乐,安息日则邀请我们默观。简而言之,闲暇很多时候都偏离了安息日,而不是经历安息日的途径。因此,我认为称闲暇为“假安息日”是合理的。闲暇不能给我们休息的一天。但因为这个观念是那么不受欢迎,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20

娱乐

在所有荒谬的事情中,我认为最荒谬的是做一个事务繁忙的人,匆匆吃饭,匆匆工作。当我看到一只苍蝇在关键时刻停在一个商人的鼻子上,或者看到一部比他更匆忙的车子在他身边经过时将他溅得满身泥污,或者看到一座吊桥在他面前开起,或者看到屋顶掉下一块瓦片将他击毙时,我就会开怀大笑。又有谁能忍住不笑呢?这些进取的人有什么成就?他们不是好像家庭主妇在房子失火时,在混乱中抢救火钳吗?他们从生命的大火中还拯救了什么其他东西?

——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安息日的经验是日常生活的灵性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这渴望休闲又无休止工作的文化十分需要安息日。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家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这样描述我们对祷告的需要:“祷

告是接受礼物的经验。这个‘无意义的’行动,这样‘浪费’时间,提醒我们不能以有用或无用来将神归类。”^①安息日似乎是浪费时间,但实际上却是救赎时间。

圣经第一次提及神圣性时指的是时间:“上帝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创二3)相反,人类却似乎专注于制造神圣的地方。拉比海舍尔(Rabbi Abraham Heschel)发觉所有泛神宗教都是空间和圣地的宗教。相比之下,以色列人的信仰却关注时间的救赎。^②先知坚持主的日子比主的房子更重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宗教和技术主要的关注都是征服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对时间神圣性的体验。海舍尔说:“有一个时间的领域,在那里,目标是存在而不是得到,是施予而不是拥有,是分享而不是控制,是和谐而不是征服。”^③他坚持,大教堂是时间中的大教堂。安息日是时间的神圣建筑。安息日的具体意思是:“一星期有六天我们活在空间对象的专制之下;在安息日我们试图调校自己配合时间中的神圣。在那天,我们蒙召分享时间中的永恒事物,从创造的结果转向创造的奥秘;从创造的世界转向世界的创造。”^④

庞大的娱乐工业给我们提供虚假的安息日,将闲适贬低为一种商品,坚持要我们专注于自己,将我们捆绑在地上,引诱我们相信,我们的业余消遣比我们的呼召更有吸引力、更有意义。^⑤ 但如

① Gustavo 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Maryknoll, N. Y.: Orbis, 1973), p. 206, 引自 Job Sobrino, “Christian Prayer and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 Basis for Social Justice and Spirituality,” 收录在 *Western Spirituality*, Matthew Fox, ed. (Santa Fe: Bear, 1981), p. 79。

② Abraham Joshua Heschel,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Sabb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p. 4—6.

③ Heschel, p. 3.

④ Heschel, p. 10.

⑤ 班克斯博士(Robert Banks)提出,娱乐工业将闲暇重新解释为事业!



果我们相信这一切,便会发觉自己里面是分裂、紧张和不安的。所以,我们在娱乐时工作,甚至并不能怀着嬉戏的心娱乐。

安息日的玩耍

较早之前,我提到过圣经中没有可以真正称为休闲的教义。^①但圣经却有安息日休闲的神学。这神学至少包括四方面。第一是休息这条与创造有关的条例——每星期(出二十 8—11,三十一 13—17;申五 12—15;赛五十八 13—14)、每年、每七年,甚至每隔五十年让土地和人休息(未二十五 8—55)。这条与创造有关的条例带领我们超越单单守某一日的行为,更进而让我们展望神、人类和创造的三重和谐。

其次是神的创造含有的玩乐性和浪费性:数以百万计的种籽永远都没有发芽,树叶生出美丽的颜色后便枯萎,繁花在无人注视时仍然展示它们的美。神的创造有些是非功利和无用的。但它们却是用来给人享受的——如果没有人留意,也要让神享受!奇怪的是,当神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时,他没有给约伯那些探求性的问题提供任何神学性答案。在约伯记三十八至三十九章中,神回想他多么享受自己的创造,虽然这些创造大部分都得不到人类留意和使用。这段默观性经文包含一个深刻的真理:神享受作为神!^②神描

① 不过,有很多书讨论一些可以笼统称为“闲眼神学”的课题:Paul A. Heintzman,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the Philosophy of Leisure* (Ottawa: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 1985); Robert K. Johnston, *The Christian At Pla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John Oswalt, *The Leisure Crisis: A Biblical Perspective on Guilt-Free Leisure* (Wheaton: Victor Books, 1987); Leland Ryken, *Work and Leisur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Portland: Multnomah, 1987)。

② Gustavo Gutierrez, *On Job: God Talk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Innocent* (Maryknoll, N. Y.: Orbis, 1988), p. 75. 古铁雷斯(Gutierrez)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有些东西比得到公义更重要,那就是默观神本身!

述他进入自己的安息(创二2),又在惊讶万分的约伯面前,诉说他多么享受自己的创造:“谁为大雨分水道,谁为雷电定道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落在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之地得着滋润,使青草在干旱之地得以长起来呢?”(伯三十八25—27,强调为引者所加。)

第三,整本圣经都有一个节庆的传统,尤其是旧约。朝圣好像野营旅行,朝圣者被鼓励要将他们包括水果和动物的十一奉献换成金钱,带到耶路撒冷(申十四24—26)。一旦到了圣城,他们便可以用他们的奉献买“牛羊、清酒和烈酒;你心想要的,都可以买;在那里,你和你的家人,都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吃喝欢乐”。(申十四26,强调为引者所加。)

最后,圣经肯定神圣的欢乐,不单在传道者/宣认者(传道书)令人困惑的宣认中,也在雅歌中,那是关于婚姻伴侣之间性游戏的喜悦,也是亚当最初遇见夏娃时那满怀期望的喜悦的解释,正如亚当自己在一首赞美诗中所说:“这,终于!”(参创二23)性交是婚姻安息日的一种形式。^①正是对此的要求,或对不能恰当地满足的恐惧,令性交在很多婚姻中沦为沉闷的仪式,或产生冲突的地方。^②

玩耍不单是“使人回复活力的暂停”——约翰斯顿称之为“基

① 参“Sabbath: Playing Heaven Together,” *Marriage Spirituality*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pp. 53—68.

② Robert K. Johnston 在 *The Christian At Pla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p. 14 中提出,甚至已婚夫妇也加入了“烦恼的有闲阶级”,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做爱。他引述《烦恼的有闲阶级》(*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的作者斯戴芬·林德(Staffan B. Linder)这番话:“人们没有停止做爱,就像他们没有停止进食一样。但——将它与烹饪的喜悦惊人的相似加以引申——人们少花了时间在预备和享用上……欢悦变成了满足一种基本需要——“杂货店的狂欢”——一种保养的功用——一种婚姻的责任。”(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88.



“基督教观点”^①——它本身已经是好的。神创造世界时自己也在“玩耍”。在世界未开始以先,从亘古已经存在的智慧(箴八 23)在创造世界时,在天父的同在下玩耍:“那时,我在他身边作工匠,每天都充满喜乐,时常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大地上欢笑,和世人一同喜乐。”(八 30—31)同样,神告诉约伯,世界和人类是天上充满玩乐性质的爱结出的果子。“那时晨星一起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伯三十八 7)所有人类都是爱的结晶。神造我们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要从他的角度完成地上的工作。我们受造作为神自己的爱的果子,也为了让神喜悦。同样,宇宙是由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不间断的立约之爱产生的(约十七 5、24)。我们很难掌握这种玩乐性,因为对成年人来说,玩乐和工作被可悲地分开了,但对儿童来说,两者都是同一种经验。

约翰斯顿(Robert K. Johnston)认为,儿童有“未经成年化的”玩乐!^②对儿童来说,工作和玩耍是同一种经验。正在玩耍的儿童没有其他目的,也不用量度结果。玩耍时儿童的内心世界毫不考虑生产力的需要。在成长这个可怕的过程中,儿童学到,人应该由他们做什么来界定,工作比玩耍重要,关系必须“有功效”,甚至祷告也必须有结果。儿童问父母:“你们会不会和我玩耍?”从某方面来看,这样的游戏不能达成什么,但实际上却已经实现了一些

① Johnston, *The Christian At Pla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p. 8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清教徒的著作中都强调均衡生活的重要性。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基督徒伦理》(*Christian Ethics*)中劝告别人:“如果可能的话,选择一种呼召是可以运动身体,而不会有太多挂虑与劳累束缚你,剥削你心灵所有神圣和尊贵的闲暇;让你运用心思的同时,也可以容许你运动你的身体。”*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 (Ligonier, Penn.: Soli Deo Gloria Publications, 1990), vol. 1, p. 377.

② Johnston, p. 43.

很重要的事情：父母和子女互相肯定他们享受和珍惜对方。^① 我们长大后，却将工作和玩耍可怕地分开。在《玩耍的人》(*Man at Play*) 这本书的前言中，安(Walter Ong)说：“永远都没有这种区分。神的工作永远都是玩耍，意思是那些工作永远都是快乐、自发和完全自由的。”^② 玩乐性和神圣永远都不应该分开。

拉纳(Hugh Rahner)在他的著作《玩耍的人》中重述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使用过的一个比喻，表达他有关神圣生命的玩乐性的思想。^③ 那个比喻以创世记二十六章 8 节为基础。亚比米勒原以为利百加是以撒的妹妹，不是他的妻子，但他看见以撒与他的妻子“戏玩”。圣经中使用的希伯来词清楚表明那是性活动，正如较古老的译本用以翻译的“抚弄”一词的意思。但亚历山大的注释者从经文看到的不单是“性交前的互相挑逗”，他们记得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欢笑”(创二十一 6)，而利百加名字的意思是“坚持不懈”。他们说，亚比米勒王知道以撒和利百加是夫妇而不是兄妹，因为欢笑和坚持不懈结成一对。这些注释者说，玩耍的人(*homo ludens*)必须将快乐和忍耐结合起来，而成人那儿童般的玩乐是属天的。斐洛认为，虔诚的人“内心充满宁静和喜乐”。^④

无论是语言游戏、有美感的游戏或体育游戏，都有深刻的真理隐藏在我们对语言的运用中。运动员“玩”运动，音乐家“玩”乐

① 我在我的书中第一次表达很多这类思想。“Sabbath: Playing Heaven Together,” *Marriage Spirituality* (Downers Grove, Ill. :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 pp. 54—55.

② Rahner, p. xvi.

③ Rahner, pp. 42—43.

④ Rahner, p. 43.



器。最好的工人知道怎样玩。更重要的是知道为什么要玩。

合理的玩耍

在《感谢神,今天是星期一》(*Thank God It's Monday*)中,狄尔(William Diehl)指出,我们认信的主日神学(我们透过信心蒙恩典得救赎,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和我们星期一的经历之间最大的鸿沟是工作的正当性。在主日,我们发觉自己是透过对耶稣的信心而得恩典被称为义(加二16)。在星期一,“我们的行动却泄露了一个信念,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完全建基于我们做什么和做得有多好”。^①或许我们不懂得玩耍,在经历安息日的神圣闲暇方面存在挣扎,与我们没有在神于历史中“完成”的救恩“里面”工作有关。我们还没有从需要有成就、需要工作、需要为神做事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在玩耍时工作。我们甚至在守安息日时工作,而不是让安息日保守我们。

有关这点,莫特曼(Jurgen Moltmann)鞭辟入里的著作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论证说,以色列人得到两个有关解放的典型象征:出埃及和安息日。一个是外在自由的标记,另一个是内在自由的记号。莫特曼坚持,出埃及和安息日彼此相属。安息日的玩乐性和“无用性”与神在历史中施行救赎工作的客观成就有关,正如出埃及记所见证的那样。^②莫特曼认为,守安息日能释放我们,不用再努力“证明”自己已经得救,或者需要在世界上有所成就,才能够蒙神接纳。他继续说:

① William Diehl, *Thank God It's Monda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2), p. 171.

② Ju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85), p. 287.

将安息日圣化的意思是，完全不用为了追求快乐而努力，并从争取表现或成就的愿望中得释放。意味着完全活在神的同在中。安息日唯独借着神得以圣化。安息日的平安可以看作犹太人“称义的教义”。任何人在安息日看以色列都不能以“工作的正当性”来责备她。另一方面，基督教对称义的信心必须类似地理解为基督徒的“安息日休息”。^①

所以，从最初开始，神心目中便希望人类会享受他，享受他的创造，甚至享受自己！神将安息日设计为会焕发信心的玩乐的一天，也是一个让我们闲适地思想创造（出二十 11）和救恩（申五 15）的机会。安息日完全是纯粹的恩典——儿童的游戏。

伊甸园的玩耍

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高潮。有一点很重要：在创造的故事中，亚当和夏娃是在第六天受造，预备迎接第七天的休息（创二 2—3）。亚当和夏娃醒来时是经历安息日，而不是起来工作。安息日是他们在世上的第一个经验。一个星期后，在停止园艺和建立群体的工作时，亚当和夏娃在“扮演”神；当回想七天的工作和玩耍时，他们以自己受造的自我来想象神。神也工作和休息（创二 2），而身为摄政王——王的代表——我们在工作和休息两方面都效法

^① Ju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85), p. 286. 强调为引者所加。



神。所以，我们以工作和玩耍荣耀神。

创造是为了盟约，而盟约是为了创造。喜乐是创造的目标，而十足的喜乐毫无疑问是神同在的标记。安息日应该有这份喜乐。

属天的玩耍

耶稣最伟大和最具革命性的宣称之一是自称为“安息日的主”(可二 28)。为了说明这个宣称，耶稣在星期六指出自己国度完全和最终的同在时工作和玩耍。他敢于将自己等同于安息日的休息(太十一 28)，^①透过自己的所是和工作，开展神、人和创造的三重和谐。他不单给我们个人救赎，也给了我们安息日。他没有像人们指摘他的那样破坏安息日，也没有像基督徒有时以为的那样取消安息日，而是实践了安息日。如果他没有像先知预言的那样(赛六十一)，借着带来和平、饶恕、医治、释放和盼望使安息日圆满，他不可能以自己作为神的国度。

在新约中，耶稣经历的安息日预示了天上的乐园，在那里，工作和休息将会是在终极的花园城市——新耶路撒冷——里的一种荣耀的经验(来四 1—11)。身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现在经历的安息日是“扮演天堂”。正如儿童模仿父母“扮演家庭”一样，信徒预尝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终环境，并为此预备自己，以此来模仿天父。但愿我们将安息日看作一个与神“玩耍”的途径，庆祝神和我们这些与他立约的伙伴，彼此享受，快乐地同工。

创世记第一、第二章有关安息日的重要经文似乎暗示了这点。

^① 在反映亚兰文的叙利亚文 *Peshida* 中，据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会令你休息……因为我是充满安息的……而你可以为自己找到安息。”

这些经文显示,存在比工作更重要。莫特曼说:

存在先于活动。所以当活动结束后只有事物本身存留……庆祝安息日带来更强的力量,让人看到一切的可爱之处——食物、衣服、身体、灵魂——因为存在本身已经是荣耀的。至于能否“生产”什么东西,或者有关功用的问题,在万美之美面前都被遗忘了,这些受造物本身就是意义所在。^①

我的同事威金森(Loren Wilkinson)这样说:“对神和人来说,制造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制成品里休息——在其中欢乐。”^②或许,如果我们将自己生命中的时间,至少一星期一天,甚至每一天,都用于扮演天堂上,地球的未来会更好。

^① 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85), p. 286.

^② Loren Wilkinson, “Garden-City-Sabbath: Hints Toward A Theology of Culture” (Vancouver, B. C., Unpublished, 1989).

21

安息日

无休止地追逐和不断被种种变迁所驱逐是一回事，站立不动，拥抱永恒一刻的同在，又是另一回事。第七天是人在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中休战的时刻；是一切冲突的暂停，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是人自己里面的和平……第七天是脱离紧张，将人从自己的糊涂中释放出来，成为时间世界的主人。

——海舍尔 (Rabbi Abraham Heschel)

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不是我们守安息日，而是安息日保守我们。安息日的目的是让我们闲适但有意识地反省我们地上生命的来源和目标。因此，安息日令我们转向神和天国。我们需要安息日的恩赐，正是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保持面向神和天国的方向。因此，圣经中有一句带反讽意味的话：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来

四11)。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必须探讨怎样进入那安息。某种形式的安息日不是新约信徒的一个额外选择。安息日是属灵健康,甚至是情感健康的基础。^①

经历特别的日子——安息日

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我们将星期日当作购物和娱乐活动的终极日子。要将一天作为特别的日子,用来思想其他六天的意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对牧师来说,星期日是工作日。我建议他们守犹太人的安息日: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我当牧师时,发觉神总应允我的祷告,让我在星期五晚饭前预备好主日讲道的讲章。这样我便可以在家人休息时自己也休息。积极参与事奉、星期日需要负责很多事情的信徒必须将紧张的活动减少到只占星期日的一部分,或者选择另一天作为安息日。

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那个模式至少会有一段时间适合自己。不同的工作经历或家庭责任的转变令我们不时要调整自己的模式。我有一位朋友,每星期四都在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酒廊阅读圣经和基督教的经典著作。我个人觉得,每隔两三个星期用整整两天时间来过安息日最适合自己。在这些日子,我远离电话和工作地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时我用来散步或看日落,有时则用来建造一些东西。

很多时候,这些特别的安息日都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进行在“独处的一天”中探讨过的属灵操练,包括:默想圣经、认罪、等候

^① 参 Alan D. Goldman, "The Sabbath as Dialectic: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25:3 (Fall 1986), pp. 237—244.



的祷告、为别人代求等。这些操练丰富了历代教会的灵性。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属灵操练礼赞》(*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是一本很好的指南。我们也可以一口气读完圣经中的一卷书,也可以花几小时默想一节经文。

安息日也是一个进行内心旅程的理想时间,以探讨梭罗(Thoreau)所谓的“独处时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高度活跃的人需要足够的时间停下来,让心灵追上他们的身体。古老的阿拉伯格言说,人的心灵可以走得像骆驼那样快。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停下来才能够与心灵取得联系。就宗教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它是指将事物联结在一起,令我们整全。当我们制造空间和时间真实地与神在一起时,重要的问题经常会浮现出来,这些问题可能会增强我们的联系。

每隔两三年我便利用其中一个这样的特别日子退修。期间我刻意“与耶稣走过自己的生命”,祈求他向我显明他怎样看待我童年、青年和成年的经历。这通常要花数小时,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经验,让我从他的角度看自己生命的历程(林后五16)。我发觉我不是单单在内省——一般的内省即使不是令人消沉的活动,也不会有什么成果——而是向神谈及自己,具有治疗作用。所有旅程——向上、向外和向内——都有关联。但我们不会将属灵操练当作宗教活动,当作为了得到神接纳而做的事情来探讨。我们为了爱而进行属灵操练。我们知道自己被寻找我们的天父找寻和寻获(约四23)。因为对真正的恋人来说,他们在一起时做什么并不太重要,只要他们在一起便够了。属灵操练本身并不重要。这些操练只是一些方法,将障碍清除,让自己更自由地让寻找我们的天父找到我们。

直到目前为止,我都在探讨个人将安息日当作特别的一天这个问题。我故意这样做,因为我确信如果我们不学会怎样单独与神在一起,便不能恰当地处身于基督徒群体之中,而会倾向于像寄生虫那样依赖教会的集体生命。但现在我必须谈谈整个教会的安息日。我相信一起敬拜是教会群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安息日是从生产力和“追求卓越”的辖制中得到释放,让我们透过爱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敬拜便是守安息日的明显方式。我们并非为了自己能够从敬拜中得到什么而敬拜。那样便是将我们功利的工作伦理带到敬拜中。讽刺的是,赞美之所以“有效”,正因为赞美使我们超越自己要使一切有用的强迫性。赞美就是享受神,不多也不少。路易斯曾经说过,神命令我们敬拜他时,正是邀请我们敬拜他。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还未成为基督徒时,他渴望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于是派他的随从到不同的国家。不过,他们都找不到喜乐。但当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参加圣索菲亚教堂的神圣礼仪时却惊呼:“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地上。”^①

我视敬拜为“扮演天国”。在天国,空间和时间都荣耀地得到救赎。因此,我们主要是进行敬拜。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描述的敬拜绝对不是沉闷和死板的,空间和时间都用于赏心悦目的美,而且充满创造性的体验。视觉、声音和活动都以羔羊基督为中心。我们在地上的一切敬拜都像一场盛大的彩排,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同时也是为一个更伟大的场面而预备的。安息日帮助我们“扮演天国”。但第二种保罗的模式,将每一天都变成安息日又怎

^① 引自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8), p. 269.



样呢？

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日子

使徒保罗在重新解释旧约有关安息日的条例时，心里想到的是 *kairos*（特别由恩典充满的时间）和 *chronos*（普通时钟上的时间）的分别。他说：“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也有人认为日日都是一样；只要各人自己心意坚定就可以了。”（罗十四5）为了绝对清楚地表明，他不是说在新约时代，安息日并非必须的，保罗接着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十四6—7，强调为引者所加。）安息日可以是任何一天，**每一天，或者两者都是。**

这个观念并非保罗首创，他只是阐述耶稣的言行。在耶稣的时代，守安息日已经退化成一个任务，一项需要实行的工作。与他同时代的宗教人士试图借着为那天订立繁复的禁忌，以实现安息日，或者防止安息日变得世俗化，从而在 *chronos* 中挤出 *kairos* 来。因此人们变得为安息日而守安息日，也为了他们“做得正确”能得到的好处而守安息日。相对来说，耶稣却认为安息日是神为了人的好处而赐下的，不是人服事的对象：“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①（可二27）耶稣甚至认为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他借着自己怎样运用那一天今天父喜悦而显露自己的主权。他借着做天父喜欢做的事享受安息日。他创造、再创造、休息、带给别人安息。他医治病人，这是以前未曾听过的活动，法利

^① 海舍尔(Heschel)引述拉比的一句十分相似的话：“安息日是赐给你们的，不是将你们赐给安息日。”Mekilta to 31:13。引自 Abraham Joshua Heschel,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Sabb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 17.

赛人认为这是被禁止进行的工作。但对耶稣来说,那是在天父的同在和能力里的安息。马可敏锐地指出,杀害耶稣的阴谋是在一次安息日治病后,领袖感到很气愤时筹划的(可三6)。约翰更详细地记载这件事(约五18)。耶稣有很多神迹都是在安息日施行的,我们很难不得出一个结论:他故意选择在星期六替人治病!他想表明一点:安息日不是不工作,而是经历神的喜乐——停止自己的工作,进入神的工作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有相同看法。他呼召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那进入上帝安息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上帝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来四10—11)。作者暗示,讽刺的是,进入安息日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受本能驱使,要使安息日成为个人的表演、我们努力使之发生的事,而不是在神里面怡人的松弛。安息日成了救恩的模型。

大部分基督徒都发觉,无论他们有没有守特别的一天,每天都需要一段时间特别献给神,而且通常是在早上。有小孩子的妇女可能会觉得其他时间比较合适,做丈夫的可以在这个时候照顾小孩,给自己的太太一份“安息日礼物”。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资源是麦切恩(McCheyne)的圣句集和他在一年内读完旧约一次、读完新约和诗篇两次的计划。^①这个计划的好处是,让人同时连续阅读圣经的四个不同部分。通常人们在尝试从创世记一直读到启示录时都会在利未记停下来。

但重要的是探讨每天需要有一段安静时间的原因。我已经提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神正在寻找我们。属灵操练不是寻找神或

^① 读者可以从 Banner of Truth Trust, P. O. Box 621, Carlisle, PA 17013, USA 取得一份 McCheyne's Calendar for Daily Readings。



使自己变得神圣的方法,而是清除障碍,让我们可以不断让神寻获。要令自己真的可以让神找到,是一件很重大的工作。农夫不能令种子生长,但他必须努力耕种。每日的安息就是这样。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我们的社会不断以购买、消耗和体验的讯息轰炸我们。我们不可能不受广告世界无处不在地诉诸肉体的影响。这已经是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过小型安息日的足够理由。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被外面世界的贪婪、骄傲、性和暴力围攻前“积聚”好思想。我们的目的是塑造我们要过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致力于将每天都变成安息日的人,必须学会怎样减少他们从社会接受的刺激。他们会少看一点电影,少看一点电视,更留心自己阅读什么。美食世界的俏皮话是“我们吃什么便是什么”。而在灵魂的国度,“我们看见什么和听到什么,我们便是什么”是部分真理。我们想每一刻都为神而活,在他的同在中找寻他的快乐。

事实上,我正在提出一个不受欢迎的建议。我提议如果我们采纳安息日的生活方式,便会减少娱乐活动和“消遣”的需要。世界给我们工作和娱乐。圣经给我们工作和安息。娱乐和安息不一定是同一回事。安息包含神、人和创造的三重和谐。祷告和读经都是这个和谐的一部分。但在花园掘地、制造模型船、尝试做新菜式也可以是和谐的一部分。要更完整地体验安息日,我们需要默观创造、救赎和我们在天国的完全实现。如果我们真的体验到安息日,便会有乐趣,爱玩耍,深感喜乐,无论我们是否做社会提供的好玩之事。事实上,娱乐可以使我们偏离安息日,而且不能令人满足。

有时,人们要令每天都是安息日,最需要做的是尽可能让自己

每晚都可以好好地睡一觉。正如第十九章引述的那篇《时代周刊》的文章所指出的,大部分北美洲人一直都很疲倦——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工作和娱乐日程表都近乎疯狂。神每天都实际地借着睡眠使他所爱的人恢复活力(诗四8,一二七1—2)。^①睡眠是服事,是信心的行动,因为正如诗篇一二七篇1至2节所说,如果世界由我们推动,我们便不能睡觉;但如果是神看守城市和家,我们便无需早起或迟睡,“吃劳碌得来的饭”(第二节由第一节解释)。在睡眠中恢复活力,让圣经和祷告那赐生命的能力更新我们,这样我们便能够面对工作的要求。

我要再一次说,安息日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机会在工作中经历神同在的安息。在《清修庖厨中》(*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如何操练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神的爱而做,只寻求神的喜悦和准许。因此,他发觉最卑微和最伟大的任务都不能令他偏离神。“对他来说,固定的祷告时间没有令他偏离神。”^②他透过每天的各个方面到神那里。更特别的是,他是在修道院的厨房工作的,这个工作本令他很自然地感到厌恶。如果我们跟从劳伦斯弟兄的模式,我们每日生活的地上现实便会变得明净。

我们探讨了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但却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一面。重新发现安息日是学习将存在放在工作之前,并重拾真

① 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指出,诗篇一二七篇第二节“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解释了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借着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正如第二节所显示的那样,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工作而活。

② Brother Lawrence,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Westwood, N. J.: Fleming Revell, 1958), p. 19.



正灵性的方法。安息日将我们的属灵生命从功利主义——也就是热切地要显得有用——的污染中解救出来。安息日是浪费掉的时间,但却是神圣的浪费,在神的时间以神自己的方式得到救赎。凡高(Vincent van Gogh)是一个真正的业余人士(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他给弟弟西奥(Theo)写了以下这些话:

我们的灵魂中或许有一把大火,但从来都没有人在那里取暖,而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囱冒出一缕轻烟,然后便继续上路。看啊,我们必须做什么?一个人是否必须照管内里的火,自己有盐,耐心等候,然而又焦急地等候那一个时刻,有人会来到,坐在附近——或者留下来?让相信神的人等候那早晚会来的时刻。^①

^① Vincent van Gogh,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Greenwich, Conn.: New York Graphic Society), vol. 1, p. 197.

跋：创造的第八天

耶稣宣告天国近了，令整个生命都成了安息日的盛宴。

——莫特曼 (Jurgen Moltmann)

他每一刻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命定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圣洁、最好和最神圣的。

——高萨德 (Jean-Pierre Caussade)

我们有关一般基督徒灵性的默想围绕着七天这个结构展开。但2世纪的《巴拿巴书》却用了“第八日”这个奇怪的词。

在这份古老的基督教文件中，巴拿巴展望人子降临时安息日终极的实现。巴拿巴代表神说：“我不能接受现在的安息日，但我已经创造的，我会让一切都得到休息，并且创造第八日的开端，也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端。因此，我们怀着喜悦庆祝第八日，耶稣也



在那天从死里复活,明显让人看见,并升上天国。”^①所以俄国神学家别尔加耶夫(Berdyaev)^②有很好的理由说复活事件是创造的第八天。^③在开始时受造的、我们现在所是和所有的一切、一星期的所有日子,都在复活节时进入一切得荣耀的开端之中。马库斯(Robert Markus)引用奥古斯丁的思想来反思作为仪式的水礼,认为它“引导基督徒进入将会到来的新生命,从而也进入工作的新秩序,在那里劳苦和休息之间的鸿沟得以填平”。^④

基督徒的事业是征服空间和圣化时间,我们借着在这个世界完全为耶稣而活达到这个目的。耶稣是创造中首生的,也是首先从死人中复活的。但由于第八日已经开始了,我们同时既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为将来的世界而活。一切的变像已经开始了。

每星期将一天,或者每天将一小时特别分别出来给神,就是为了救赎自己生命中的所有时间——七整天——而预备自己。海舍尔对此有相当具说服力和生动的描述:“安息日是将来世界的范例……”^⑤“将来世界的本质是永恒的安息日,而时间中的第七日

① Barnabas 15:8—9, *The Apostolic Fathers*, trans. Kirsopp Lake, vol. 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95—397. 强调为引者所加。

② 译注:别尔加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自由与精神》、《论人的命运》等。

③ Alfons Auer, *Open to the World: An Analysis of Lay Spirituality*, trans. Dennis Doherty (Baltimore: Helicon, 1966), p. 156.

④ Robert A. Markus, “Work and Worker in Early Christianity,” *Work: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John N. Todd, ed. (Baltimore: Helicon, 1960). 引自 Davida Foy Crabtree, “Empowering the Ministry of the Laity in Workplace, Home and Community: A Programmatic and Systemic Approach in the Local Church” (unpublished D. Min. thesis for Hartford Seminary, 1989), p. 47.

⑤ Abraham Joshua Heschel,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Sabb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 73.

是永恒的范例。”^①

海舍尔提出：“我们通常以为世界是我们的母亲，时间是金钱，利益是我们的伴侣。第七日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时间是生命，灵是我们的伴侣。”^②海舍尔详述了一个拉比的故事。那个拉比曾经在梦中游历天国。他获准接近天堂的圣殿，犹太圣典的伟大学者们永远逗留在那里。他看见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研究圣典。这个拉比十分失望，心想：“天堂就只是这样吗？”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错了。他们不是在天堂里面，是天堂在他们里面。”^③

海舍尔说，根据犹太人的背景：“犹太教构想生命乃是迈向第七天的朝圣之旅；在一星期里每一天都期盼安息日来临，这也是我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期盼永恒的安息日来临的一种形式。”^④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基督徒需要保罗提出的两个安息日模式：特别的一天和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七天都是迈向创造的第八天的朝圣之旅。到那日，会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体验到万物的转化。今生一切属地、劳累、快乐和狂喜的现实——工作、家庭、性、弟兄姊妹、独处、邻舍和休息——在耶稣复活的生命的亮光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七天都是神圣的，因为第八天已经来临。

① Abraham Joshua Heschel, *The Earth Is the Lord's and The Sabb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 74.

② Heschel, p. 76.

③ Heschel, p. 75.

④ Heschel, pp. 90—91.

Seven Days of Faith
Every Day
Alive with God?

真正的灵性不是偏离生活。它是在日常生活中“既属世又不属世”是在属世的事情中发现澄明的感觉，更是在生命的平凡事物中让上帝

每一个以信、望、爱编织灵性生活的人，足以毫无保留地活在败和疑惑之中，却也可深深体味有深厚根基、毫不肤浅的生活。

本书围绕一星期七天的日常生活来建构灵性生活——一天工作，一天与家人相处，一天与异性相处，一天与弟兄姊妹相处，一天独处，一天与邻居相处，最后一天休息。作者超越形式化的外壳，触及信仰的核心，将灵性落实、渗透于日常的真实生活中，整合灵性、信仰与人生的各种现实，旨在传递一个信念：生命在每一天都可以神圣地属世、属世地神圣。

本书适合个人灵修时阅读，也可和家人一起阅读，或者作为读书小组讨论的材料。

整全合一的信仰，才有健康整全的人格。

在这七日全人的“生活信仰、信仰生活”中间，从公众到最隐私之环节，包括友谊、事奉、自处、休闲和款待邻舍，这爱的呼唤都叫我们回归心灵，并出于爱神而全情投入每一个处境。

—— 何杰

史蒂文斯通过写作、教学和——最重要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重要层面，恢复男性、女性、儿童原有的尊严和能力。这些生活层面包括神和我们的心灵交流、美德和顺服、各种人际关系、饮食男女、守安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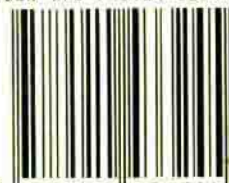
史蒂文斯循着每日的生活节奏和细节，向读者示范如何复兴我们已更新的身份、怎样与神和人真实地来往、怎样辨别来自世俗和宗教消费主义的诱惑，这些诱惑要令我们偏离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及按此而作出的整个身体和全人的回应。

史蒂文斯的声音相当嘹亮，催促和帮助我们抵制宗教商业化和专业化的浊流。

—— 尤金·

上架建议：生活·灵修

ISBN 978-7-5104-3324-5



9 787510 433245 >

定价：32.00元